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　第四十三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全國新書彙刊

（第廿二週民國廿五年十月十八日）

本報前爲便利讀者購買書籍起見。曾於報端將全國各種出版物分類介紹。刊佈以來。深得各地讀者贊許。唯以篇幅有限。對於出版界所出新書。未能詳盡調查。致勞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增設新書介紹專欄。本報本服務社會。促進文化之初衷。特自六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一。在廣告欄內編刊「全國新書彙編」。將全國出版新書之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者等。依圖書分類法編排，俾便各界隨意選購。惟本報見聞有限。容有調查不週或遺漏之處。尚希各界不吝賜示。並加鑑諒爲盼。

總類・學術

中國古代學術流變研究	梁啓超著	三角五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梁啓超著	九角五分
國學指導二種	梁啓超著	三角五分

宗教

神之由來	鄭紹文譯	平三角半精五角半
佛學研究十八篇	梁啓超著	一元一角

哲學・心理學

儒家哲學	梁啓超著	三角
黑格爾學述	賀麟譯	七角
心理衛生概論	章頤年著	一元八角

政治

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啓超著	六角
戊戌政變記	梁啓超著	四角五分

經濟

中國農業金融	林和成編	二元八角
中國對日之債務問題	王雨桐著	三角五分
國際經濟學	黃澹哉譯	三角五分

法律

中華民國之法理由判解彙編	吳經熊編	特價十元
憲法文選	俞仲久編	精三元六平二元四
所得稅暫行條例釋義	郭衛著	一角八分

教育

浙江教育輔導制研究	莊澤宣著	六角五分
小學鄉土教育的理論與實際	曹風南編	四角
特殊兒童教育法	龐君博編	二角

體育・國術

田徑新術	阮蔚村著	七角
田徑賽成績紀分表	國際體育會	五角
穿拳拳	胥以謙著	三角

自然科學數學

科學的生命觀	危淑之譯	五角

代數方程式	黃緣芳譯	一元

應用技術

傷寒及類傷寒	牟鴻彝著	一角五分
糖尿病療養法	牟鴻彝著	一角五分
實用繃帶學	劉兆霖著	二元
言詞寫眞學	盧政綱編著	八角
家蠶品種改良法	熊季先等編	三角
乾電池製造法	劉獨義等編	一角五分

軍事學

現代戰爭論	張志龢著	平一元精一元二
軍事科學與未來戰爭	受絲譯	一角五分

文藝著論

國防文學論	四十專家合著	七角
現階段的文學論戰	林淙選編	七角
西瀅論叢	倪貽德著	五角

小說

栗子	蕭乾著	平三角精四角半
小珍集	施蟄存著	五角
懺悔	奚如著	二角五分
旱	蔣牧良著	二角五分

散文隨筆

歐游心影錄節錄	梁啓超著	四角五分
英譯老殘遊記二集及其他	林語堂著譯	二元五角
呂伯遛夢遊記(英文)	張愼伯註釋	一角

音樂

模範歌曲集(第一集)	胡周淑安選編	四冊各一元二角

史地・遊記

中國之美及其歷史	梁超啓著	五角
田野考古報告(第一冊)	李濟等編	三元
十九小豪傑	梁啓超著	一角二分
辛稼軒先生年譜	梁啓超著	一角六分
王荊公	梁啓超著	六角
戰後之巴爾幹	趙鏡元編	五角
南京	倪錫英著	二角五分
北平	倪錫英著	二角五分
杭州	倪錫英著	二角五分

讀者們：

諸君選購書籍，如欲免除種種困難並減省耗費，若惠顧　大公報代辦部，則一切可以如意。大公報代辦部為便待本報讀者，所售各種書籍，非減低折扣，實價悉較市上為廉，因其目的祇在為社會服務，營業利益，均所注意也。

大公報代辦部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電話九一五七二

一週簡評

中日外交如何？

中日外交漸漸到了重要關頭，同時也令人逐漸增加憂慮。

上週我們所報告的七個交涉項目，其中最難解決的是所謂五省特殊區域及共同防共。現在中日談判的重心，顯然更着重於共同防共問題。從中國的國家立場上看，我們不能同日本談這個問題；而現在竟談了，聞實際上且有相當的內容，未免令人難以放心。

上月二十一日張川越舉行第五次會見，聞川越口頭提出防共問題的具體辦法，大概內容分為兩類：一為廣泛的原則，二為限定地域的實際辦法。這樣大的問題當然不會有結果，公報說「雙方意見未能一致」。駐京日領須磨當晚離京返日，於廿四日到東京，報告並商議外交方針。在這時期，東京不斷放送恫嚇空氣，同時一般有識的日本人士也多呼籲政府持慎重態度，勿使交涉破裂。廿六日張川越續行第六次會見，談約二小時半，所談仍為防共問題，公報說：「雙方意見仍未趨於一致，相約改期會談」。在這次會談之後，東京空氣頓轉鬆動，據廿七日的東京日日新聞載稱：「外務省首腦部昨日集議後，決定目下除將日本關於華北問題與共同防共兩項要求，就廣大之輪廓獲得約束外，對其餘各事不再向中國有所要索」。其他各報也均有類似的烘托。照此空氣觀測，似廿六日的張川越會談對防共問題已觸及相當的輪廓。若果如此，那未免太令人不放心了。

我們信任政府，但國民對於政府的信任是有限度的。所謂共同防共，事實上必將涉及中日兩國以外的國家。對這個題目若竟作了文章，必將被解釋成軍事協定。我們的國家是否能與日本共利害，政府在決定舉措以前，應該問問國民的意思！（芸生）

義外長訪德

這一週最引人注意的歐洲國際問題，是義外長齊亞諾的訪德，和德方宣布承認義大利吞併亞比西尼亞。齊氏和希忒拉所談的問題，不止一項，內容未詳細公布，至於兩國究否有協定成立，亦難確知，但是雙方現正在互相勾結，以期達成擴充領土的野心，却是很顯明的。德國目前的政策，很想離間法蘇關係，例如德國「弗朗克孚報」主張由法德締結非戰

條約，而歸英義兩國担保云云，他們的用意何在，不問可知。倘使歐俄方面，因此情勢緊張，影響定將及于他處，所以這一點，是最值注意的。

在德國承認義國併亞以外，猶哥亦有繼德而起之勢。最近猶哥和羅馬尼亞親德的趨向，日見昭著，小協約的團結，頗有破裂的危險，這也是很足關切的問題。

比國態度，已証明無親德趨向，比當局本週有取締法西斯派的萊克斯黨一舉，但是比國的宣布中立，對法仍不能不看作一種精神上的打擊。本週法國急進社會黨開會，通過擁護人民陣線的現政府，里昂伯倫氏的地位，因此得以鞏固，但同時此舉多少亦可反映出一般情勢的嚴重，所以急進黨不得不採取與現政府一致的態度。

綜觀目前的形勢，德國的勢力愈見擴張，德義會談一事，使得中歐的局勢，又入了一新的階段，羅約國會議的展望，更蒙上了一層陰影。

西亂與國際

西班牙叛軍進攻西京馬德里，因一度曾為政府軍所挫，所以戰事仍在相持中。目前西局可注意的焦點，又移至國際方面。本週蘇聯為不干涉問題，對德義葡三國發生露骨的抗爭。蘇方已聲明，對此問題恢復自由行動之權，而葡國對蘇的覆牒，則駁斥蘇俄，責其欲赤化西葡兩國，在本期齊稿時所得的消息，葡國對叛軍設立的政府，已率先予以承認。並聞德義等國將有反抗赤化的表示，所以今後西亂愈延長，國際的糾紛，將愈增甚，這真是可慮得很。

美選戰最後關頭

美國大選十一月四日舉行，現已入選戰的最後關頭。目前兩黨的形勢，尚未完全判明。據「文學彙編」十月二十一日發表的草選結果，共和黨候選總統藍敦所獲票數，遠過羅斯福，藍氏得一百一十八萬餘票，羅氏僅獲八十七萬餘票，但據二十四日路透社發表的觀察，却稱羅氏能在三十二州中佔有優勢，頗有聯選希望。據上述兩種不同的消息，比較觀察，可知二氏的聲勢，相差並不甚遠，其勝敗的判定，還須看二氏最後五分鐘的努力。更有可注意的一事，就是藍敦氏二十四日發表的外交政策演說，他認孤立政策已難繼續維持，不論此演說是否為競選的宣傳，這的確是美國人士應該省悟的一點。（秦）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四十二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二六 出版



外論介紹

論評選輯

文藝

論大學授課方式的機械化

朱光潛

現在中國的大學教育制度大體是仿效歐美，它不是我們的特殊問題所應有的答案，而是一篇抄襲來的文章。它的毛病像一切抄襲來的文章一樣，在「不對題。」本來這篇文章在歐美已經就有很多毛病，我們抄襲過來，更顯得祗是一個空架子了。

本人側身大學教育界，看透裏面許多弊病，揆諸良心，不容緘默，請言其一端：授課方式的機械化。

現在一般大學授課的方式都依照定章。就學生說，畢業期限定四年，在四年之中要學完若干學分，而這些學分所代表的課程在每年每週中都有時間表規定，鬧鈴上課，鬧鈴下課，在課室以外把講義課本略加涉獵，對付過去考試，便算畢業了事。就教員說，受學校的聘，約定授多少鐘點，拿多少薪水，每週授課也是照時間表的規定，鬧鈴上課，鬧鈴下課，在課室以外對於所授功課略加預備，有時甚至於把用過十年二十年的講義匆匆地翻一遍，到講堂上把話匣子再開一遍，一點鐘敷衍過去了，也就算是完事大吉。這種機械化的授課方式有許多毛病，是人人都知道的。

第一，師生之間不能發生親切的關係。照現在的辦法，教員與學生見面有一個「法定」的時間和地點，而在這個「法定」的時間和地點之內，彼此又在敷衍公事，沒有一點人性的溫熱的接觸。在這個「法定」的時間和地點之外，彼此更相視如路人。而且學校有一門功課，聘一位教員，學生對於教員，無論有無敬仰，總得要去上他的課；教員對於學生，無論有無情誼，也總得去教他們的課。教課受課，形同買賣。教員如同傭工，在薪水以外，不能得到情感上的溫慰，久之自不免對於自己的職業感覺乏味，發生厭倦。學生讀書等於販貨，師友間無所謂人格的薰陶！就是簡單的友誼也不存在，整年的光陰都費在讀講義，忙考試，甚至於其它更無

意義的勾當方面，學校生活自然顯得非常乾枯沉悶。這種狀態已經變成慣常了；大家就忘記了它不合理，忘記現在士風的腐敗，極端自私性的發展，敷衍苟且的惡習的釀成，學殖的落後，都是這種教育制度所必有的結果。

第二，教育上「因材而教」一個基本原則不能應用。現在大學每系每班平均在二三十人以上，讀完一級，再升一級，在敷衍苟且慣例之下，除非是成績壞到不堪的學生，總可以勉强及格升級，一班學生之中，成績的懸殊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四年級的低材生可以比不上二三年級的高材生。教員對於這班高低懸殊的學生却祗能「一視同仁」，結果是高材生的進程被低材生拖得太慢，低材生的進程被高材生拖得太快，雙方都不能盡量地獲益。這還是小事，最大的毛病是人在資禀與趣上有種種個別的差異，而現在機械化的授課方式却囫圇吞棗地把一班資禀興趣不同的學生們納在一個呆板的模型裏，不留一點伸縮的餘地，讓每個人順着自己的特長去發展。我們固不必唱「天才教育」的高調，既談教育，每個人的個性與特長就不能不顧到，而現在我們是沒有顧到這一點的。

第三，自由研究的風氣不能盛行。大學是全國學術思想發育生展的地方。學術思想在大學裏不能發育生展，文化低落是必然的結果，在現行制度之下，大學教育很容易放棄促進文化一個首要的目的，而集全力於職業預備一個次要的目的。這個傾向不僅是我們中國所特有的，在歐美也很顯然。不過在歐美方面，大學對於這兩重目的似漸採分工的辦法，有些資格較老的大學如牛津劍橋巴黎哈佛之類大半偏重文化的保存與促進，其餘一般新興大學則偏重職業的預備。這祗是就大概說，實際上文化促進與職業預備兩重目的在歐美大學中仍有並行不悖的可能。一個大學不僅能造就學生，同時須能造就教授。一個大學教授的職責不僅在教書，尤重在對於他的專門學問能作賡續不斷的研究，使它逐日進步。教授與學生並非兩個界限劃然的階級，對於所研究的專科學問應該有時是同力合作者。這番話在歐美大學中仍不僅是理想而是事實，在中國一般大學中則不但不是事實，而從事大學教育的人們往往連這種理想也沒有。大學祗是在造畢業生，大學教授祗是在教書，大學生祗是在聽講預備考試，大學教育是變成批發死板陳腐的知識，自由研究自然是談不到了。推

原其故，罪過在大學教授，機械化的授課方式也要負一大部分責任。依定章，每個教授每週應該授那麼多的鐘點，每個學生每週也應該聽那麼多的鐘點。固然，歐美大學的辦法也大半是如此，但是歐美大學中很少有一個教授每週授課自十小時乃至於二十小時之多，一個學生每週聽課自二十小時乃至於三十小時之多。精力既疲於上課，自由研究在事實上是很難兼顧到的。學生每日上五六小時的課，稍有餘暇，也祇能勉強應付講義課本，談不到閱課外書籍，作自由研究，事實很顯然。教授每日上二三小時的課，在一般人看，像是很安逸的，其實每個教過書的人都知道，講兩三點鐘的材料往往要一兩天的刻苦的預備，除非是念講義，說空話，去敷衍塞責。如果我們跟着旁人喊口號，也應該向教育界當局呼籲：救救大學生！救救大學教授！

大學教育是全國文化命脈所繫。現在中國一般大學中機械化的授課方式如果不改變，我相信教育對於中國前途決不能發生好影響。大學生出去，大半是教中學生，中學生出去，大半是教小學生。各人都以自己所習聞習見的機械方式傳授下去，於是全體教育機構都變成一種死板的空殼，其功用祇在授受既陳腐而又不甚準確的知識。大學教育與中小學教育是息息相關的。中小學辦不好，大學收不到好學生；大學辦不好，中小學請不到好教員。一轉俱轉，目前中國教育現象就是如此。

看到這些弊病，我們不禁想起中國所舊有的私塾制和書院制。這種舊制與現行制度至少有一個基本的分別：就是在私塾與書院中，學生擇師而就教，師生中容易有情誼關係；而在現行制度中，學生擇校而就學，教員應學校的聘，與教員和學生有直接關係的是一個空空洞洞的學校，教員與學生在一般情形之下，不容易有很深情誼關係。教育是一種人性的接觸，沒有情誼做基礎，無論制度如何完密，設備如何周到，决難收完美的效果。現在學校制度最大的毛病就在缺乏情誼的基礎與人格的薰陶，而這個毛病的原因則大半在授課方式的機械化。

理想與事實常相衝突。現行教育制度也有幾分是事實逼成的。第一，教育既普遍化，升大學者日漸其多，以少數教員負責教成百成千的學生，勢必走上工業上所謂「大批製造」(Mass Production) 的路逕。「大批製造」的條件就是系統化或機械化，個別的差異是不容易兼顧到的。第二，每科學生都有一些公同必需的基本訓練，這種基本訓練在歐洲着重中學的教育制度之下，在中學時期就已大體完成，而在中國則因為中學程度太低，在大學裏尙不能不加重視。大學教育

應該是偏重專門研究，而在中國實際情形的困難，却須徘徊於基本訓練與專門研究之間。結果往往大部分工夫都費在基本訓練，而專門研究則幾乎完全被忽視了。基本訓練是大多數學生所公同必需的，劃分年級，依時上課的辦法確是一種方便。

為補救之計，這種事實自然也要顧及。本文意在指出弊端，促國人注意，不在策劃補救的細則，因為這種細則應該是多數人根據各地特殊情形而研究出來的辦法，不是一個人所能閉戶造車的。但是個人所想到的補救方法所應注意的幾條原則，也可以供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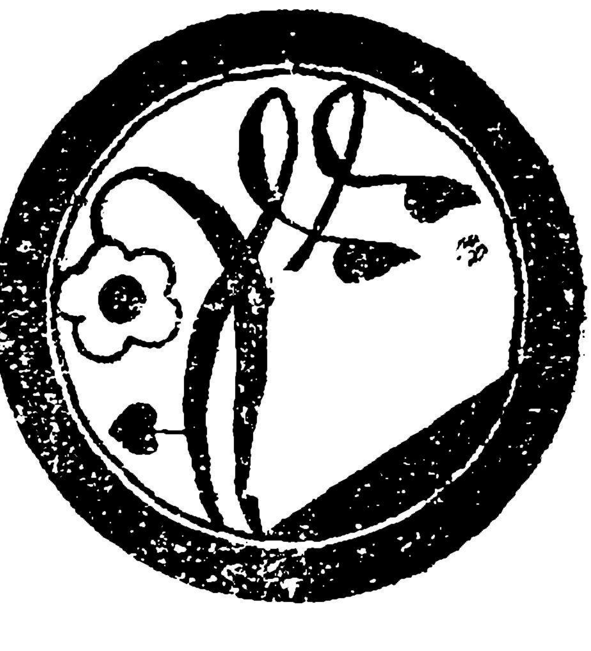
一，中學應該減少課程，提高效率，使學生集中精力於基本學科的訓練，到升大學以後就可以逐漸作專門研究的工作，無須多費工夫上課。

二，大學應該盡量減少授課時間，增加師生個別討論時間。學生自己可看懂的書，可做的工作，就要自己分途去讀去作，教員就不必拿到講堂上去講。教員的最大的任務在觀察學生個別的興趣與需要，替他們介紹應讀書籍，指示當走的門逕，說明研究的方法。同時，教員自己也應該有充分的時間自己作實際研究的工作，盡他對於促進文化的責任。

三，在可能範圍之內，應該採取中國舊有的書院制以及英國牛津劍橋的導師制（Tutorial System），每個學生應該擇一個自己所敬仰的教員做導師，指導他治學和做人的方法。大學不應該祇是一種高等知識販賣所，大學教育應該包含人格薰陶在內，應該有情誼做基礎。

四，大學應少辦，專門學校應多辦，專門學校不應混冒大學招牌，使一般人忘記大學與專門學校的職責不同，一個偏重促進文化，一個偏重預備職業。每區域如同時有數大學並立，應該斟酌合併，以求人才與經費都合於經濟原則。

祇要教育當局有覺悟與決心，這四條原則都不難逐漸施行。本人近幾年在大學教書，年年看到一批又一批的畢業生出去，想到這一批又一批的人們在知識方面僅有一知半解，在為人處世方面則毫無正確的訓練，如何能担當未來中國的艱難責任，心裏隱痛難言。再回頭顧到自己的大學教授的生活，年復一年地變成一種教書的機械，自己所想做的學問總不能如自己所願的做下去，將來恐怕連這一點做學問的興趣也不免逐漸在機械的授課生活之下消磨淨盡，更覺不寒而慄。這篇文章是一種苦口婆心的呼籲。我相信現在大學生和大學教授們和我感到同樣痛苦的正不知有幾許人。長夜漫漫何時旦！民族元氣所關，我希望國人對於這個呼籲不視若等閒！



綏遠在國防上的地位

何東

今年九一八日，國府特令嘉獎傅主席作義，要義為「保固邊圉，厥功尤偉。」在這日期有這嘉獎，意義是非常重大的。現在綏遠已列居國防的最前線，他的地位，非常險要。他已不是他人以華制華的方法所能應用，更不是不戰而勝的政策所能駕馭，日本的大陸政策，到此已受了障礙，中日整個外交，亦在此展開一個新階段。筆者居綏有年，乘這中日國交調整的時候，來探討綏遠國防的地位，說明他的重要，盼國人對他，多多予以注意。

一　綏遠是蒙古內外傾的分野

綏遠這塊土地上，還存留着若干蒙古人，共為烏伊兩盟十三旗，以及綏東四旗，連上土默特一旗，合為十八旗。綏遠雖然是一個省份，可是文化甚低，地利未闢，普通一班蒙古人，還度其上古時代的遊牧生活，又加歷年邊官對於蒙族治理，採取高壓政策，蒙人對國家觀念極其薄弱，對漢人治理，不甚歡迎。民國二十三年，蒙古發生自治運動，當時熱河正失去不久，東蒙可算沒有，只賸了察綏蒙旗，中央愼審處理，允許自治。中央的原意，無非是根據民族平等原則，給與範圍內的自治，冀其為國效勞；可是事實上，當時要求自治時，即含有與省分家意味在內，果然成立後，綏遠省政府與百靈廟方面，不久即發生衝突，指導長官公署，有名無實，迄未成立。於是綏遠省政府與百靈廟蒙政會間，糾紛日多，誤會日深，從特稅爭執開始，繼之以西公旗糾紛，一直到百靈廟保安隊的譁變，省蒙二方刻下了極大的裂痕，這非但未能達到共同禦侮的目的，倒弄成增加一個為人利用的好

機會。當去年九月西公旂事變再度發生時，某方借飛機與百靈廟飛至西公旂散發傳單，並示威嚇，可爲明証。中央一再考慮，蒙古自治，如此下去，一定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推究他的根本的大原因，實在是自治區域太廣，難以統馭，非另行改組，不足以收防邊的實效。乃在今春先後頒布明令，成立綏察兩境蒙政會，實行分區自治，集中蒙漢兩族的力量，減輕省行政與蒙自治的悖謬，爲華北國防樹一個新基礎，這在中央可說是煞費苦心了。

綏境蒙政會的成立，在晉綏方面看，是極其適宜；可是察蒙會不啻是百靈廟蒙政會的東遷，由大而小，由廣而狹，心殊不滿，把中央爲他們減去其環境上的困難的苦心，絲毫沒有想及。中央在當時亦只好顧到消極的預防，積極的進展，尙談不到。因爲這樣分區自治一來，察蒙取消其指揮全蒙能力，以後察綏國防，只是守土問題，而無蒙古問題在內打擾，消極方面究竟少了一個麻煩。談到守土問題，綏遠首當其衝，上月綏東告緊，即是守土與否的探試。雖然察蒙已無自主能力，聽由某方計議，擴大組織，忘不了統制全蒙的迷夢，但是此種迷夢，已因綏遠決心守土，一時不敢大喊出來，所以綏遠現在已成爲碩果僅存的西蒙內外傾的分野，敢說綏遠一日掉不了，蒙古問題暫不至如何嚴重。

話又要說回來，綏境蒙旂，現在與綏省府，是非常合作的；但若時間拖延下去，局勢又一日一日的嚴重起來，綏蒙各旂能否受他人的煽動，這是值得我們考慮的一個問題。我們現在即聽說綏蒙各旂王公，在綏境蒙政會開會時，都是很高興的出席，同時察蒙會的召集開會，亦深怕得罪人的派代表參加，這左右討好的王公對外策略，頗有人爲綏省慮。但實際考察起來，蒙人智識幼稚，自身又無力量，各旂近年來雖曾編制軍隊，既無固定糧餉，又無良好槍彈，更無訓練可言，即如烏盟六旂通共只三萬多蒙人，每旂平均只得五六千人，除去婦女老少喇嘛外，壯丁能有幾何，這樣微薄的實力，自不敢倡言禦敵。中央若欲救蒙古，亦唯有實力帮助這一條路。綏蒙各旂現力所能及者，只能做到消極的合作，我們目下所希望他的，亦只此一點。果他日邊防實力充足，要蒙人積極合作，那是不成問題的。

二　綏遠是保存西北的門戶

東北掉了，來注意西北，這叫亡羊補牢，尙未爲晚。西

北的範圍很廣，包括綏寧青甘陝新等省，這偌大的地方，因交通不便，隔絕中央，天高皇帝遠，政治黑暗，達於極點，恕我不在此一一舉例，大公報記者長江先生所著的「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內，已寫得很詳細，無庸我在此多佔篇幅。如稅欵的特別加重，攤派的不計其數，高利貸至於百分之三四百等等，弄得人民多願逃亡，苦痛情況，難以言宣，社會危機，可算到了尖端。加上西北民族複雜，各民族間又是互相猜疑欺騙，到如今又來了共匪的騷擾，眼看西北，即無外患，如何使他內治走上正軌，亦是煞費力量；可是某方特務機關，寧夏阿額二旗，已有他們的足跡，其他特務人員在各地的往來，則更如過江之鯽，前後相踵，幾使人懷疑西北天下，已有他的一份了。所幸綏遠是西北的總門戶，守土尚稱盡責，門戶雖開，尚未至於「放」的地步，西北內部也就被保護的不少了。

西北與內地的交通有兩路：一爲經陝西的，一爲經綏遠的。陝西處在腹地，某方勢力，尚未達到，某方現極注意綏遠，就是爲謀攫得進攻西北的大本營。現在綏遠大靑山後的草地，完全是遊牧區，除固陽武川安北三處，已設縣治，可駐重兵防守外，再向北百靈廟，因係昔日蒙政會舊地，不少的僞軍侵佔過來，綏軍無法前去駐紮。只因百靈廟在僞勢力下，於是烏盟草地遂爲某方橫行的區域，汽車直達阿額二旗，轉往其他各地，僅僅不過一個百靈廟爲僞軍勢力所佔，已使某方在西北顯露頭角，若整個綏遠，全陷入僞勢之下，西北危險，則更是不用說了。

有人說：某方攫取綏遠，是在隔斷中俄的連絡，造成防共戰線的大包圍。但是除了隔斷中俄的連絡，造成防共的戰線大包圍以外，在我們中國人立場看來，是不是還有整個侵佔西北的企圖呢？我想：侵佔我西北的企圖說不定較防共大戰線尤爲重要，因爲中俄現在何嘗連結，外蒙與內地早已斷絕關係，旣未連結，又何用他隔絕？他的隔絕口號，是對世界作宣傳用的，根本的用心，則在先征服全中國，然後才談到對俄等等問題。要得征服全中國，必須先實現滿蒙政策，換句話說，即是先攫取東北，後攫取西北，然後東北西北，左右夾攻而進，據高臨下，扼形勢的優勝地位，如剝筍樣的侵略中原，清朝即是用這樣方法來宰制中原，日本對於中國歷史，素有研究，他也早想到這點，所以他近來對綏遠方

面的工作，是非常的賣力向前幹。初僅有羽山公館，近又添設了一松田公館，除此以外，在綏遠飯店，不時有人往來，大北旅社則幾為日人所包去，包頭飯店懸某某出張所，（按某方特務工作機關分三級：一為特務機關；二為公館；三為出張所。我們切勿誤會公館是私人的住宅，與特務無關。）平時飛機日有來去，且欲在包頭建築飛機場，最近又有在綏垣設領事館的意思，眞是得寸進尺，得尺進丈，無非是想將我保守西北門戶的綏遠，把他打開，並達到大大放任的地步，以便他再進一步攫取西北罷了。

西北方面，內憂外患，相追而至，只有促處危機的加重，尤其民族的分裂，更是可慮。甯夏額濟納旗地極荒涼，日方在那裏，竟設了特務機關，這是想甯夏蒙古與甯夏省脫離關係，而甯青甘三省的回漢關係，又極其不和諧，能否共同合作禦侮，又是一個大疑問，這些問題，至今未發生，雖有其他種種原因，賴着綏遠門戶尙未大開放，亦是其中原因的一個。我們且引九月三十日報載東京電一段文字：

「外陸海三相，以中日形勢日緊，除積極佈置軍事外，並擬擴充外交陣容，俾三位一體共同合作，以實現旣定方針。其具體計劃，業經三相議定，最近即可實行：一，增加駐華大使館特派員；二，充實滬漢津京川粵各地總領館組織，擴張情報部；三，充實張垣領館，擴充特務組織；四，在并設大使館辦事處；五，在綏設領館；六，在大同包頭設總館辦事處；七，增設駐百靈廟德王府寧夏蘭州各地特派員；增派留學生調查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各地情形。」

八條中即有六條關於西北；可見某方對我西北屏藩的如何注意，而其最近動向，我們藉此亦可推知其大概了。

三　綏遠是中日國交調整的關鍵

綏遠是中日國交調整的關鍵，這話或者有人以為將綏遠看得太高，實際講來，絲毫不高，中國內部，業經完全統一，無論如何，今後是再也不能退讓尺寸土地，再不能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所謂調整國交，最低限度亦當維持現狀，維持現狀，就應保守綏遠。如何去維持現狀，則非有武力做後盾，決難達到目的。空言和平，無實際力量，即是屈服的和平，決非調整的和平。綏東告緊數次，均因我方早有準備，

故得保持原有狀態，這就是說明我方對國交的態度，已非從前的屈服態度，因爲再屈服，那就不成其爲國了。

國交的調整，在普通國際情況中最好的辦法，是訂立不侵犯條約。惟欲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則須先有國界。中日國界現在何處？「滿洲國」是始終未承認，「冀東」「察北」非法區域，猶在交涉取消之列。既是中日國界綫，現在頗難說，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自然也就不易。這樣說來，中日國交，就應用何法調整呢？是不是日本的要求，中國完全承認這樣的調整呢？抑是中國的希望，日本完全接受的調整呢？敢說這都不是。中日國交的調整，惟一的關鍵，在華北政權的日近中央，換句話說，華北應減輕日方的威脅。華北政權若是永遠的不斷的惡劣下去，中國政府是無法與日本政府開始調解談判的。再進一步問，華北政權如何才能日近中央化，那就是一方面華北將領，力盡守土之責，另一方面，中央繼續不斷的爲之後援。日方要求什麼「華北綏衛區」的成立，用這種夢想來調整國交，那不是南轅而北轍嗎！我們要看華北政權，是否日漸近中央化，只須看晉綏當局的態度，以及綏東告緊時所採取的策略，這已表示中國政府絕無放棄華北政權的意念，也就是我國所抱調整中日的限度。日本明達的政治家外交家，果能見及於此，我想中日國交調整，是極易的一樁事。

冀察政委會的成立，是中政府委曲求全的辦法。既成立以後，冀東政府及察北非法區域，不能以外交方式取消，國交調整，尚復何望！外交方式，既不適用，逼得中國只好一面準備抵抗，一面進行交涉。今後中國如欲如願以償的與日調整國交，那只有國防前線的綏遠開始準備起來，不叫僞軍再行侵佔，用最大的力量，維持華北的政權，亦惟有如此，中日國交方能調整。不然的話，綏遠一不幸，蒙古問題隨之發生，西北內部亦將掀起騷擾，到那時談調整，那就更難了。只要想現在的情況，尚難調整，那時候談判不易，還用說嗎？我們標明綏遠爲中日國交調整的關鍵，亦即在此。如何使這關鍵好轉，一在日方了解華方情況，二在中政府的好好準備。

末了，我們願略述一述綏遠國防現狀，我們雖然住在綏遠，知道較多，但涉及國防秘密，亦不便多講。簡單說起來，防禦工程，全省各重要地帶，已有準備，綏東平地泉等處

，綏北武川等處，綏西包頭等處，均駐有重兵。若論精神的國防，則昨今二年綏省府所創辦的鄉村建設委員會訓練處，訓練有將近千八鄉村工作人員，分佈全省各鄉，宣說愛國要義；最近又訓練防共自衞團常備隊，已畢業了一期，共三千人，第二期又是三千，除技術的訓練外，特別注意精神的訓練，時間允許，打算訓足二十萬人，作邊防上的自衞工作。綏當局早自命其國防地位，可作爲中日國交調整的關鍵，成仁早具決心；中央爲維持華北政權，自亦不容放棄絲毫領土，除實力幫助外，並於今年九一八五週紀念日特令嘉獎傅主席。玆錄其全文，以作本文的結語。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十八日，國府令：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矢忠黨國，夙著勛勤，比年主持綏省政務，剿匪安民，厥功尤偉，應予特令嘉獎！用彰令績！而昭激勸！此令。」

不早不遲，在九一八日，下此令，綏遠方面聽到這個消息，是非常興奮的。他所表示的意思，讓讀者自己去思索吧！

讀陸八首

周棄子

一世孤愁幾輩知。排山氣盡但餘詩。短衣射虎成滋味。淒絕騎驢入劍時。

出師二表鬱雄圖。振臂憑誰共一呼。胡馬春風何限恨。只應流涕說遷都。

危樓更上望胡塵。涕泗縱橫見性眞。若但聞雞中夜起。尊夷猾夏彼何人。（近人有以夜起庵名其所居者。而行事乃不可恕。）

王師浩蕩朝廷小。北定中原竟不能。死去却教餘此恨。精魂應叩永昌陵。

爲與梅花有舊盟。相思垂老不忘情。料應別具傷心事。甘抱寒香了一生。

逋仙詩峭微嫌澀。白石詞新稍病癯。幾爲梅花搜好句。此翁而外古今無。

偶拈淺諦警愚蒙。石佛規模譬喻工。誰遣癡人偏說夢。要從嘗試得成功。（今有持嘗試成功之說者。實謬解公詩。且誤來學。）

史臣誅伐入微茫。一記南園事本常。身後是非誰管得。傷心何止蔡中郎。

中英信用借欵成立及其關聯

魏友棐

一

在中日外交正極度緊張的時期，從倫敦傳來一個重要的消息，報告中英兩國已成立了巨額信用借欵協定。這消息關係各方以重大的注意。尤其是日本報紙，對於這一次英國對中國的借欵，表示疑慮。

一般對於這一事件的觀察，以爲中英借欵在這中日極緊張的局勢下宣告成立，這分明表示英國在遠東還不曾完全放棄；不但不放棄，而且又來了新的投資，因爲從僞國被造成以後，英國在遠東的市場局部地放棄下來，由東北而華北，由華北而將及長江流域了。到了今日，英國對於在華利益的保持，實已到了最後的階段。那末，這一次投資，至少是英國不曾忘情的表示。

姑不論這一種見解對不對，我們須知最近英國在外交方面，實有一種苦悶存在這就是近年國際時局造成英國對於殖民地駕馭力量的減退。她對在華的既得權益，既不能用兵力將它保持，只得用外交手段來保持。但外交是須以實力爲後盾的，被人看破了外交的弱點，這就是英國在華權益局部失去的原由。在極慌亂的步驟中，英國曾經遣派了使節來華視察，而且兩次訪問日本，徵求日本當局的意見，終因日英兩國所持的限度差得太遠，沒有什麼結果。因爲英國的當局還希望同日本談到英國的華北權益，而日本則始終以爲將「權益」加在「華北」之下是不能夠接受的。過去的經驗，使英國當局知道這樣因循下去，英日妥協既不克成立，英國在華的利益必有完全失去的一日，因此怎樣用方法警告日本，使日本有所顧慮，甚或起來同英國携手，這都是英國外交上比較便宜的事。這一次的中英信用借欵，是否英國金融力量的示威，雖不可究，但就經濟上來解釋，這意義是有的。

由於此次借欵事件所引起的日本輿論的不滿，因此中英借欵協定的條文，雖由倫敦方面宣稱不日宣布，而終於不曾

宣布。但借款要點，却從兩國財政的當局中約略得到一個端倪。這就是此次中英借款的原則，是由英國以出口信用放款貸與中國，其數額由五百萬鎊到一千萬鎊。每一英鎊約合國幣十六元，所以放款數額約自國幣八萬萬到十六萬萬元。各項辦法，大體照本年七月間成立的英蘇借款的規定。查英蘇借款，當時訂定期限爲十年，年息五厘半，由蘇俄政府發行兌換券流通英倫市場，担保在一定期限內償還貸款。所以由此推及，則中英借款的輪廓大約是這樣的。

將一切的政治觀點撇開不談，我們就站在孔財長談話：「是國際間常事」做骨幹來檢討這一件事。覺得在現在中國內外經濟現勢來說，有兩件觀點不可忽視。第一，這是新幣制實行後，繼中美貨幣協定而起的第二次協定，在維持中國外匯安定上有適當意義存在。第二，自近年英國在華經濟利益逐漸減退下，英國的借款，無疑地有挽回危局的企圖的。以下就這兩方面，加以推論。

二

中英借款是幣制改革後的第二次國際借款協定，據當局表示此項談判，在英國經濟專使李滋羅斯氏在華的時候，早已接洽妥當，不過在最近發表而已。因此，我們要從我國貨幣本位上來觀察這次借款的意義，必須顧及世界的貨幣戰陣容。

向來在世界貨幣市場佔據最大勢力的是美元，英鎊與法郎。從一九三一年英國放棄金本位以後，一九三三年美國也實行放棄金本位。是年倫敦世界經濟會議席上，放棄金本位的英美，與保守金本位的法國，曾有穩定世界貨幣的提議。但英美等採用貶低幣值，利用匯兌傾銷的國家，不願拋棄了這既得的優越地位；而法國等保守金本位的國家，因爲他們所主張的穩定世界通貨的提議，不能得各國的同意，就也自己成立了一個集團，這就是金本位集團。這放棄金本位國家與金集團國家，在市場上就分成兩種形式。那就是金集團的國家，爲要保守已有的黃金不使外流起見，最適當的辦法，是同金集團以外的國家不相往來，因此他們的貿易是採用高度的制限方法，他們的貿易的發展只是在集團範圍以內的國家。而放棄金本位的國家呢，則各以本國貨幣對外的相對貶值爲利器，而在世界市場中互相爭戰。比較在世界市場中佔優勢的，是英美日三個國家，但日本的金融勢力，不及英美兩國遠甚，所以在放棄金本位國家中之足以互相對壘者，不過是由英國爲中心的英鎊集團，以美國爲中心的美元集團而已。

這世界貨幣戰爭的情勢下，英美兩國爲擴張遠東的金融勢力計，極力誘致中國加入其集團。這事實可以舉出來的，如美國的購銀政策，他的目的，就在提高遠東用銀國家的購買力。這時，恰巧我國的經濟恐慌開始發生，因爲海外銀價的提高，格外使我國存銀外流，而不克維持銀本位。英國的經濟專使李滋羅斯氏適在這時來訪問中國，不久，在二十四年十一月初，我國就放棄了銀本位，而實行新幣制。

新幣制的外匯安定於英匯一先令二辨士半之上，雖不能說中國加入了英鎊集團，但至少可說此舉是與英國有利的。顯然，美國的銀政策，反爲英鎊添一知己，這是一種失敗。美國的報復，就是同年同月杪的停購白銀政策，使海外銀價從二十辨士跌到十六辨士。我們須知我國在放棄銀本位以後，最緊要的一着，是維持外匯的安定。銀價的跌下，就使中國對外一先令二辨士半的匯價動搖起來。爲堅持外匯的安定計，中國必須設立匯兌平準金去維持它。那時候在白銀跌價的風潮中，我國的英匯價格得以不變，逆知其間在維持匯兌的平準上，有了許多的損失。

要維持外匯的安定，其間必須顧及的，是國際收支狀況。因爲國際收支形態上如果是收多於付，則對於本國貨幣匯兌需要增加，外匯市價可以維持平衡。否則如付多於收，則外國貨幣的需要多於本國貨幣，匯市容易下落。這一種國際收付的差額，又須用現金輸送來填補它。我國是長期商品入超的國家，再加上債務的支付，每年的國際上支出是很大的，唯一的填補差額方法，是裝運現金出口。自從幣制改革以後，現銀收歸國有，如果長期入超不能改善，則不但現金必有流盡之一日，匯市也有必不克維持之趨向。適宜的辦法，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改善貿易的入超，力求國際收支的平衡；另一條路，是在海外設置大量匯兌平準金，以維持外匯的安定，而免現金的輸送。

這兩條路第一條不是急切辦得到的，可走的只有第二條路。

當本年春季，英美在匯兌酣戰之後，需要休息，傳來了英美締結貨幣協定之說。本年五月間，美國的財部當局宣布了中美兩國業已成立貨幣協定。這協定的條文沒有宣布，只從美國電訊中看到約略情形，是由美國貸予中國信用透支二千五百萬美元，作爲匯兌平準基金，一方面，將我國中央銀行現銀準備，減低了最低準備數。又一說，是美國取得購買中國白銀之權，以每盎司五角的代價購買中國存銀五千萬盎斯，以其所得，即在紐約設立了匯兌平準金。

中美貨幣協定成立之後，美國的財政當局宣稱，美國有

安定世界通貨的企圖，將與各國締立貨幣協定。其演出，即爲九月二十六日的英法美三國貨幣協定。

世界的金融市場中心，是倫敦與紐約。法國的世界金融地位雖然也並不小，可是從歐戰以後勢力已逐有衰減。尤其是這幾年，世界流向紐約的現金，與年俱增。所以紐約的地位，愈關緊要。就中國的國際貿易關係說來，最重要的，不外英日美三國。因此要維持我國外匯的安定起見，必須首先在紐約成立了契約，這是中美協定的由來。這一次的中英協定，又是在倫敦成立契約的事實顯示了。

中英協定的因果是怎樣的解釋呢？可以說，這是我國爲維持外匯的安定起見，對於須用現金輸送的債權國的金融中心，設立了匯兌基金。第一步是紐約，第二步是倫敦，其方法都出於信用透支，對新幣制的匯市安定上，完成了任務。

另一方面說來，這裏實隱藏了一種危機，那就是說明我國的新幣制，自從英美貨幣協定相繼締立以後，對於國外的依賴性更加偏重，就是外匯的安定權，已必須依賴外邦。同時英美對中國的經濟勢力，格外强化。

許多人的觀察因爲這次中英借欵協定的宣布，剛在法郞貶值，英法美三國貨幣協定成立以後，因此以爲這是世界貨幣統一的先兆，這是一種附會。中英借欵談判的成熟，事實上在三國協定之前，而這一次中英借欵，又是現狀中要維持新幣制必須實現之一點，這是兩國間的事，與世界通貨是無關的。何况世界通貨安定，就各國的利益衝突點來說，是很難眞正實現的。

二

照我國的地位說，中英借款成立的因果是這樣的。在英國方面說來，因近年英國將債務收回以後，不願貸與歐洲各國，增劇列强的資本發展，所以願意投到東亞來。英蘇借欵成立的一部份原素也是這樣，中英借欵成立的原素也是這樣。

在近代前期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勢力，英國所佔的成分是很大的。到近年才逐漸衰沉下去。一九二九年世界恐慌以後，各國對遠東市場的爭奪格外强化了，英國的勢力就格外有衰落的趨勢。我們若拿海關貿易冊來看，則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英國的對華出超，曾從七千萬元左右增高到一萬二千萬元，但在一九三三年以後，却逐漸縮減，到了一九三四年，又只有七千萬元。這理由是前者表示中國對英貿易依賴性的增大，而後者則表示中國對英貿易的依賴性已經消失。因爲中國經濟，近年來由各帝國主義的分割之故，英國

顯然是退讓了，而將優越的地位讓與了別國。

從在華輸出入貿易分開來說，則英國所減去的成分，尤容易明瞭。在中國的輸入貿易上，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日本佔第一位，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美國佔第一位。在輸出貿易上，自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日本佔第一位，其後美國又替代了日本的地位。英國僅在一九三三年，在東北與上海兩事變中日關係惡化之機會，獲得了第二把交椅。此外則常在第三位。這種現象都足以爲英國的對華貿易，在列强爭奪市場戰爭敗退之表示。其中必須注意者，則英國敗退的成分實際上比上述還要嚴重。這因爲自從東北被製成僞國之後，這一塊市場已全給日本佔領，各國已無分潤餘地。上面的貿易比較，東北的數字是不計在內的。又有一點，就是近年走私事件的嚴重，日本商品在我國市場上進出，其數字自然也不在海關冊之內，而走私商品在我國市場所含的貶價傾銷的成分，尤遠出貶價傾銷的英國商品爲强，所以英國在華市場所受的脅迫，在數字上所可以見及者，不過極小部分而已。

在華貿易是這樣，在華投資與借欵上，英日美三國所佔的成分，因爲歷史關係，英國佔據了第一位，日本佔第二位，美國則在第四或第五的較次地位。爲了各種關係，英國對於這遠東利益是萬不能拋棄的，這就是近年英日爭奪市場鬪爭的骨幹。

爲了東北華北重疊變故的發生，英國在外交上的失着，相對的即爲日本的進步。英國與日本間始終妥協不了。而英國假使要維護其遠東市場，事實上是非得日本的妥協不可的。李滋羅斯氏第一次來華，訪問日本，日本拒絕了，第二次訪問日本，日本當局認爲羅斯氏比第一次的觀察有進步。這進步的地方，就是因爲羅斯氏在第一次口口聲聲要日尊重英國的華北利益，第二次不再提起，而且明瞭了日本的華北的特殊地位。雖如此，兩國離開妥協的路很遠，因爲英國的心目中希望英日能合作從事於「經濟開發」，而日本則始終以爲這是日本的獨占利益，英方未免認識不清所以沒有結局。羅斯氏歸國的時候，還對我國發表了一篇贈別詞，竭力主張中國減低關稅，以迎合日本的心理，從這幾點裏，都可以看出英國暗送秋波，希圖用妥協方式，解决市場利益的經過。

這幾方面都不成功，英國必不能忍受在華利益的被獨佔所以用金融勢力來示威，乃是英國在現局勢中必出之一着。

中英借欵成立以後，中英兩國的貨幣既是格外發生密切聯係，因爲有信用透支的關係，中英兩國間的貿易自然可以增進。又因爲有債標國關係，英國對於遠東市場，自然將格

外關切。就這兩點看來，中英兩國又似都在有利地位。

這樣論斷下去，則是英國保守既得權益的企圖，照上文的推測，果然不錯的話，是不是有成功的可能呢？這裏可以有多方面的看法，而發生多方面的結果。

英國的對華借款，如果從本問題立論，足以扶助中國的發展，足以為對日本的示威。在這一種形態下，我們須知英國的在華貿易雖然有增進的可能性，但這是有限度的。要是日本以為這是中英聯携的先兆，將平昔脅迫中國的態度，一變而為中日共存共榮的趨向，在最近期間，恐怕難以實現。假定在這一形態中，所可實現的，或許日本對英的外交可以妥協下來。我們既猜測英國的借款是有示威性質，那末，在日本的妥協下，英國的遠東政策，在這時候，也一定是和日本妥協的。在英日妥協成立下，則中國當然處於不利地位。須知道英國用武力來維護遠東利益，在事實上與理論上都極少可能，所以英日的關係，是在游離中，而不是絕對的。

另一種看法，日本並不跟英國妥協，萬一中日關係愈趨尖銳化的時候，甚或發生了戰爭，那時英國的遠東政策更須一變。因為中日萬一戰爭結果無論那一國佔勝，與英國的既得市場權益是發生衝突的，所以英國在那時候還將設法調和中日的衝突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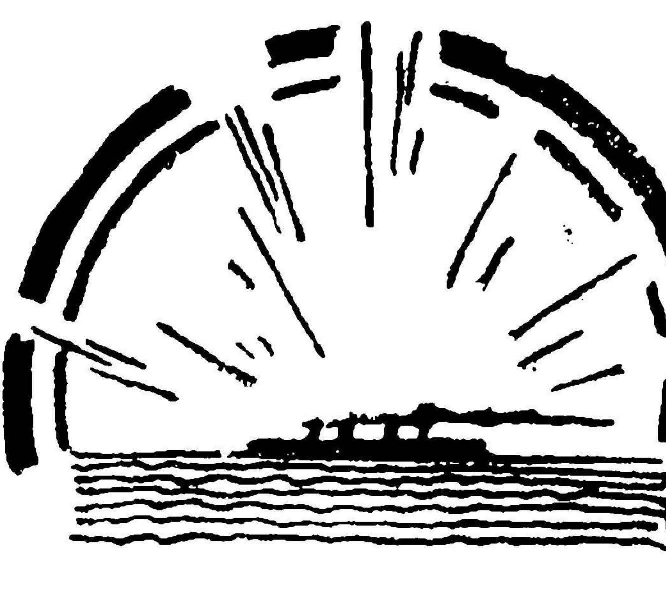
從各方面推斷下來，英國要恢復已失的權益，是很難辦到的，或許，在妥協的小康的局面中保護一部份利益，却頗有可能。

四

如此，我們對這一次中英借款協定將作怎樣的結論呢？

從貨幣本位上立論，表示我國經濟對外依賴性未能消除，進一步說，列强資本主義的壓迫日趨嚴重，因此使貨幣本位的基礎，隨時有發生動搖的可能。要造成獨立的經濟，獨立的貨幣本位，還待自己努力，而不是從這一次中英借款的成立可以得到解答的。因為如果國際收支永遠是支出多於收入，外匯的動搖不定，在各國貨幣的爭戰下，（法郎貶值後的世界通貨戰爭局面，只能說是一種休息，而不是安眠）有限度的匯兌平準金是很容易消失的。同時，因為有依賴性的關係存在，各國的一切變動，都將影響到我國。

從我國局勢上立論，根本就不應當把救中國的責任放在友邦身上。我們須知道在資本主義社會體系中，帝國主義間對於市場的爭奪戰是永沒有休止的。中英借款成立，不能否認對我國是一種援助，但這一種援助的力量是極有限度的。而一切的國際關係，也決不能因此而達坦途。我國應該在中英借款的有利條件下，而自己掙扎出路。



西班牙無政府黨的動態

鼎民

西班牙的內戰迄今尙未告終，革命浪潮日形擴大，而反動份子亦已藉歐洲德義等國法西斯政府之助力，作頑强的抵抗 ，並企圖以武力推翻人民陣線政府。稍微知道一點歐洲政情的人們都曉得西班牙有一個在其他西歐各國中所無的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組織，他不是一個政黨，亦並未合法的去參加政治鬥爭；但他却具有悠久的歷史，而同時在社會上又有龐大的勢力。最近在西班牙正演着的悲壯慘劇，他們又無疑地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法國某左傾報紙在社論中會說：「假如西班牙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此次不與人民陣線取一致行動，反動首領佛蘭哥將軍恐怕早已攻取西班牙京城了！」這種觀察雖然未免有點過分，但我們實難以否認這種組織在西班牙勢力之雄厚。 加入勞動聯盟 C.N.T. (Confe'de'ration nationale du travail) 的工人有一百五十萬，比諸共產黨所領導下之總工會 U.G.T. (Union g'ue'role des Trovaillems) 多十萬人之數，前者完全是無政府工團主義策動下的組織，後者則與其他西歐各國之工會相似。同時我們只要回顧一下歷史上西班牙無政府工團主義的主張及其活動，就可以知道這次他們儼然與左派各政黨密切合作，共同作有組織的政治鬥爭，實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不消說這次他們政策的改變，必有其客觀因子存在，我們在這裏只願把這種組織作一個有系統的敘述，同時指出他們最近的動向，這已足够使讀者推測他們的前途了。

首先我們必須回溯歷史上的勞工運動，方能尋出西班牙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源流，我們可以說最初在西班牙的工會組織是產生於一八六八年的革命中，其時亦正是卡爾所領導下的第一國際的產生，不消說因爲巴希隆那 (Barce lone) 是西班牙的工業重心區域，所以也是在那裏先有「勞工聯盟」的組織。雖然政府極力設法禁止他們的活動，但在四年之後，在沙拉哥斯 (Saragosse) 的大會中已有二萬五千工人去參加，但同時內部份子已存在

着兩種不同的傾向，這正是其時第一國際驅逐了巴枯寧所代表的無政府黨，許多富於個人主義的狹小觀念的西班牙人，寧願接受巴枯寧的那種比較自由的思想，難以承認勞働者獨裁的種種紀律的限制，這裏表現着具有半封建性的西班牙社會的勞働者尙難接受高深的思想，並且缺乏有紀律的軍生活，於是在一八七二年十二月格爾度(Cordoue)的集會中，二百三十六個工團代表兩萬餘工人宣稱單獨行動，其中僅有五個工團仍忠於社會主義。這兩種不同的組織繼續發展，一直經過了六十多年的長久的歷史，雙方相爭不絕，我們與其說他們之間因目標之歧異而爭執，到不如說他們因各自所取之手段不同而互相傾軋，自然最後我們亦決難否認這兩派的行動目標是完全不同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主張採取直接行動擾亂社會秩序，暗殺，暴動！一切恐怖的行動都認爲必須的。反之，共產主義者主張羣衆紀律，一切行動必有組織，同時應該顧到客觀環境的發展，因此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絕對否認參加議會選舉，並斥共產黨議員是布爾喬亞化了。

今日兩黨的勢力分配於下列區域：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勢力在加泰隆尼，阿拉貢以及安達魯西亞等地，而共產黨則在西班牙首都以及阿司土里(Asturie)等地活動，總工會成立於一八八一年，由巴勃洛(Pablo Jglesios)領導差不多與社會黨同時產生，而無政府工團主義之勞働聯盟正式成立較遲，但無政府工團主義之活動則可以說始於一八七二年，他們雖屢次被政府當局嚴厲的禁止，但接續着又產生新的組織，而且聲勢亦逐漸擴大。在表面上說勞動聯盟始終團結一致，但自創始以來，也確實經過若干的演變，因此我們今日要精確說明，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思想行動之目標卻感到異常困難，自然他們用極平易簡單的道理向羣衆作廣大的宣傳，智識比較落後的一般西班牙民衆，尤其是在半封建社會中被重重壓迫着的農民很容易接受這種思想。大家都覺得無政府主義重視於破壞方面，而忽略建設，他們妄想着以直接行動推翻現在的布爾喬亞政府，並企圖以工團的勢力去組織未來的社會，在那種社會裏，權力絕對不能存在，大家各自去營小集團的生活，一九三三年西班牙無政府工團主義曾有一個宣言，指出他們行動的目標，我們在這裏節譯一小段，可以看出他們妄想着的未來社會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

「首先我們必須取消國家的權力，從此你們可以不服從任何的威權，私有財產該當廢止，所有財產均歸「集團」支配，商業以及一切店舖均由每區委員會管理並負分配之責任，所有的銀行亦歸每市革命委員會統轄並監督對於生產者財產之分配。」

這裏雖無精確的計劃，但足以窺見他們所謂「未來社會」的輪廓，無疑的他們所有的計劃，也是極爲主觀，隨時可以變動的。我們只要看在加泰隆尼無政府工團主義所採取的教育方針。他們設有許多學校，那裏面是絕對的自由：設有考試，並無獎罰，學生可以自由讀書，功課也可以隨自己願做就做，無人顧問。我們尙不知道這種教育的結果如何，但誰都可以

想像到於學生不會有多大的利益。

有一大部份的勞働聯盟的領導者自己組織「戰鬥團體」，一方面採取直接行動，煽動罷工，但同時他們又願直接與廠主直接交涉，不要政府派員從中商協。遇到動亂時機，他們就如「義勇軍」一般採取武力鬥爭：暗殺或暴動；甚至搶劫銀行及工廠，拍賣廠主的財產，拿來大家平分。這種種恐怖行動，恐怕自從義大利革命的燒炭黨以來，是在任何西歐各國所稀見的事實，他們曾有一種特別的組織，名爲伊比林，無政府同盟 F.A.I.(Fe'de'ration anarchiste ibenigue) 是從勞動聯盟中招集而來，約有兩萬人之多，專以恐怖手段擾亂社會秩序。這種組織特別在巴希隆那活動得厲害，我們知道在這個地方有無數的失業者，其中尙有許多是從外省及國外而來無家可歸的遊民，他們無衣無食，又無工可做，於是很自然的變成無政府同盟的主要活動份子。他們不消說是不能和大城市中工人相提並論，亦無法與西歐各大國中之失業工人相比，因爲這是經濟落後國家中的特殊產物，這在我們國內許多大城市如上海，漢口，天津等地中亦可以看見類似這種性質的「流氓」，不過在我國這種「流氓」更缺少有意義的組織罷了。無疑地這種人的智識非常之低，他們在這種動亂的社會裏，想要「合法的」去維持生活，確是不易，甚至於是不可能的，但他們又不像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的工人那樣容易知道自己的命運，以及他們應取的目標，所以他們只能在勞働聯盟指揮下做些無意義的恐怖行動。

無政府同盟這種組織的活動，漸爲勞働聯盟所反對，因爲他們有些行動完全可以說毫無意義，而且甚至於與他們所標榜的無政府主義相悖，因此最近二年來兩個組織互相攻擊，自然其時勞動聯盟(C.N.T.)已無力駕御「F.A.I.」了。大家都知道「F.A.I.」藏有大量的軍火，分配手槍，子彈給會員去做種種恐怖行動。所以多數人都懷疑他們的經費究竟從何而來，甚至於勞動聯盟也對他們懷疑，自然這些「赤貧」的社員決無力交納會費，反要會中向他們補助，那麽他們的金錢，究竟是從什麽地方來的呢？而且我們舉兩件很小的最近事實，又可以証明無政府同盟確實擁有大量的經費。譬如在前幾個月希隆那罷工之時，有十五個無政府同盟重要份子被捕，他們向政府要求釋放，並承認繳納罰金，當時政府令每人罰金爲西幣一千，誰知第二天他們當時交出西幣十萬五千（約合華幣四萬元）把十五個會員贖出。其次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曾在無政府同盟總部搜出許多軍火，這些軍火完全是最新式從某國購來，價値在一萬萬西幣以上。諸如此類的事實，足以令人起疑，所以許多社會黨人曾宣稱無政府同盟確實是受本地許多大財主，以及資本家的資助，這些大地主及資本家用金錢收買無政府同盟爲了是分化西班牙無產階級，同時可以擾亂他們內部的陣線，雖然社會黨人並沒有拿到確實的證據，但由他們許多行動（見後）看來，實非「無中生有」。一九二三年李維拉氏的政變以來，在七年間「迪克推多」的暴政之下，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並無絲毫的活動反對「獨裁」，一直到一九三

〇年，他們始終平安無事，這是最受西班牙社會黨及共產黨攻擊的地方，而一九三四年十月的總罷工，勞動聯盟(C.N.T.)及F.A.I.兩個組織反而從中破壞一致行動，用種種惡劣手段，阻碍「總罷工」並在許多工廠中，他們極力攻擊社會黨及共產黨工人，要求廠主把他們解雇，甚至於他們在巴希隆那自動組織「衛隊」維持「治安」。其時有一個無政府工團主義的首領曾宣稱：「無論是左派發動的革命以及右派主動的，苦迪打都不是我們贊同的，這都是爲了幾個私人爭權利，爭光榮！我們反對所有的官吏，執政人物及議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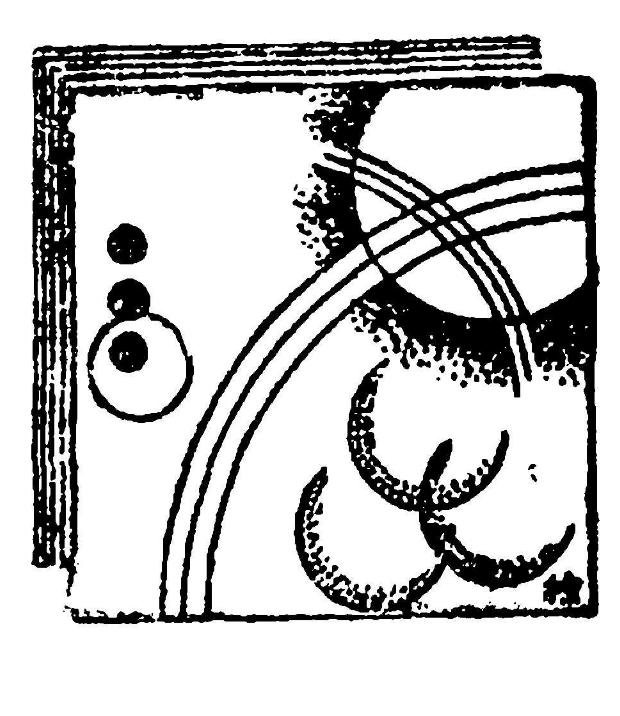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年正月，共產黨曾要求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共同組織一致的陣線，但結果是被他們拒絕，但其時勞動聯盟與無政同盟兩組織已漸次有脫離之趨向，尤其是共產黨極力設法想驅逐勞動聯盟中之無政同盟份子，直到本年三月西班牙大選舉之前，共產黨首領狄亞斯(Diaz)及社會黨首領加巴里羅(Largo Cabarello)(現任西班牙總理)又向無政府工團主義要求合作，獲得大選舉左派的勝利。

這次反動份子的叛變，無疑地更促成無政府工團主義所領導下之勞動聯盟與總工會(U.G.T.)作更密切的聯合。如今在加泰隆尼無政府工團主義正積極施行他們的計劃，以圖實現他們的「未來社會」；一方面他們更站在前線上，與反動份子作血戰，他們的首領自然迄今尚未完全放棄他們自已的理論，在最近一期無政同盟的機關報「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中曾有一篇長文，題目是「政府的無用」，很可以看出他們的主張似未完全改變，我們現在擇譯數節，以窺大要：

『我們今日與其他社會勢力合作，並非要維持「民主」制度，我們只是想藉此造成一個新局面而已。……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一天存在，依然反映着勞苦大衆與國際資本主義的妥協，今日這種在妥協中所產生的政府，只是一種過渡而已，我們須要一個眞正的社會革命，……我們認爲「自由式」的共產主義，正與「獨裁式」的共產主義相反，我們須要把一切權力集中在工團組織之下，但不承認一個階級的獨裁，我們決不承認守嚴格的紀律，我們以爲個人可以制裁自已的行動！」

我們暫且可以不問他們所幻想的「未來社會」是否能以實現，只要看了以上所叙他們的歷史，就可以曉得他們的行動是隨時在演變中，而內部份子也在隨時變化，這無疑地是客觀環境確有很大的力量推動他們行動的方向，他們自已亦是不自覺的在轉變着，我們在國外的人，一般的觀察，總以爲西班牙無政府工團主義聲勢浩大，集有一百五十萬參加者，具有六十多年的歷史，必有一種特殊行動，但其實他們並不是與一切勞動者隔離，成爲一種特殊階級，他們只是在落後國家所產生的一種特殊組織而已，他們的「質」是並無差異的，由最近他們的行動看來，就可以知道他們的行動仍在繼續演變中，而他們未來的命運，也就很瞭然了。

二十五，九，二十七日於巴黎。



一個乾燥的農業區

徐盈

黃土黃土黃土

從鄭州向西去，地勢逐漸高起來地表，上滿是蓋被着風積的黃土層。這裏修牆便是把溼土拍打上去，土便「立」在那裏而不剝落下來；這裏打井，便是筆直地掘向地心去，一直到水面，那井圍即不砌磚，也不至於坍塌。

到處所見的，不是像內陸沙漠中的移動沙丘，而是垂直壁立地黃土剖面。除非有風時候，黃河裏的浮砂才有飛來盤旋。

什麼是黃土？從一八八二年李希霍芬的研究起至一八九八年羅如息次克(Lorusitzky)的報告，才將黃土的性質具體發表如下：

『黃土爲許多岩石風化物之集合，色由亮黃色至黃褐色。含有炭酸鈣。不過濕，但從未完全乾燥。收縮不緊，故鮮有裂痕。遇水則分解甚速，且透水，粒細，黏性小，組織細，且頗疏鬆。無層，分離時輒成垂直斷壁。富鉀質，惟燐酸每感不足。能培植各種農產物，以之爲農田，確實可靠。具有冰川期之陸地蝸殼，及哺乳動物之遺體，與夫石灰之凝結物。』

在潼關以東各地，黃土堆積層不十分厚，但到甘陝，則深度有達四百公尺的地方，大部分是由北部上新統的粘土，藉風力傳佈，移積而成。其中低濕的河道，依然有沖積的砂土，同時，還可看到黃土層下的紅土層，在不少地方露頭。

本年，六月，麥收時節，筆者開始在這層風積黃土上漫步，粗略地觀察着這個乾燥的農業區。——這是一個俗謂「旱，旱不死；淹，淹不死」的農業區。

鄭州雜話

鄭州，事實上已然成爲全國鐵路的一個中心點，它的繁榮完全建築在來往的旅客和吃鐵路飯的員工身上。從這裏，沿着鐵路，北可以到東三省，南可以到廣州，西可以到鄖縣，東可以到海濱，一天之中，千百人停留在這裏轉向。

鄭州的城內外簡直是兩個天地，城外已然成爲商埠模樣了，而城裏，依然是破碎和老舊，新春時，脫色的彩布懸在街心裏又依然有點古意。廟旁邊有個掉頂的古塔，那裏時常鬧着萬頭攢動的牛市，藥市，或遊戲的集

會，人民還保守着相當的古樸，但出了城，便是一派表面的浮華，鴉片公司林立，賭攤暗開，好的文化這裏却一點不被感染到，有的只是罪惡的集中。踏遍全城找不出一個當舖，窮極了只有搶！一羣羣的妓女，混雜在一串串地逃難人裏在街上徘徊；紗廠和棉花打包廠的烟突根下又是多少窮人在上工，下工的忙着，幾條鐵路的支線上永遠是那麼多的女人和孩子作着撿煤偷煤的職業。……

鄭州是棉花和柿餅的集中地，前者此地有打包廠，後者是用大車載到此地來裝火車。（柿樹在榮陽汜水一帶）當地除了產生一點普通作物外，可以提名的特產可以說是鳳凰台的稻米。

一個乾燥的農業區，能够從地下湧上幾股泉水，長年不息，的確也是難能可貴的事，所以，鳳凰台稻米便名貴到僅僅作進貢的珍品用了，並且還有一個神話似的謠傳：眞正的鳳米蒸熟後，粒粒向上矗立不倒的。因爲市上總沒有「眞」米出賣，（南部產米的地方很多，）所以這還是一個待試驗的問題。

鳳凰台在鄭州東門外，是一個被池水環繞的村莊，村莊中心有個突起的黃土堆，據說那裏便是落鳳凰的台。這一區區的池水裏面，夏天看來，水稻區只是很少的一部，大部分的水面上浮着蓮蓬被採藕，此外還種着大片的荸薺，有些風雅的人們到這裏來賞玩荷花，很少有人關心到米。

其實，我相信鳳凰台的米也不會可貴到那裏去。比較着，這一種粳稻因了氣候高燥和肥料稀少，而使牠的粒子較比硬些，蛋白質少些，這由鄭州街上推車的米販的貨樣上，便可以看得出來的。可是因了去籽不淨，舂得不細，使米缺少了光澤，以至不能得到高價，這又是使這一帶農人懶得種米的原因，反不如蓮藕和荸薺得的利益優厚些。

除米以外，還值得提的是：像高粱稈粗細的甘蔗，是成爲冬季最有銷路的水果代用品。專爲收瓜子的打瓜，是沿河沙田的大宗出產。西瓜也很多，價格很公道。

作物方面，旱地作物，一應俱全。小麥，玉米，穀，高粱，白薯花生，和棉花都是隨土質之不同而有差異。看了農民一般生活的刻苦，像在夏秋天，頓頓吃着發沙的老南瓜，沒有油，沒有鹽，和鄭州的商埠比一比，那眞是天上地下了。

煤渣和麥稈的利用

黃土層上是小麥區域，只要是雨水及時，沒有不豐收的。入夏時候，到處都是一片綠油油地。本來黃土層上即使不施肥料，作物也是會生長的，何況這裏習慣地施着煤渣拌大糞的肥料呢？

在鄭州的街市上，當清潔夫收拾拉圾箱時，總是很技巧地把穢土分成兩部，一部是不含灰粉質的拉圾，一部就是煤渣和灰土。這後一部是拍打得成細粉，然後儲存在各地公廁裏，準備和糞尿混在一起。

煤渣，本是從地下來的，揮發了熱力以後，現在又回到地下了。

報載北平市政府爲了利用這種大量的拉圾，正由農事試驗場在試驗着，那辦法便是在拉圾上澆糞，混合起來讓它腐熟。其實，這辦法早已在河南實行着，若講窮人的生活刻苦與節約，河南，在全國總要佔先和佔首要位置的。

因了刻苦和節約，所以，到處的人都在盡量地利用當地的產物，鄭州以西，榮陽縣農村婦女利用麥稈編織草帽辮，形成了有助農村經濟的一筆

大收入——手工工業。

近來，中國的有識者對於國內的「手工工業化」很提倡，一般的根據是因爲中國人工多，工價賤，出品可以成本輕的一種理由。話這樣說是不錯的，可是唯一的，若是不剷除中飽，則對於農民本身還是沒有什麼大利益。就滎陽縣的草帽辮說吧，農民出售的原色草帽辮是按十枚一斤發出（即一角可賺八斤），可是到了商人手裏經過一度的漂白之後，再賣給帽廠，市價每斤可以賣到二角至三角，試想想，這價格的距離够多麼懸殊？

在滎陽，我看到家家戶戶門口堆集着麥稈子，男人們閒暇時候很熟練地幇着去葉，把麥梗從節間處折斷，很整齊地束成一紮紮地。女人們便利用她們的閒暇不分白天夜裏地在編織，她們可以嘴裏講着話，眼睛看着人，而手裏的工作依然不息，只有編到結頭上，看着另一根稈子套在結頭上，之後便再編下去，幾個手指活動得踠賽小機器。

中國產草辮的地方，在河南，除滎陽以外還有廣武，鹿邑，漯河等地。在山東，有鼎鼎大名的掖縣和清豐，後者都是細草帽辮，不單手工精巧，而品質也已經不同了。

從滎陽，我們來看中國的工業化，先决條件並不在手工工業的有無，（若說滎陽人不會編織草帽辮就比現在更窮些嗎，不見得！）還是先要注意於中間層的削剝，而農民如何能够組織起來從生產到運銷，尤其是切要的事了。

汜水的柿餅和霜糖

從滎陽到汜水，黃土層上有了坡度，慢慢地，便劈開了垂直斷壁的雄姿。一般人就在這垂直斷壁裏面掘穴來住，宛然是上古遺風，雖然是已經並不「茹毛飲血」，却依舊「穴居野處。」

這樣，一個家庭的創造也够簡單，費工大些，也可以在黃土層裏掘出天井院落，屋子裏面成弧形，就着土堆，剷成臥榻和桌椅，於是一個房間的落成，除了一扇木門而外，絲毫不用一點磚瓦，但窮苦人家，却連這扇木門，也在擯棄之列。

像這種窰洞，雖然談不到美觀，可是正合農民的需要。因爲黃土層上已經普遍地缺乏着成材的樹株，加以沙土又很難燒成堅固的磚瓦，有了窰洞，人們便不至於因了建築不起房屋而露宿了，尤其窰洞的長處在於隨外界的氣溫來轉移，有着「冬暖夏凉」的美譽，由此又可以使農人們「衣」「住」同時得到解决。（不是說笑話，這裏便有冬天幾個人共一條棉褲的事實。）窰洞，實在是一個偉大的發明。

鄭州南鄉，滎陽縣一帶路上總不少看到柿樹林，到汜水，因了土地的角度不宜農業，於是種柿樹的區域更多，這一區域，每年約有六百噸至八百噸的柿餅輸出。汜水城裏更有霜糖作房，專來提取製柿餅時所揮發出來的霜似於糖，煉煉滴定以後，就是小餅似的「霜糖」。

我過留這個產柿區域時，柿子留在樹上還是鈕扣大小。但聽當地農民講，柿子的品種也很不一致。舊歷八月初（國歷九月底）柿子就開始下樹了，這時的一批名叫八月黃，是澀柿，爲趕先用的。以後則有水柿，和火柿，這二者都可以作柿餅，不過，用作柿餅的專用柿，名灰子，是陰歷九月底熟的一種堅硬小型種。

滎陽一帶多水柿，汜水一帶多灰子。灰子（亦音回子）能够成爲柿餅專

一品的原因，就在於它的皮厚，堅硬，和晚熟上。汜水的柿餅是運到閩廣一帶去銷售的，若是柿餅水份含得稍多，那麼運到那裏一定有腐敗的危險，同時，加之這品種是晚熟，隨時做好，便可打包輸出，不必用地方來貯藏。

汜水城在一條土崗下，四周圍麥子好極了，地低處肥得使麥稈完全倒伏，今年大概有七成以上的年境，可是去年汜水汎濫，都沒有什麼收穫。這裏的畝大同華北，是二百四十弓，一畝好麥地平均可以收六斗，一般年境只有二斗的收成，每斗三十六斤，一斗麥可出三十斤掛零的麵粉，每元錢，可以買到麵粉十一至十二斤。

縣城破敝不堪，只有一條橫街。柿霜舖子是集中在東門外的土路旁，大約有六七家的光景，每家舖子都好像是新從土裏發掘出來的樣子，烏黑且破舊，店老板同時還在經營着農業。

我在那裏對於柿子的製餅和滴霜，受到一點教育。我知道了，三百至四百的鮮柿可得一百斤乾餅，每百斤餅可賣二至四元，一百斤餅僅僅能夠出一斤霜，一斤霜的價值二毛，每斤霜經提煉後可出霜糖十兩至十二兩，每斤霜糖的價格是三毛五分。比較說起來，製餅比較有利些，造霜的手續旣繁，而得利卻是很微少的。

柿餅和柿霜的製法是從樹上摘下不十分熟的柿子削去皮，平舖在地上曬出霜，地表上或鋪蓆或不舖，要隨製者的經濟情形而定，曬霜的時候不能下雨，落雨後柿餅易發霉。一週過後，霜便從柿餅堆裏流出和沉澱，然後便把柿餅穿成貫子，壓緊，曬乾。而這霜，便收拾在一起，用火來煮，連行幾次過濾，以去淨霜裏的查滓和污穢，之後，還要經過純技術的攪，打，拍，等程序霜變成糖，便滴在一塊塊地小瓦片上，在火爐上焙乾，就是一塊塊的霜糖。

柿餅在一帶的農家都會自製的，可是滴霜，卻只有東門外的幾家霜糖舖了。

當地人民雖然多少得着這副業的浸潤，但生活依然是苦極，據說早先在這裏，稍爲殷實一點的人家吃着較硬性的蒸饃(即麪粉比例較多的)就會被人譏諷爲不會過日子的。也許近來好些了，因爲這幾年來柿餅的銷路是很好的。

對於這麼一個大柿餅出產地，一向，就很少有人注過意。

一個被水浸着的縣城

從汜水到鞏縣，火車路盡在土嶺斷壁中間徘徊，穿過的黃土堆有七個，都是開的長洞。到鞏縣車站。

車站是在土崗以上，從土崗上可以遙望到那一個被水浸着的縣城。縣城在洛水南岸，由於地勢低下漸漸地被洛河挾來的泥沙把城牆壅平，水流進去，城裏便變成了一個養魚的水缸。在過去，縣政府還勉强留在城裏，直抵去年，水發得過大，全城已經沒有塊乾地方，於是連縣政府從今年起也搬到車站旁的的高岡上了。

現在是在距車站五里處開闢了一條「站街」，鞏縣的精華便集中在那裏。那條街後有一條乾河，本是洛水舊趾，不到十年，河身便移到一里開外的地方去了。確是滄海變了桑田，那淤出來的地方有一塊已變爲縣農事試驗場，來種樹，種桑種田。地土肥沃非常。

鞏縣可耕地少，但人極稠密，就以鐵路兩旁看來，軌道以外的水溝地方，也被人租去種麥和粟。雖然如此，但全縣的收穫和消費相差還是很遠。梯田地帶，根本就沒有大面積。

今年這裏麥收極好，可以說，是自民國以來第一次有這樣的豐收，當地老百姓謙遜地說「九成年境啊。」每畝地可收麥五斗，每斗此地爲二十五斤，每斗麥可出麵粉二十至二十一斤。鞏縣和汜水距離不過四十里，而度量衡已然有了變化了。

鞏縣的名人爲劉鎮華氏，當地人常常提到他。還提到洛河兩岸的大戶爭水問題，爲了這，不知發生過多少次械鬥，更換過多少次縣長，其實官司到並不難斷，困難之點就是在於「大戶」的緣故，大戶既不敢得罪，貧民死不放手。

當地人民，處在這樣的環境下，於是作工和經商的人便多起來，即便是一個農家，除了老大看守家園外，老二老三也要各奔前程，這並非自願，乃是完全爲經濟所逼迫的結果。

鞏縣的商人以經營煤，石灰和雜糧的人較多，因爲，這裏地表上雖沒有棉樹，地表下卻有豐富的煤，鐵，銀，磁土，和遍地的石灰石等礦產物。已經開採的有煤，磁土和石灰等。

煤田以車站東南三十五里的閣嶺一帶最好，煤層在砂岩與頁岩之間，爲極不規則的煤層，最厚處約十五公尺，最薄處僅一公尺，開採極不容易，當地俗稱爲窩槽煤，或稍子煤，即取其不規則的意思。煤質尚佳，爲粒狀組織，不久即成粉末，燒用時必須和粘土混合起來，火力很好，在鄭州一帶，家庭用的最多，因爲它並沒有雜質和臭氣。全煤田的儲煤量爲一六六，〇〇〇，〇〇〇噸，已開採去八四，〇〇〇，〇〇〇噸。開採完全是土法。

鐵礦也在南鄉和煤田聯接，爲赤鐵礦，含鐵成份佔百分之五十，是一個極有希望的寶藏，可惜到現在還沒有正式開採過，每年冬季常有鐵匠在那裏設爐造農具，不過，煉法極笨，每煉鐵五百斤，約需用木炭二千斤。可是，當地連蓋房子的木頭都缺乏時，還有閒材燒炭嗎，以此故，一二，八八二，〇〇〇噸的生鐵是在那裏荒廢着。這個鐵礦如果正式開採了，河南的鐵就可以自足了。

至於石灰，在孝義兵工廠一帶，大小土窰無數，每年可出石灰二五，九一〇，〇〇〇斤。每一六萬斤窰可有二十元的贏利，所以作這行生易的比較多些；銀礦只是發現礦苗，磁土以前曾採過。

運輸，在黃土坡上，除了人力便是畜力，「老天爺餓不死瞎家雀，」鞏縣地方雖然不宜農業，可是有這些礦產，便維繫着全縣貧富的生計了。

又一個被水浸着的縣城

過鞏縣，到偃師。偃師，又是一個被水浸着的縣城。

偃師，有一個小小的洛水沖積平原，每年可以保持着千噸棉花的輸出，是一個黃土層上比較肥沃的地方。不幸，去年伊水洛水汎濫了，半夜裏水越過城牆，把有二十八萬人口的縣城裏變爲池魚，活生生地淹死一千多口，沖倒了一萬八千所房屋。到現在，城牆只落了基脚，城心裏還依然洋溢着沒滲完的綠水。我去縣城去看了一下，在路上，已然看不出什麼水痕跡，小麥正在收割，由於去年的河水灌溉，產量倍增，可是，雖然豐收，

農民實際上依然沒有好處，左手方才拿來賣糧錢，右手立刻就得應付着債主們的討「賬」。轉眼之間，依舊是兩手空空。

沿路上看到不少旌表節婦的牌坊和處士們的墳墓，還可見，洛陽古都的文化已然傳到這裏，時代的變遷，早就沒有人再去注意那爲風雨剝落了的史蹟了。

縣城已然低陷下去，到處表現着荒蕪。到處的牆壁上貼着新住宅區招標的廣告。嵩山的青影遙遙在目前。

一個新縣城預計在車站北部那片起伏的黃土高原上建築起來。那裏已有着不少的穴居農戶，他們可以說，都是在自己的屋頂上經營農作，每天出入都要路過多少房頂。我看到那裏用了不少人工在搬運磚瓦，也許不久，會剷除了那屋頂上一塊塊地棉花，要把新屋建在那頂上的。一路上徘徊，看過了這一帶住戶的院落簡單，窮苦。

現在，縣政府就移在車站旁邊一點。就所廟宇改建的。

從車站到嵩山，有一條直達的大路，可以通到少林寺門口，徒步行，只需要半天時光。我本來想去觀光，可是後來聽到人說，山荒得已然沒有幾棵樹了，便就沒有提起游興來。我只想看看林相，並不希望去學武術。

說起武術，小店人說，時常還有從遠方奔來拜師的學徒。廟裏紀律：欲得真傳，必須落髮受戒，因是，又使許多人快快而去。不過，廟裏的確有些有本領的人，據說在那中原大亂的幾年，廟裏曾組織了一支和尚隊，纔過一趟正式軍隊的癮…………

更扯遠一點，黃河流域的民衆組織紅槍會，和這武術門派也是有着相當關係的。

向西走，入洛陽界後，沙土山上便看到一片片的大果園區，有桃，杏，梨，和柿子。

洛陽一帶

從新安縣，一路看着小麥收割和棉花吐第四個葉，到洛陽。未到洛陽城以前先在白馬寺停一下，隴海鐵路新在那裏增設一個站，爲了這裏是一個棉花的集中地。

這一帶地勢較低下，紅土層開始顯在黃土層上蔓延着。踏着浮沙去到白馬寺。

路過了幾個村莊，都是築着高大的土牆，四角豎起更樓來。紅槍會在這帶的組織很堅固。就事實說，民衆應當有一個自己的組織，可是迷信的色彩却不應當那樣濃厚，使一般的保守性更行增加，而靠天吃飯的念頭更是牢固，於是一點新的朝氣完全沉淪了。

這裏小康些，因爲地方窮困，還是免不了，可是人民已經都在厭戰（這是中國大戰區裏普遍着氾濫的一種現象）人民很注意聽，戰爭新聞，聽到後總是很關心的問：「離這裏有多遠呵！」及至聽說距離之後，才放心地再去作事。

白馬寺，據說是漢明帝時遣使求佛法，於是有摩騰，竺法蘭從西域以白馬馱經來，因而建了白馬寺。可是，梁任公在他的著作裏佛教之初輸入，已經詳加辯駁，認爲虛構，那麼這個寺的歷史還是一個疑問。寺廟本來破舊不堪，但是經「信士」戴傳賢捐一筆大款後，翻修的大殿落成了，蘇州僱來的匠人正在裏面描漆塗金，殿頂的樑間黃土上，就用墨筆大寫着年

，月，日，和弟子戴傳賢敬獻的字樣。

看見了新修的大廂房一部份用着洋松木材，看見了大佛身上添補着士敏土，「東方與西方」，頗使人起了一種無名的感慨。主持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僧人，據說等到院長從西洋回來，還要化幾座偏殿呢！

不久，就踏上了洛河沖積的浮沙，到洛陽。

洛陽，是這個高原乾燥農業區上的一個小平原，四面有山，中貫伊洛兩水，黃河臨近，卻無水患，山嶺雖多，但無碍於交通，至於形勢的佳盛，不愧作爲古代的帝都的地方。

這裏有兩個車站，一個在東，一個在西。東站是習慣爲一般客人休脚的地方，成爲一個很大的旅館和飯館區域，到夜晚，一條街上坐滿了妓女。都在等候着出條。……

到城裏去，很有一段路程。城裏，整齊不如開封，熱鬧不如徐州，腐敗不如鄭縣。市面上，宛如一個新興的破落戶，舊的依然存在，新的還沒十分接受。但，街道是筆直的東西南北四條大街，很有一個都市的規模。至於市面上也是「不景氣。」

城南名勝有龍門，以石刻著名。可是若不在三月廟會時期，孤身客人前往，便時常有被剝皮的危險。也並不一定是匪人，幾個當地人結起夥來，隨便刦一個人，也就可以過幾天好日子了。

當地除了小麥棉花以外沒什麼大出產，一些特產都是販運者來到此地集中，再行輸出去。

譬如多數的貴重的藥材，木頭，是從嵩縣，盧氏的山裏順着洛河漲水流下來的，有名的嵩山大菌：「猴頭」，也只有在洛陽可以吃到。洛河東南，是牡丹產區，菊花也很有名，可是，近來因爲一般的經濟破產，買飯納是比買花要緊，所以，當地人民對於當地這一特產早已失掉了購買力，現在，只好等候一些暴發戶偶然來採購一點而已。東關南關河灘以外，打井種菜的園子很多，這到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燥乾區上，實在需要這麼一個大菜園的。

西到金谷園，遙見西工營房，和巨大的飛機場。一天天，都有成隊的健兒在這個小平原上練習野戰。號聲使人振奮。

看到西工的營房，使人憶起袁世凱。他的謀國老成，還是可以欽佩的。譬如這裏和鞏縣的兵工廠，都是在他主政時候建立的，這片我們腹地的防衞線，到今日，已經變爲不是後方了。可是：一個不抵抗的民族，根本就是沒有一個穩妥的後方的！

到磁澗，一個出磁土的地方，看到了澗水，這一後，一路上都要隨着河勢前進，直到陝州。

前面，就是新安縣，地勢又逐漸高起來了。

入函谷新關

近新安縣。

在火車路線的南邊，澗河的北岸，看到有一個破敝的城樓聳立，那就是漢朝的函谷關，傍山臨河，路狹勢險，正不亞於在靈寶的秦函谷關。關口以內，山溝裏展開了兩條大車輪溝，路旁房屋多已倒塌，想來在沒有火車的時候，這是一條僅有的能通到崤函高地的大道。

這裏建關的歷史是因爲漢朝有樓船將軍楊僕居此，以在函谷關外爲恥

，所以他上書請求破了家產作向東遷關的交換，於是漢武帝元鼎年中便在這裏建一新關。

過關向西，迎面來的是一坐白色沙山，把去路阻着，山上面城垣絡繹，在南山最高處，還建了一個像砲台似的魁星閣。火車於是只得穿城而過，城牆上有四個新字，是「中州鎖鑰；」這句話是實在的。除此以外，的確沒有路。

澗河就是在新安縣門前流過，一條慣於作虐的山水的曲折中間，我看到不少的小樓豎立在河身裏面：初看來，正可以象徵着十步一關，五步一卡的中國稅制；再看看，又像是一道道地，捕魚閘口，終是知道了，這是利用水力的磨房，代替畜力來磨着麵粉。

新安縣一帶是個小麥區，我進城去，看到舖戶關門，路上少人烟，一種荒凉的神情比遭過水災的地方還要深刻。探詢一下，才明白人們是都已下鄉去收麥，等到麥季一過，依舊回城來經商，這樣看，中國眞不愧稱爲一個「農業國家」，人民總忘不了這點基本。

到秋季，則白薯（即山芋）是大宗，除了供給一般食用外，還有一千噸光景向外面輸出，這裏比鄰山西，常有糧食運過黃河去銷售。

城裏面雖然荒凉，但很整潔，石子的東西大街非常光滑，兩邊還留着水溝。有關着門的糧行和小洋貨舖，不必說，某國的貨物也在這裏充斥着。城東有個中山公園，但現已改成學校。

這裏除了雜糧以外還有些礦產。

最大的礦產有烟煤，在城西北三十多華里邱溝地方起，向東北延展以至狂口，沿畛河右岸數華里以內都是產煤要地。據估計，儲煤量大約有二萬七千餘萬噸。因爲運輸不易，加以煤質不好，很難有發展的希望。

在西沃附近頁岩裏面有磺鐵礦。財政部特爲還礦，在狂口鎮設立官礦局，專來收買，每年約收得一百六七十萬斤，這是在河南的一個重要產地。

此外縣北稍偏東四十五華里處還有四五平方里的赤鐵礦。

新安縣爲了環境的限制，每年的收入總是不抵支出，所以近年有人主張新安縣和澠池縣合併爲一，可是因了稅收和田賦各有它的特殊性，加以農民的反對，恐怕若不是經濟苦竭到不能維持，那麼，合併總是一個未來的話了。

西行二十八里到鐵門。

向紅土地帶進發

鐵門，是現在新安和澠池兩縣交界的地方。從這裏就走上一段黃土層上紅土顯露最多的區域。

鐵門，寨子被長牆環繞着，顯示出地面上的不安。

在車站東南六里，翻過黃土坡去，那裏有些值得古生植物學家研究的石頭，表面上是黃土，石頭埋在土裏面。因爲這是王喬遇仙，觀奕爛柯的地方，所以名爛柯山。這裏有幾株黃土層上較大的樹。這裏的石頭俗名「上水石」，石頭中間有許多枯樹爛叶的遺跡，而成爲通水的孔道，可惜現在被發掘得很多，已經難以找到很完全的標本了。中國人素喜附會，任何一個名勝總要拉個名人作陪襯，但這裏，不必管王喬是否在此一睡千年，但這些石頭到的確是可以注意的。

這裏算是已經爬上崤函山脈的邊際，澗水在裏面左旋右轉，從鐵門到義馬，一共大小十三個灣。山上是石頭混着黃土，大半屬於石炭二疊紀的砂岩和頁岩。一路上經過了不知多少柳暗花明，反覆了多少次方向。遙想到古時所謂「崤函之固」，可見並非假話。

此地的鐵路兩旁，因了澗水的灌溉和培植得法，有黃土乾燥層上很少見的人工保安林出現了。恐怕就是因了這裏森林保安的關係，地勢雖險，但在無形中減去了多少沖洗和灘塌。一片地青叢鬱鬱，不知覺的便給旅人一種興奮和快慰。主要的樹種是柳，槐，楓，楸，和側柏。

到義馬，這裏附近有煤田，煤質爲末狀之烟煤或半有烟煤，含硫成份高，故燃燒時有臭氣，俗稱臭煤，有豫慶公司在開採。全煤田的儲煤量爲一千五百萬噸。這裏煤質雖然不好，但由於交通方便。所以還能爲輸出的大宗。

在西北部份，澠池和陝縣交界地方，半倒溝，白浪焦地一帶，到是有一點較好的無烟煤田，可惜因爲交通不變，便失掉了開採的價值。

這裏，大部份的農民都變作了黑鬼似的礦工，或代替了運輸的牛馬，爲了這樣能夠獲得生活，一般人却還表示滿意。務農人到了發脾氣時候都是說「不種了，到礦上發財去！」結果，誰都知道那是發財的事業，可是誰都沒有發了財。

從義馬向西，就陸續地看到了紅土的丘陵，更望西，澠池城是在一個紅土坡圍中出現了。

澠池，也是一個一條大街的城池。有不少關閉的店舖，可是並沒有去收麥。就外表看來，好像還不及新安縣熱鬧。用一個新名辭來表明此地，可謂「縣城鄉村化」，實際上也許還趕不上一個大的村落整齊。

由此向西直到觀音堂，都是起伏着紅土層組成的丘嶺，這些丘嶺大半都開成梯田，這裏又可說是洛西的一個大面積的梯田區，有着乾燥農業的經營。

紅土層上的梯田區的農業，遙望着，不獨像一個小丑塗着三花臉，還像一家家求來的碎布縫成的百寶衣；東一塊西一塊，或疏鬆地散開，或緊密地集在一起。這裏因爲地勢漸高，氣溫較低，大部分的麥子還未收割，坡陽的部分已然變的金黃，但坡陰部分的麥稈依然蒼綠。

我看到許多農家收穫，簡直拿作物當作蔬菜來培植。她們（女人在割麥很多）用着綉花的耐心，在選擇着一束一束地割取。這麼大的工與力，幸而今年收穫還好，不然，乾燥農業區上是會連種子的數量都會收穫不到的，根本就不能談什麼勞力與收穫的比例了。

近觀音堂，便又不是農業區域了。

通過隴海高地

觀音堂車站一帶，有海拔高九百餘尺光景，氣候在盛夏也像秋天。這裏根本不能談農業。

過車站不遠，就看到民生煤礦公司的輕便鐵路和鈎煤的循環索道。黃土層上的運輸真是困難，爲了高坡和乾河，小鐵路就沒有法子修到隴海鐵路的幹線傍邊。

這是西部的一個大煤田，儲煤量超過一萬萬噸。交通雖然困難，但現在也可勉強運輸了，不過，有一個大缺點使這煤礦不能和他人競爭而發展

的，就是煤質太壞！這是末煤，含灰在百分之四十以上，含硫百分之二以上，不能不稱為下等煤！

譚錫疇氏在調査觀音堂的煤礦過後曾作報告說，「上佳煤田，須有四種要件，一礦量豐，二礦質佳，三運輸便，四銷路廣，四件之中，質量尤特別重要，礦量不豐，則源易竭，不能持久，礦質不佳則價值遠遜於人，勢不能與人競爭，雖有銷路運輸，終至失敗而後已……」河南因為有了焦作，六合溝的好煤，都成為觀音堂的勁敵，而沒有太大的希望了。

不論礦的希望有無，但高地居民却以這礦為生活的主要來源。每人每日可以拿到二角上下的工資，自然比處理農業來得優厚，自然，危險是免不掉的，可是為了解救飢餓，也就顧不得什麼危險了。特別是保安設備差，死亡率當然不會十分低的。

一路上經過的是長長短短地土洞，土洞裏則石炭二叠紀的岩層，涼氣逼人，有一個長洞竟然有二華里長。在那裏面穿着西北的老羊皮也是不會感到和暖的。

這裏便是崤山山脈，現在正在崤函高地上盤旋。高地上，澗河多曲折，平常沒有水，一到雨季，便是萬馬奔騰，水來得快，去得更快，河腹又呈獻出來一片荒砂。

硤石車站下，那麼荒涼的地段上却有一所建構得很好的房院。據說，這是一個財主的住宅，財主的財來得太易，所以去得更易。血光刀影中，還發生了一件大兇案。黃土層上，到處都充斥着這種動人感情的小說材料。北方的風氣，乾燥的環境把人培育成一種單純的胸懷，絕不像什麼蘇州人挽辮子，僅只對罵，而是一言不合，就有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的氣概。

從這裏向西，地勢便是一個大斜坡，一直流到黃河岸上的陝縣小平原才行停止。

有不少五台系的變質岩和玄武岩露頭，上面覆着薄薄地黃土。這裏農民也就在那點黃土上種植着小麥。我看到一個個地小窩棚建築在那方丈大的麥田邊際，多是女人守在旁邊，像個木乃伊似的固定地坐着，不動一動，眼睛茫然地翻着魚白，並不看那在地邊上徘徊不敢進的野雀子。她們使人頓時感到一種沒有前途的生命的悲哀！

這一段地帶更不平整，瀋縣吳世勳氏曾在遊記中記景道：「崤函之地，路愈險，山愈高，谷愈深，隧道愈多，山谷交錯，隧道與鐵橋相連聯，往往才出隧道，便過鐵橋，甫過鐵橋，又入隧道，兩旁峭壁聳峙，或一旁為絕壑，一旁為峭壁，火車通行其間，景殊奇盛。」這一段是實情，也是好描寫。

過張茅，石頭就少見了，垂直斷壁的黃土層又大展開在眼前。一片乾枯，除了還發青的小麥外，沒有一株樹，一點鮮豔的顏色，和一個動作敏捷些的人！

是一個大下坡，順鐵路，在兩壁高高地黃土中間一直滑過潞鹽集中地的會興鎮，大片地面上有被澗河水沖刷的痕跡處，便到了陝縣（即周公分給召公的陝州。）

陝縣雖然比鄰黃河，可是牠本身却缺乏水源。全城找不出一點好水來，若不是有着南門外的靈泉，則水價還不知要暴漲到什麼程度。牠的頭枕着黃河，天天聽着疾風驟雨似的水滾亂石響，腳南門外車站，那裏新建了

很大的打包場，豎着很高大的烟突。全城在一個黃土高坡上，不怕水，只怕旱。

城西有個去山西平陸縣的黃河渡口，名叫太陽渡，去價一百，歸價一角。有勇敢的船子駛着小船，因爲河底沙淤，一看淺水便一個個像水耗子似的裸體跳下水去，推着挽着，簡直可以說沒有水力，完全是人力行舟。

這一個城池很好的古城，城中心有鼓樓，樓後是召公祠，現在已改了民衆教育館。所謂遺愛於民的甘棠古樹，現在是只見其地，不見其木了。

這是一個棉花集中地，棉花的品種多屬美棉。大半農田半對半地分種雜糧和棉花。中國農家的種植目的是以自足爲第一，所以雜糧是爲自己食用，而棉花則爲了出售，在花價高時，棉田確是增加很多，近來又不顯著了。

陝縣西南郭家溝附近有石膏礦，品質不亞於平陸，已有採取。很爲上海方面石膏業所注意。

從陝縣到靈寶縣，一路都是黃土高燥地帶，較平整，有着豆腐干式的一塊塊地農業經營區。

再入函谷舊關

靈寶，在這個乾燥的農業區上，要算是一個比較富庶的縣份了。這裏每年，除了我們熟知的五，〇〇〇，〇〇〇斤（淨花）市場上價格最優的靈寶白棉外，還有三，五〇〇畝的大棗區。

秦朝的舊函谷關就在城西里許，但我們暫時不要進去，因爲這個大棗區也是一個很值得徘徊的地方。

由於靈寶的棉花太有名了，所以棗便成爲不太可注意的東西。其實，靈棗在河南境內還是有他的地位的。我特別注意到這片棗林是在黃河灘地上，黃河灘上有這麼好的棗樹不也是個可研究的題目嗎，如果這事實能普遍，——就是：黃河沿岸的黃土層上大批種植棗林，不但可以增益到農村經濟，而黃河沿岸的造林也有一半問題可以解決了。

隴海鐵路從東來，衝破了棗樹林，砍了大片的樹；以後，中華，中棉，中國三家打包廠，又在棗園區域建起廠址，於是從北城根到河邊的一帶棗林因此而砍伐的面積竟有五百畝地左右，這些地主多在城裏的富戶手裏。

這裏的棗的品種很複雜，也和碭山梨一樣。一般概分爲（一）毛頭（直徑一吋半，高一吋六七分）顆體最大產量最少，（二）磬子（中等棗，較前者小）（三）大棗（較磬子更小），（四）中棗，（直徑一吋一分，高一吋二分）這四種中，以（一）（三）最多。

我在車站商店曾買到混合種的乾棗，因爲時候正是青黃不接，在原產地，棗價竟昂貴到每元五斤。這裏棗並不適於生食，因爲皮部較厚，一般都是不等成熟，便從樹上摘下，曬成紅棗，裝上簍子，出售。銷路以川貴滇爲主，據說，棗的名貴在於肉厚味甜，爲大補品。而核小亦爲特色。

在本鄉的各處也有棗樹，可惜那些樹的結棗，便不如本區的肥大。這裏土是黃色沙壤土，樹的行距株很寬，中間還可以種一行棉花。

棗樹是最頑健的一種果樹，第三年可以結實，以後永遠結實，只須伐掉老枝。如果黃河灘地能種棗（棗既能耐旱，又不怕水浸），那是絲毫不麻煩農民的一件可提倡的事。缺點是不能用他來改進地方；因他沒有多量的落葉。

在離開靈寶前，又曾到城裏去觀光。

進城時候，正値城外某區散戲，人們大量的擁進城來，個個興高彩烈，這在蔓延着憂鬱性的黃土層上是很稀見的事。第一眼，就可以給人一個富足的印像。

在城裏，看到許多資格很老的店舖中，竟發現許多新興事業，如罕見的水果店中竟運到二毛五分一個的 Sunkist牌的美國檸檬，既然有賣的，想見一定有能吃得起的顧主；北門外有一家很火熾的澡堂，據說把小費付得多過澡價兩倍依然不能得到一個滿堂的謝聲。

這種種現象是一種病態，我相信，這都是地主階級的一種墮落行爲。四鄉裏的佃戶們，他們仍然是在過着和黃土層上的任何一個角落的窮人們一致的生活。他們夢想不到這種種的奢侈。

之後，便進了眞正爲老子西遊的函谷關，鐵路和這關平行向西去，同是浮着兩條軌道。據說這關的樓上塑着老子說書的像，看到城樓的破敝，不知泥像已毀塌沒？

這以後，便是沿着黃河的南岸前進了。看着滔滔的黃水打着路基上的石堤，頓時感到十分危險。河灘的乾地上有一所很華麗的龍王廟，聽說在水過大時，那裏便要請「大王」，因爲藉此可以退水。「大水沖了龍王廟」，豈不是「一家人不識一家人？」雖然，我感到，這實在是一個最危險的路線，黃土的基部若被溜空，懸崖是要下陷的！

一直到常家灣，才漸漸離河遠了，路邊上，有時也見到一點小小的棉花。在距離河岸較遠處，那裏自然是好地，氣候比東部晚，這裏正在開手收麥，大概相差有半個月的光景了。

到潼關的路上

自常家灣到閿鄉縣又在一個沖積平原上走着。

南面是一帶秦嶺山脈，絡繹起伏，北面是黃河在山間長流，中間展開了大半的沖積砂地。走過這段砂地，看着浮砂又蓋着路軌，頓時使人想起了東部內陸沙漠上的情景。

這一帶主要的農產是棉花，又是因爲天氣乾旱，降水不時，棉花不能按時下種，却很成爲問題。山西趙城縣有一個農民曾經發明了一種耐旱種棉法，到是比較接近科學的一種辦法。同是黃土地帶，似乎可以試驗。

那辦法是在種棉花的前一年，秋收後把地犂好不耙，先令日曬，落雨後再耙，每一次雨後即耙一次，晚秋上糞，再犂再耙，入冬用石滾將地滾平，鋪雜有石子之砂約一磚厚，再耙。到了谷雨前後，用耬打下種，收花以後，用鐵夾除根，不使其帶土。大約每鋪沙一畝約費工二三十個，但一次，鋪後可種十年，上糞下種，均係用耬，在十年之內，只耙不犂。

這個辦法的主要目的便是注重在保持水份，不使蒸發；副作用是沙子吸熱，能促進棉花早熟。雖然費工大些，但也可算是旱農制裏的一個成法，只是以前沒有應用在棉花方面而已。不過，十年以後的土壤情形，到是一個值得試驗的問題了。

因爲地方窮苦，所以閿鄉縣實在不如一個大些的村落，連一點最普通的菜蔬，也沒出產。可是，市面上，一些日用必需品却爲洋貨代替了，特別是某國的廉價貨物。

馬扎亞氏在中國經濟大綱上說的不錯——

「以低度資本有機構成的中國農村經濟與以高度資本有機構成的帝國主義之間的交換，是不等價的交換，因此而引起了中國農村經濟之巨大的經濟和農事的虧折……」

黃土層上的多數地方的貧困除了地區環境的限制外，這更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正如錢瑞俊氏在某一篇文章中所說，農民購物隨便付出一個銅版，却不知道這價格却是由倫敦或紐約制定的(大意)中國農民，究竟有幾個能明白這點呢？

再西進，盤豆鎮，閿底鎮一帶，地多荒涼，且逐步高起。一片片地黃與灰，有些地方，不必說樹，即連草也不長一株。有些小羊在土坡上徘徊，眞難猜想到牠吃些什麼？黃色的垂直斷壁一面又一面，不能夠容納着一星兒雨水，這眞是一個慘苦的乾燥地帶了。

農民只有對於第四期的森林再作斷根的砍伐。他們爲了生活，始終是可以原諒的。殊不知，森林愈是缺少，地表愈不能容水，於是河流暴漲，水去旱來，黃土層上的恢復希望也就越發小了。

火車爬進了穿城山洞再見光明時，就到了潼關，潼關又是這片高原的頂點，從此向西，入陝西省，就是渭河流域了。（本段完）



談中國的抒情詩

張歆海夫人講
景滄譯

上月大公報載，第七屆大學婦女國際協會在波蘭（Krakow）地方舉行，駐波蘭公使張歆海夫人被推爲中國代表，講演『中國詩賦』，一時聽衆極爲讚揚，並有數國代表紛紛請其前往講述中國文字。今見該文披載英文大陸週報，爰爲譯之如次。

十月六日青島

女士們，我們要記得伯拉克，（W. Black）的一首精巧的小詩，告訴我們從一粒沙上能看出全個世界。我今要講到的，任何方面，我不敢說能達到一個這樣引人印入腦中的效果。

如你們想像的一樣，這門中國文學，原本是整個的，在這次被約來講它，這幾分鐘時間，若限制我要說出任何一方面所具有的特殊狀況，是難發揮得盡致的。現在我來試試看，若是你們許可的話，我願把中國詩賦上的幾點觀感說一說，尤其是要談談中國的抒情詩。

這是至足珍奇的，以中國詩賦的全個領域來看，它同亞理斯多德所稱的史詩，實沒有一點點相似處。當我在哈佛大學作學生時，我已熟悉勞弗爾博士（Dr. Laufer）定立下的一條有趣的原理，他以爲史詩的產生，多用於以乳汁爲飲食的種族中，離棄這種飲食種族，不能產出這類詩。

歷史上有事實在，中國不是個消費乳汁的種族，我丟開人類學要來引証勞弗爾博士的立論，因中國人所記載下的詩文，無一篇像伊列德，像奧地賽，或像摩訶婆羅多（Mahabarata），雖然這些詩文的寫成，在歷史的時代上，亦屬亞細亞民族。

中國劇詩（詞曲）的歷史較短，但卻很燦爛，它遠在中古世紀時歐洲人的神奇劇與倫理劇之後，如你們所觀察的，它在中國並沒有很長的歷史。中國戲曲文學之發現，並不是從蘇菲克里斯，幽銳皮底斯，或莎士比亞之處學來，這是與歐洲人不同的。中國人與歐洲人在戲劇上所具的觀念，其間有着很大的分別。

論到抒情詩，我相信中國人與西洋人卻有一點根本上的類似處，今作一次簡短的探討，我希望，在此可取得益處與了解。

抒情詩是一種個人身心上的事，它是最貼近我的思想的流露，使之注入動律的方式中，成了一種情緒的契合。各人皆有一定的思想過程，有頭腦想，有感情，同時這個美好的調和，予我們一種韻律的感覺。所以我們都以爲詩文是大衆佔有品，實際上，卻不如此。

現在的歐洲與美洲，詩文還不能視爲生活中的一部分要素，一部社會上的狀況，歷歷可指。一個有地位的律師，政治家，或商人，同時他也是一個詩家，那是很珍奇的，且也是快樂的源泉。當我來告訴歐洲朋友或美洲朋友，說中國的帝王是一個詩人，中國的首相也是一個極喜愛詩賦的人，一多半閣臣們在他們的公餘之時，皆寫詩以取樂。我想，我給了歐美朋友們許多笑柄。

在中國，我要說些被大衆所公認的事情，一個人不是一個學者，他必不能得到一個重要的地位，同時一切學者都知道詩，都會寫詩，詩文是文官考試所規定的科目，一便品評才能。若有人寫出了幾行驚人的詩句，大衆皆示以推戴，而得極大的光榮。

有寫詩的才能，也是一種青年男女婚姻間最重要的因素，當中國聚會飲酒時，他們藉吟詩來激勵酒量。

這是事實，詩文能觸及中國人生活的許多方面，它是生活裏面的一部分本質，它是情緒追求上的振動力，它使生活更豐滿，更富于想像。當中國新年，人們以歌舞或飲酒還不能來洗清舊年中的愁恨，他們在門首黏貼對詩，渴望着來日的快樂。

在中國社會上，詩文被感覺出是一種需要的東西，因它清淡且少激刺，不像現代一般歐美人的詩。我相信它對一般中國人在感情的洗煉上，確有很大的幫助，尤其是引人懷有對大自然的愛好，不論見到了秀麗景色或是莊嚴的奇觀。

有時我們對着一個美麗的瓷器，讚美它有不同的陰影與輕淺的顏色，僅用了幾種基本色素，竟生出了許多多色度上的變化與配合。中國詩賦之創生，因了人類的感覺。正如做了瓷器出來，爲的使人在它顏色上取得喜悅？

落雪裏有詩，美麗的花叢中或可愛的日落時也有詩，這已够了。但在中國，詩文竟使人感覺出自然間的一切美麗處，它觸及一般人身上的裝服，打到芭蕉葉上的雨滴，瀑布的聲響，秋天的落葉，以及鴻雁的翱翔。

侵進中國人的內心深處，沒有比孔教的勢力更大，那是我們都曉得的事，但在中國裏面，通體上仍保存着幻想的色彩。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了文字構造上的原故，如你們所知道的，附有濃厚的繪畫性，且因之注及意象上的各種變化。寫詩的技術，寓于很精巧的與字的圖畫發生了連系，由了這種啓示，遂將詩人精神上的內容表達出來。如是之故，要去領味中國詩，決不能與畫分開，它們確實是一體，而是用了不同的表現。

我們翻開任何一本中國詩集，再三讀之，即得見詩與畫有一種密切的關聯：

"On the northern side of the Chungnan hill,
The long-fallen snows gambol with the
following clouds"。

終南高嶺北，

流雲作雪飛。（這兩行沒有找到根據，姑就意譯之）

從這兩行詩中，我們必不難在精神上浮現出一張圖畫。

"From the quiet secluded temple are heard the notes of the evening bell.

With his lotus leaf bonnet shining in the declining sun

He returns on his lonely Path from the distant hill".

從得一靜寺，

杳杳鐘聲晚；

荷笠帶斜陽，

深山獨歸遠。（劉長卿送僧人靈澈詩）

是不是能從歷代的中國畫裏面，使一個熟悉的圖畫重生？中國畫的傑作，皆係風景畫，其中所採取的題材，多在自己的故鄉，是故中國人養成了保守的性格。至于中國詩，所以也時時以自然爲背景。

蘊蓄于詩與畫中因自然所引起的感緒，乃有一個中國人全部的生活觀念作它的註脚，它有很悠久的歷史，中國人不把「人」當爲宇宙的「核心」，認爲是整個裏的一小部分，他們以爲生活上最快樂的事，乃在與宇宙唱出和諧的聲響，以及領悟自己在萬物的體系中所站立的地位。

表現在歐洲人類的歷史上，沒有對自然的恐懼心，也沒有征服自然的欲念，我相信這是十分明顯的事實。在歐洲，自我意識就是最高的本體。哪是眞的，至少要從十四世紀文藝復興時期起始，驕傲，攬權，侵略——乃是他們自我生活觀念底一個邏輯式的寫照。

附于這種環境之下，人與自然無法得到完全的和諧，這可從中國詩裏得到的印象，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已消除了自然間持之已久的恐懼。孟德斯鳩也驚人的出現了，竟來開導那些寄託在歐洲高原上的魔鬼之羣。（孟德斯鳩著法意一書，講法律與道德，拘束人類行爲）自然的恐懼今日已不復存在，鐘擺已擺到另一邊端，從了科學的力量，歐洲人把自然完全征服了。

你們要原諒我已說開了原題，但我的意思是想來解釋中國人親近自然這一點爲它作一次冒然的證投。中國的一部分，東有比任何高原上的自然景物都廣大，莊嚴，就是那極不易跋涉的高原，二千年來，已作過中國哲學家或詩人們的寄廣之所。

生命的脈動如一，人與自然，乃受同一主宰的同一原則，賦予生氣。無須恐懼自然，也不想克服自然，道教佛教或汎神論者，可予我們相當的答覆。那是一個道地的中國人，曾把中國自己的文化傳佈到別的種族裏，並沒有一點點是日本人的。

在中國詩中，我們找出了用極眞誠的形式表現出的態度，同時也找出了詩與生活爲什甚有着這一層極特殊的關係。中國人不僅藉吟詩來滿足感情上的需要，且亦澈悟了那充滿憂愁，快樂，恐怖，與期望的人生之謎。亞理斯多德說悲劇的目的，乃在洗滌人們的靈魂（Katharsis），在中國文學上，洗滌靈魂的功能，不在悲劇，而在抒情詩。

是中國詩說出了這層與自然和諧的道理嗎？在西洋詩中最主要的表現，是不是男女愛情的和諧呢？

男女愛情這種題材，是中國詩所缺少的，溯其根源，這裏顯有一種難以追究的偏見存在。但有一事可以斷定，就是婦女與社會的關係有隔閡，這確是一個嚴重的情形。

史家塔西坨（Tacitus）舉証了日耳曼民族的婦女所站立的崇高地位，此風至今仍在。但在貝奧武爾夫一詩（Beowulf）及許多盎格羅薩克森民族的詩歌的裏面，雖然他們與日耳曼民族有很密切的關係，但從他們在中古世紀所寫下的故事中，並沒有點染着情愛成分的痕跡。

至晚要從漢朝起，中國詩很少有情愛成分，但我不因此覺得比希臘詩薄弱無力，不知它是不是受了孔教勢力的控制，抑是其他勢力的控制，中國詩所表現的男女情愛，從未增進。但在中國詩中，雖有友誼間的愛或一些其他成分。

我們當這個關首上，須要小心的避開那套佛洛德派所用的通語，來解中國詩中這個獨一的現象，因這是不名譽且令人嫌惡的事，朋友間的愛，是熱誠，忠心，意志上的一致的表現。正如歐洲男女間的愛情，受了基督教的薰陶，吹出了聖潔的空氣，形成了詩中一種獨特的本性。（Freudian派，研究精神病，對性慾的透視尤詳。）

現在我所涉獵的，並不是中國詩學及詩文上的形式，卻是來談中國詩與西洋詩在語言上，技巧上，情感的表現上，存立着一個大大的異點。我再說一下，這乃是自明的真理，若想把中國詩很貼適的譯成了西洋文字，那是不可能的，有些譯著念起來是如何的悖謬，你們必會詫問中國到底有沒有詩。

我怕自己不大懂得德文，不便作任何探討，但海涅（Heine）或米勒（Wilhelm muller）的一些最可愛的抒情詩，在它的簡純及清顯的表現上，是極其趨向于中國詩，就是在英國詩當中，渥茨華茲對人與自然這一層親密的感覺上，又是多麼與中國詩貼近。

從目前中國正在推行着的工作上，將來的中國詩，我相信必容易被大家了解。雖是用的同一種文字，二千年來已被一般詩人嚼得爛熟，現在的中國詩人，卻進而在西洋詩中，去探索人類情緒表現的全個輪廓。

詩的新形式，甚至于歐美詩裏面，尚在試嘗期中，這些都正被現在的一般青年詩人們，來開拓，而其間還有些是聽過我講西洋文學課程裏的學生。除了文字間仍存在着這個很大的差別之外，我覺得要互相了解東西詩文，此種雙方面皆感覺得的困難，將不復存在。然而這是事實，不論他們是怎樣的把西洋人的感情吸了進來，但中國詩原有的感情，本質上仍爲中國人所獨有。

從了已被創造出底文學最好的意義當中，將此不能阻止中國新詩的發展。



南宋第一流外交家魏杞

南宋末年，金將粘沒喝（金太祖從兄之子）斡離不（金太祖第四子）分道入寇，陷汴京，俘徽欽二帝而去，高宗南渡，即帝位於建康，開南宋偏安之局，建炎元年，金帥兀朮（金太祖第六子）復率衆侵江南，自登州入海道，破南宋三十餘州，直至兩浙，江東湖南州郡皆破，建炎四年，金人立劉豫爲齊帝，遣使齎璽綬冊命，其文曰「國號大齊，都於大名，世修子禮，永貢虔誠」，蓋宛然一傀儡國也，有百姓醉酒罵豫，「你是何人，要作官家，大宋何負於爾？」豫怒而殺之，僭號八年，屢引金人入寇，（認賊作父）戰不利，金人漸惡之，紹興七年十一月，遂廢豫爲蜀，王詔曰，「建爾一邦，迨今八稔，尙勤兵戍，安用國爲，寧負爾君，無滋民患，」（傀儡國聽之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也）當是時，兀朮數舉兵南寇，累敗於順昌郾城柘皋等處，退保汴京，不敢復出，宋將岳飛相拒于朱仙鎭，爲奸相秦檜矯詔召還，紹興十一年十二月，兀朮以書抵秦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岳飛而後可和，」檜遂奏誅飛，及其部將張憲其子岳雲等，以謝兀朮，金人聞之，酌酒相慶，明年，和議告成，宋遣莫將周聿往京西充割地使，割唐鄧等州入於金，畫中流爲界，尋又割商秦州和尙方山二原畀之，紹興十九年，金左丞相岐王亮，弒國主亶（即熙宗）自立，議遷都汴京，陰懷南牧之志，臣下諫阻弗聽，宋使之自北還者，皆言金兵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請高宗爲備，遣諜偵之，亦謂北境日繕兵不休，駐屯中州宿泗等處，且有至淸河口者，授甲造舟，其心叵測，金主亮嘗遣施宜生往宋爲賀正使，隱畫工於中，密繪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可見敵人蓄謀已久）製爲軟壁，圖已像於中，策馬吳山（即今杭州之城隍山）絕頂，題詩云，「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峯，」（畫餅充飢令人齒冷）又令諸處統軍擇精於騎射者，得五千人，號硬軍，每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狂妄乃爾）紹興三十一年七月，實行南遷，都於汴梁，拜劉諤爲漢南道行營統軍，以瞰荊襄，命張忠彥統步軍，窺伺巴蜀，蘇保衡統水軍，由海道將趨兩浙，（一羣漢奸爲敵人所利用可歎）餘兵亮自將之，衆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南方大震，九月，金人破揚州，圍海州，其勢甚盛，會蕭墻禍起，亮爲部將所殺，（禍福倚伏理固宜然野心家可爲殷鑒）金師累敗於采石楊林渡洪澤鎭至椒，十一月，遂遣使與宋搆和，移牒

，云「正隆（亮年號）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殄殞，見議班師，各務散兵，以圖舊好，」明年正月，金世宗入都於燕，宋遣中書舍人洪邁往賀登位，初，靖康元年，（宋欽宗）遣李棁使金議欵，誓書稱「伯大金皇帝」，自稱「姪大宋皇帝」，建炎三年，以洪皓爲金國通問使，高宗移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紹興十一年，以何鑄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表，云「臣構言，（高宗名構）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明年夏，金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袞冕圭冊，冊帝爲大宋皇帝，自是以後，國家忘讎敵之患，而偷晏安之樂，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祇蘄苟安無事，汔可小康，於願已足，屈節忍辱，覥爲固然，嗚呼，留此汚點，以玷青史，誠亘古未聞之變局也已，高宗晚年，亦深悔稱臣之非計，於邁之行也，賸以國書，欲變更成議，其辭曰，「中原多故，頗紊始圖，事有權宜，始爲父兄而貶損，釁無端隙，靡逖天地之鑒臨，……顧畫舊疆，寵還敝國，結兄弟無窮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長息干戈之苦」，邁至燕京，鎖之館中，抑令于表中改換陪臣二字，報書曰，「名分既一言而定，貢輸亦兩紀於茲，……蔑夫致慶之詞，要以難行之事，實爲大釁，再作禍端」，蓋不平等條約，履行已久，金虜視爲既得權利，已非口舌所能爭也，是年六月，高宗禪位於孝宗，遣劉珙使金，往告登位，行至境，責以舊禮，不納而還，隆興元年三月，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並催納歲幣，要求諸事悉依皇統（金熙宗年號）以來故約，（即紹興元年和議）不然，請會兵相見，一方屯重兵十萬於虹縣靈壁，將爲南攻計，宋廷震恐，八月，遣盧仲賢持報書使金，書云，「泗海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以兩淮凋瘵之餘，恐未能如數」，仲賢陛辭，孝宗戒以「割地斷不能允」，奸相湯思退，故秦檜黨，急於求和，密告仲賢，「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金都元帥僕散忠義劫之以威，仲賢惕懼，謬曰，「歸當稟命，」（庸臣誤國可殺）遂賫忠義致三省樞密院之哀的美敦書以歸，凡堅決要求四事，（一）書表稱臣，署御名，用再拜字樣，去國號「大」字，（即不許稱大宋）（二）割鄧海泗四州之地，（三）歲絹銀幣之數如舊，（四）還中原歸正人，（即金之叛臣降宋者）約十一月二十以前，爲滿意之答覆，孝宗詢都督張浚應付策，浚言，「金彊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帝然之，命廷臣集議，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孝宗曰，「四州地及歲幣可酌許，名分歸正人兩欵，萬不可從，」爰命張浚視師江淮，佈置水陸防務，以備萬一，（以武力爲外交後盾自是正辦）金人初欲以重兵脅和，原無決戰意，及聞浚任事，亟撤兵歸，乃奸相湯思退憾浚之中梗和議，諷右正言尹穡上疏詆劾浚跋扈狀，浚自請退休，翌年二月，乃罷浚職，命撤兩淮邊防，八月，遣宗正少卿魏杞充通問使，如金議和，即本文標題所稱南宋第一流外交家是也。

魏公名杞，字南夫，壽春人，先世自畢公受姓以來，歷代貴顯不絕，祖紘，字寶定，以進士起家，官至海州知州，贈少師，父汝能，官至黃州司戶，贈太師，宣和一年，少師通守眞定，五月一日，公生焉，靖康初，金虜大入，少師堅守海州有功，已乃佐韓世忠軍駐京口，跋履艱阸，家無留資，太師少師既先後下世，公纔十歲，哭泣悲哀，人不忍聞，世忠爲感惻，具資遣，得旅葬大父母暨厥考三喪於焦山，（後還葬奉化溪口）奉母携弟妹適越，依外家，旋受經於趙教臨，從四明，寓於僧寺，嘗夜坐映佛燈

爲文，操筆立成，語輒驚人，邂逅武翼姜公觀，奇之，問公出處，潸然出涕，言有母無以爲養，姜公亦爲感動，館之於家，命之從學，文日益進，因以女妻之，是爲慶國夫人，公未冠，以祖廕授官補將仕郎，紹興八年，試吏部，銓入等，授右迪功郎，監西京中岳廟，益鑽研於學，十二年，登進士第，換除左迪功郎，授紹興府餘姚尉，秩滿，史浩爲代，念公之貧，故遲其來，公以書促之，浩報云，「我遲其行，公促我至，近世交情，所罕聞也，」邑人傳爲美談，時有劇盜爲民患，公親履巢穴捕獲之，例得遷官，公曰，「盜爲民害，不得不除，敢以是干賞乎，」卒不自陳，用是弗得超擢，授建康軍節度推官，越三年，憲使秦昌時聞而重之，曰，「有勞弗酬，使者之過，何以勸來者，」乃密爲保奏，特旨遷常州晉陵縣，調宣州涇縣，凡六考，皆著名績，紹興三十一年，以方正孝廉表薦，召赴行在，奏對稱旨，除太府寺主簿，明年五月進丞，隆興元年，授工部員外郎，兼尙左考功郎，當是時，金虜又大舉入寇，戶部尙書錢端禮奉詔宣諭淮右，辟公爲參議官，除尙書左郎，再除宗正少卿，會廷臣上言，「除兇雪恥，姑蓄力俟時，爲今計，當先遣使正敵國禮，以奪虜心，」孝宗然之，而難其人，丞相湯思退薦公有專對才，可備使聘，即日召還，入對便殿，孝宗從容訪問國家利病，及淮上將帥人才，公敷奏精詳，上當帝心，乃曰，「卿其爲朕使虜，」公乞別選雄辨之士，孝宗面諭，曰「不須堅辭，今遣使任務，第一欲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公再拜奉詔，假左朝議大夫，試禮部尙書，充通問使，（鄭淸之撰魏文節公神道碑作國信使今據大金國志及宋史本傳改正）康湑副之，先是南宋之使虜者，先後達三十人，生還者惟洪皓張邵朱弁三人，故廷臣視北行爲畏途，公旣奉命，

母向氏（封燕國夫人）諭之曰，「人臣事君，盡命而已，況天子親擢，此汝自効時也，」公敬受教，陛辭之日，奏曰，「臣蒙選擇，皇華秉節，材輕任重，不敢不勉，特虜情叵測，狡焉思啓，萬一犬羊無厭，願陛下乾綱獨斷，命將出師，毋以小臣爲念」，（此誠所謂大無畏之精神也具此毅力乃能不辱使命）孝宗憮然曰，「卿忠心如此，天亦默佑，何慮不濟」，公頓首謝，行次盱眙，虜帥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等方駐兵淮上，聞有宋使至，遣權知泗州趙房長（一作趙彥恭）往問來意，求觀國書，公曰，「書，御封也，俟見爾主，當廷授」，房長曰，「某不獲見國書，貴使如何能行」，公出副本示之，房長曰，「此仍爲虛仲賢齎來書式，前後無再拜等字，不可用也，南朝二三十年稱臣用表，一旦欲爲叔姪，且求減歲幣，太無禮，」（漢奸爲虎作倀殆亦海藏樓一流人物）必欲令公易書，公曰，「御書豈臣下所能改竄，主上以兩國和好已久，共存共榮，彼此各有利害，天地鬼神，鑒其曲直，此則有辭，非所懼也，」自午至酉，或坐或起，詰難紛然，公應對明敏，辭氣慷慨，房長不能屈，公徐曰，「和議若成，兵禍旋弭，爲生靈計，足下寧無意乎，」房長聞言，攫然易容，詞理因而稍順，即曰，「且待稟命元帥看」，馳白忠義，復遣計議官李佾校尉高仲端來，氣張甚，（小人慣作此態狐假虎威忘其祖國誠人頭而畜鳴也）公抗論不撓，凡言辭稱謂之有關國體者，毫釐必爭，關折堅正，（使節之職責宜爾）佾仲端慚駭，歸而覆命，忠義原無意構和，乃乘議未定，縱兵肆掠，（黷武國之慣技在昔已然于今爲烈）宋師戰不利，楚州被陷，驍將魏勝死之，孝宗怒虜情反覆，止公弗行，命以禮物犒督府軍，公奏曰，「臣與虜數往返，設方略鉤致隱微，彼已稔有悔意，若虜能就範，退兵從約，而禮物旣散，倉卒難具，失信

食言，豈不傷國體，格事機乎，」孝宗悟，乃仍命公齎禮物北行，途遇金兵，公令人荷使旗前導，大呼「奉使來」，金兵控弦露刃，直前圍逼，（蠻武國宜有此做作）衆相顧失色，公意氣自若，莊容諭之，金兵愕然不敢動，累日行宿旃圍中，瀕死者數，絕無飲食 ，（直似從前××調查團到××情況）金主所遣接伴迎至，方得入境，抵燕山，館伴（按館伴爲官名其職務專爲接待外國使臣）張恭愈等，以國書不稱臣，具自稱大宋爲不如式，脅令去「大」字，又命自稱陪臣，以符體制，公聲色俱厲，堅持不可，李侑等再見公，其辭稍遜，僅要求宋世爲姪國，公折之曰，「譬如人臣之家，安有一家專是叔，一家專是姪之理，」侑曰，「向於誓表已言世修臣節，今詎不能稱世姪耶，」公曰，「貴國不欲和好則已，否則此種小節目，必須彼此諒解讓步，乃能有成，吾主即位伊始，銳意恢復，將使兩國之民，俱受塗炭，羣臣交章諫阻，故重建和議，以息戰氛，倘貴國有意敗盟，杞惟有一死以謝耳，今上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一經決裂，兵連禍結，北朝寧能保其必勝，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可見軍人好大喜功由來已久）貴國幸熟慮之，」言次，態度激昂，氣勁詞直，虜環聽拱竦，卒無以難，乃許正敵國禮，損歲幣銀絹五萬疋兩，不發歸附人，罷兵分戍，一一如約，使旋，金主授以報書，公先視其稿本，無悖謬語，然後受之，其館伴愧且服，賀曰，「此次協約，可謂奏破天荒之膚功，公歸，封王拜相不疑矣」，蓋以前宋使至金，多孤怯顧慮，不能稱職，惟公秉姿弘毅，獨立不懼，辨有以發其志，忠足以遂其勇，在「不喪權」「不辱國」兩大信條之下，與虜類觝項交跖，雖脅誘撼摧，曾弗能動其毫髮，遂築玉敦，功底於成，自此三十年中，邊境晏然，無寸兵尺鐵之用，譬之爲南宋第一流外交家，誰曰不宜，後世論史者，以謂「易表爲書，正敵國禮，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亦寖異於平日，」誠知言也。

乾道元年三月，公還京復命，孝宗慰藉甚厚，詔諭軍民云，「杞越疆通問，得其要領而歸，淮南偵騎，已空壁而退，」德壽宮（宋高宗禪位後稱太上皇帝退居德壽宮）亦有旨召見，委曲撫問，褒勉有加，諭曰，「朕向亦曾奉使，（按靖康元年金帥斡離不要求康王至軍議和以馮澥副之至磁州折還）備知虜情姦詐百出，卿能一一力爭，事理俱當，訖事而歸，想太夫人亦喜動顏色也。」公雖素貧，視財物不以介意，出疆賞黃金五百星，及龍腦香蘭銀絹雜物等，公用之餘，例歸使者，公旣竣事，并虜中所贈遺之物，分毫不取，悉繳國庫，高宗問費用幾何，公以比舊什之一爲對，高宗歎曰，「曩日遣使吾常密賜黃金千星，今卿了如許大事，而費止此，抑何廉也。」公時年甫四十有六，自奉使迄重入國門，相距半稔，鬚髮盡白，心力俱瘁，論功除起居舍人，遷給事中，二年三月，權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五月，進參知政事，十二月，爲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繇庶官一歲至相位，主眷之隆，前此所未有也，三年十一月，以郊祀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後以端明殿學士乞休，詔復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年十一月，薨於里第，享年六十有四，遺表旣上，有云，「伏望皇帝陛下，治功惟叙，聖德又新，總萬幾之要，以充毓天和，合羣賢之智，以維持國是，問安慈極，日承尊養之歡，注想中原，身濟規恢之業，」帝覽竟震悼，爲之輟朝，特贈太師，追封魯國公，明年，葬奉化縣西三十里溪口上山，祔太師燕國公之藏，有子五人，女二人，嘉泰（寧宗年號）中，長

子熊夢官朝請大夫刑部郎中，奏進「隆興奉使事實」一編，得旨宣付史館，命有司定謚，禮官按謚法，修德來遠曰文，謹行制度曰節，請合二法，謚公曰文節，詔報可。

公氣節挺特，岌然無阿附意，未冠授官，復擢巍科，安然義命，志不苟求，時權相秦檜攬政，其子熺與公為紹興壬戌同年進士，嘗諷公往謁其父，不諾，宰晉陵三年，政聲流聞，周麟之呂廣問常率從班列薦，侍御周方崇又將引入憲府，公至都述職，俾赴銓部，授涇縣而後謁，諸公賞歎不已，既就任，以哀矜惻怛為心，以撫摩愛育為政，行之未久，涇人感化，士興廉遜之風，庭蔑囂頑之訟，蠲租緩賦，罷去一切苛求橫斂之目，民懷其惠，食必祝之，繁昌獲盜，令尉希功賞，日加鍛鍊，盜誣引涇民受寄贓物，以次誅求，已破數家，至有死者，公下車獨不謂然，一日，繁昌復檄取邑民五十三家，公一無所遣，已而眞盜與贓，皆獲於他邑，被誣者乃得縱歸，已無全膚，忍死扶憊，與未遣之五十三家泣謝於庭下，繁昌令尉坐是獲譴，而公名益著，被召之日，百姓攀轅，欲借寇而不得請，乃即縣學立公生祠，以永甘棠蔽芾之思，迨使金還，遷給事中，守正不阿，多所論駁，人服其公，雖被駁者無異辭，孝宗嘗從容語公曰，「近日無他事否，有亦卿不肯放過，」公對曰，「蒙陛下容納正直，是以有犯無隱，」蓋其居官之清望，簡在帝心，如此其專也，吏部素號煩劇，公官尚書，據法持平，不容私謁，自膺柄用，益以國事為己任，自言，「平生不為阿私，無所愧怍，」故議論政事，黜陟人才，但利於國，未嘗容心，蜀帥吳璘卒，僉謂吳氏得蜀軍士心，宜世將，公曰，「以璘之忠則可，諸子賢否未可知，不乘時改轍，世授吳氏柄，他日恐不復可制，」於是析為各路，命近臣代將，朝廷遂無西顧之憂，孝宗嘗問災異之說，公曰，「人君惟當恐懼修省，勿問其他，」帝為首肯，公當軸日，專以引拔寒畯為先，私黨皆不以進，或以為請，公曰，「廟堂非親故謀進之地，」薦紳治狀，擇其衆論所孚者選用之，得官往謝，拒不納，不惟無市恩之嫌，而並無寧過之患，其應得者，不為兩可之辭，即日報歸部，人亦不為怨，公嘗與同列言，「朝廷論材之地，不可使有謁外，」爰於座旁置二屏，一書在朝百執事姓名，一書天下郡守監司姓名各書其秩秩赴罷月日於下，遇除授，不待尋繹而具，日以觀省，益無遺材之恨，其用人各因所長，不為求全，謀為科目，各適其器，後之居相位者，多取法之，公念少時孤困流落，既貴，戒家人勿奢縱，雖入相出藩，而生理甚薄，用度不給，未嘗介意，宗族之散處江淮閩浙者，視力周䘏，惟恐不及，平生不事生產，投閒退休，無家可歸，僑寓四明城闉僧舍，久之始卜築於縣西南五十里小溪鎭，愛其山水清佳，處之淡如，其園亭之勝景一十有八，（名從略）宏奬風流，東閣之客，更去迭來無虛日，隱居以後，絕口不言時政，雍容蕭散，有晉宋之風度，嘗以進書賜金綃，公固辭，孝宗曰，「卿亦太廉矣」，家因以「太廉」名其堂，曰，「吾欲訓子孫也」，公學問邃醇，精研性理，深造自得，閒閱內典，常有悟，生死禍福得喪，舉不足縈其心，（奉使不為金擄所屈殆亦得力於此）少喜吟咏，以詩名聞天下，清雄瞻逸，而歸於義理之正，晚益超妙，識者以為得少陵半山之微，著有山房集三十卷，勤齋詩集三卷，三蘇言行編如干卷，今並失傳，全謝山謂史直翁鄮峰集中尚有存者，亦惟寥寥五六首而已，人代累更，志乘脫落，微文徵獻，漸以無稽，公之裔孫頌唐先生，曾於前人紀述中，撮錄公之事實，賅而存之，輯成事略一卷，廣徵博采，用心甚

錄，惟於公之遺著，遍求不得，引以爲憾，海內博雅君子，倘能共同搜集，加以表章，微特吾浙文獻所關，抑亦足爲激發全民愛國思想之一助也。

樓鑰書魏丞相奉使事實云，「隆興二年，金以兵壓境，……敵勢方張，事變叵測，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振節抗議，動中事機，氣勁詞直，要約遂定，迄今三十年，邊境晏然，厥功茂矣，……方來歸時，鑰適在都下，士大夫皆謂必有醲賞殊遷，迎勞境上，以寵其至，至則論賞如格，與平時泛使無異，公亦退然，即司宗官次而不自言，久之而後爲右史，又久之僅遷左螭，亦以序進而已」，於公之功高賞薄，其辭欲然，若有未足，然朱晦翁爲公撰行狀云，「公自使還，下一二年徑至大用，每謂中原淪胥，戴天大義，不可不復，時有未可，姑俟遵養，和非本意，不欲以使事受賞，每遷必再三遜」，從知公闊達大度，初不以奉使居功，其謀國之忠，且不以和議爲得計，藎臣心事，鑰烏能知之，善乎婁東張溥之言曰，「魏杞宰庭魏絳之勞，而孝宗終不能展漢武之志，時之所限，無可如何，」斯論乃能鞭辟入裏矣。

晦翁集中有贈魏丞相詩云，「從來間氣英鍾傑，如見今人即古人，」又跋魏丞相使金帖云，「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于東都，此壽皇帝（按孝宗傳位于光宗退居重華宮尊爲壽皇聖帝）當日之本心也，屈己和戎，豈其獲已，然非丞相壽春公之深謀壯節，猶幾不足以成之，豈與事造功之果爲不易耶，」徐彬吉謁魏丞相墓詩云，「南來胡虜騎如飛，國勢如綸嘆式微，通使克承君父命，片言輕折虎狼威……」袁燮題魏丞相詩稿云，「冑不測之險，戈戟滿前，不少撓屈，卒定敵國之禮，公之名德，死且不朽，」全謝山碧溪魏文節公祠堂碑銘云，「文節于孝皇時，最稱重臣，其使金不屈，卒正國書，用敵國體，功尤大，秉鈞西府，惜乎未見其用，」皆於魏公之志業，有所發明，因節錄之，以示景仰云。

予記魏公事既竟，撫今追昔，豈不禁重有感焉，當女眞之初興也，始黑龍江上遊，爲遼之藩屬，宋徽宗時，阿骨打（即金太祖）陰懷大志，力農積粟，練兵牧馬，遼不能制，政和五年，自立爲帝，國號曰金，遂興師滅遼，駸駸氣燄，虎視中原，陽遣使節，通好於宋，陰實窺覘道路關隘，偵察朝廷虛實，爲南侵朝本，宋人不悟，燕安湛溺，紀綱蕩然，羣小競進，無一足恃，於是金虜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汴京，傾覆宗社，刼遷二帝，荼毒烝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者也，嘗讀眞西山請罷歲幣之疏，有云，「有國者不幸與强敵爲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眞絕遼國交，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淵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奸臣傭夫，希功寡謀，惟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與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爽，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値其方張，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生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議論精闢，可謂慨乎言之，惜寧宗不能從也，雖然，往事已矣，歷史上過去陳迹，雖悔奚益，而起視今日之事，其危險性較南宋，有過無不及，强鄰壓境，其欲逐逐，要索無厭，谿壑難塡，得寸進尺，乃無已時，吾人鑒於南宋之覆轍，將如何觸目驚心，善自爲謀，岳武穆縱不可冀，但得折衝尊俎，保主權，尊國體，如魏公者出，打開僵局，重覩天日，吾將馨香禱祝也已。

新著介紹

「黃昏之獻」

麗尼作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一七九頁　價三角

宗珏

我三番四復地讀了「黃昏之献。」我不敢說我已經踏入作者的那種心靈的境界，然而先可否認地我的心絃確已有點躍動了。我並不把它當作一部散文詩去欣賞，因爲我知道一抱着「欣賞」的心情，一定會使我無法和作者所造成的境界相融通，只能使我站在一堵被隔離開的牆垣之外。一個作者倘若不被人理解他的心境該是多麼可怕的悲哀啊！

有些文藝批評家要用一定的尺度去衡量一部作品，和說明作者與作品之間的關係。我沒有這尺度。我不知道作者的過去及現在，也沒有意念要歸頌他的將來。我只想從作者的這一部作品裏，觀察一點關于他的藝術和生活，爲的是我無法擺脫了他底誘人的熱力，它引起了我底回憶與共鳴，因爲我們所成長的年代並不很遠，我想，這觀察也許不會完全摸不着影跡的。可是我連這一點也担心着將會使我失望。

我懷着一顆好奇的心，像探尋什麼珍奇那樣，想在作品裏理會一點作者當時的心境。有時候我會無意中得到一種煩惱，像傳染病一樣使我的心頭跳動了。我摸索到作者底簡明的自白：——

「個人底眼淚，與向着虛空的憤恨，是應當結束了。一九三二年以後的兩年間我不敢再寫一個字：我已經沒有眼淚爲自己流出，我的眼睛也不能祇向着虛空而稱我自己爲『一個烏有』」（「黃昏之献」後記。）

「個人底眼淚」，「向着虛空的憤恨，」……是多麼感傷的自白啊。然而作者在這兒是極其熱誠的：「一九三二年以後的兩年間」「不敢再寫一個字」，他意識着要結束這悲哀和這種傷感了。

我不想說明一九三二年以前是個怎麼黯晦的時代，也不想說一九二七年的大風暴以後小布爾喬亞的青年底苦悶，彷徨，灰冷和悲哀。更不願提起一九三一年九月的大災禍和一九三二年一月的火炬之影響到一般青年人的心境：對現實的悲戚和失望，失去了對未來的期望底勇氣……我們不能硬派作者爲這一時代的青年的典型代表。雖則作者也未嘗不受到這一時代的氛氣所渲染。可是作者也還有他自已底境界的。

讓我們探探作者當時的情景吧：——

「秋風，冷雨；黃昏和黑夜……

古廟里尋不見人影，祇昏暗或稀薄的月色。

想起了舊時的情景，

就不禁凄然兩泣下了。」（「漂流呈献曲」）。

這種情景是陰晦的，作者底美麗的憧憬在這之間是消失了。于是，他感到了莫大的傷感，從黃昏和黑夜，從春到秋，……他投在這希望和回憶的帳幔里，低頭在小河底身旁「尋思」。然而，一當他看到「紅夜」里底「火光燃燒着」時，他也丟開了個人的感傷，把視角轉向「祖國」，轉向「世界」了。他的眼淚不是個人的眼淚，他是為了「祖國」而流淚的。聽他唱：——

「『沒有抵抗，我已經沒有祖國』，

「『我們是奴隸，我們是受雇傭的人，我們沒有自己的生命。』

「我讓我底眼淚滴下，滴到地板上頭，作出丁丁的響聲。

「黑暗的天空變成了紅色。我第三次地說了，『沒有抵抗我已經沒有祖國』。我沒有喘息」。(「紅夜」)。

他也代表過萬萬人的呼號在這「黑暗底國境」，「在這夜底世界」：——

「沒有太陽，沒有光；我們是夜之子，從我們底祖先底時代。我們是無數萬萬，被埋伏在這地底下的。我們恐怖着，提防着，在這夜世界。

「……我們排成了我們自己的行列，在這沒有光的路途之上。

「……我們在這黑暗之中摸索着，受盡了恐怖。黑暗沒有仁慈，它是殘忍而且暴虐。」(「我們」)。

這一轉向，使作者的熱情更加豐滿了。他沒有了個人的悲哀。他的心和「無數萬萬」的心合成了一道河流。我覺得這好像是一株新芽在春雨後滋長。這是作者從個人的悲哀轉換到對殘酷的現實的呼籲。自然，作者的個人的悲哀，其實也未嘗不是現實的悲哀。不過在感覺上，總不免使人覺得是在向空虛宣言，是一種超脫的感染和孤獨的悲哀。……

以他這樣豐滿的熱情，這樣敏銳的觸覺，和豐富的想像和思考力，……使他一對于現實接觸，立刻就發生了對現實的憤恨和悲哀，他「隱隱地似乎聽着了時代的喧聲，然而一切又沉沒了。沉沒了。……」這是極其自然的感觸：沒有牽强，也不是空虛的呼號。……

這部散文詩集，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作者對于未來的期待，他在「恐怖」的「死城」中「掙扎」，「向前進」，「在黎明之前的時候，我們底拳頭又在血液之中揮舉了。」……這，更說明了繼着「黃昏之獻」之後的「曉之歌」，作者如何在擺脫了他個人的悲哀。

我頂喜歡他那些簡潔而含蓄的詩句。他每一節，每一句都是含着豐富的感情的。每一個單獨的含意表達在他的詩章裏，使人感到頗為深長而且頗堪尋味的。我很感動地重複吟味着這樣的章句：——

「祇因我長年的漂泊，使你底靈魂也感覺了難耐的疲勞；……

「祇要夜不消逝，我知道你的靈魂是會再來的；

為了等待你底靈魂，我終夜不能合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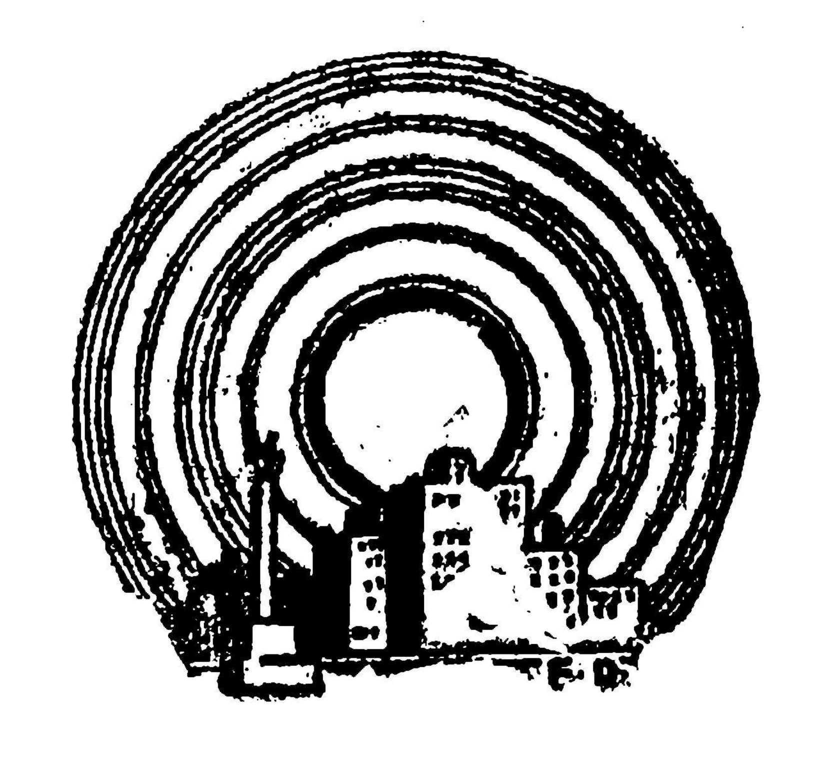
不能表達的語言，我已經準備好了——

你是能夠了解我的，了解我底含淚之擁抱。(「漂流呈獻曲」)

「說是你應該在夢中歸來就我，然而，這崎嶇的山路，就是你的夢魂也將不堪其艱難的跋涉呀！」(「黃昏之獻。」)

這些真摯的熱情的流露，有什麼法子用一定的尺度和「欣賞」的態度去領會呢？……我讀後有點黯然了。我沉默着，我不敢說我已融和了作者的心境。

十月十五日，一九三六。



外論介紹

關鍵在中國

China as the Pivot

Peking & Tientsin Times Oct. 20, 1936

根據廣田的三原則，利誘威脅南京政府成立中日同盟的努力，業已失敗。惟經濟合作頗有進步，中日通航協定即是一個例子。中日同盟時間尚未成熟，社會輿論反對任何根據日本單方面樹立保護國原則的親日運動。坦白的說，在日本負責政治家仍抱持保護國理想之際，政治的發展很少可能。自然此種保護國辦法大半是反對泰西各國，而泰西各國對於中國之關切遠較日本對於所謂共黨的威脅尤爲重大。無論自何方面解釋，日本

看中國對於日本天羽聲明各國不干涉中國之答覆，即可以明瞭中國對於西方列强的態度。最近日人消息謂，英法美三國大使已將各國觀點通知川越，這不一定正確，但可認爲各國的態度，向日本已有所表示。

其次爲中日共同防共外交之爭執。此事如眞有需要，我們可以假定爲樹立反蘇俄的共同陣線。南京對於本國共產主義問題甚感棘手。再者紅軍政策之改變對於中國輿論甚至南京政府並非沒有影響。在平等互利之基礎上與日本提攜，將爲惟一的適當辦法。如日俄皆以平等基礎待中國，南京在蔣介石執政之下，定然傾向日本。日本方面恐認爲中國不可信賴。如日俄開戰，縱令中日同盟，這種同盟亦將崩潰，中國將產生新的革命運動來威脅日本。若日本與西方各國關係圓滿，這種恐懼可以減少。縱令南京可以接受這種同盟，一般定然强烈反對。這是一個嚴重危險。壓制這種反對情緒，甚爲困難。根本剷除更不可能。如南京失掉統治，贊同中俄諒解者定然得勢。日本現在尋求對於未來危險的保證，結果將要適得其反。這不是政治

這種提議算是最大膽了。中國自與世界政治接觸以來，放棄了舊有觀念，感受大的改革及新的進步，產生新的希望，是要能自保。對於侵犯其獨立完整之計劃皆極懷疑。在此一方面我們時常驚異日本向中國要求些什麼？自華府會議以來，中國有權在不受外人干涉之下，實行建國。中國亂用了這種機會，使許多友人大爲失望。但今日中國又成一統一進步建設的國家。今日中國更有權利用我們給他的機會，去決定他自己的命運。我們

家的風度，這是一種冒險主義。西方列強深切關懷此間情勢，非僅因為有合法的利益，並且因為與歐洲大局有密切關係。

歐洲政治現在又有新的趨向，其原則為半片麵包——西歐和平——總勝於沒有麵包。法俄協定現時成為注意中心。此間如有嚴重發展，如中國投入俄國懷抱，對於歐局將有重大影響，或則發生相反的趨向。

現在中國問題，不單是太平洋問題，而關涉世界政策。可以決定國際政治向左向右。中國不同南美處於孤立，而是與其他各國毗連的廣土眾民，其政制實為各國政策的樞紐。我們不信日本政治家沒見到這個問題。中國如何走，未來的世界也要跟着走。這並非誇大。德國國社黨報紙也指責日本不瞭解中國人民心理。該報說日本忘却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其近年政治的發展使他們有以武力實施這種主權的可能 。 日本必須認明此事。(季廉)

日本之南守北進論

—文藝春秋十月號

武藤貞一著

這篇的原題為「日本假想敵是那一國」，內容分假想敵問題，各國之合理的國防計劃，日本之南進與北進兩大國策與北守南進論之再抬頭四段，而其主旨則在主張專以蘇俄為假想敵之北進南守論，惟原文甚長茲僅介紹其後兩段的大要如次。

日本在明治初年即有南進與北進的兩種主張，西鄉隆盛的征韓論，就是北進的大陸政策之主張，大久保利通一派之起而反對，乃欲向南方發展的意思，明治七年四月之出兵侵略台灣，即其明證。後來繼承大久保之南進思想的是伊藤博文，而繼承西鄉之北進思想的為山縣有朋，這兩種相反的勢力織成了半世紀來的日本史。東亞的南北兩方有英俄兩大強國之龍蟠虎踞，北進則為「親英抵俄」，南進則為「親俄抗英」，故在日俄戰前，遂奉山縣主義的桂太郎小村等之政府方面，乃取親英抗俄政策，而大久保系的伊藤井上等元老派，則取親俄抗英政策，後來親英派得到勝利，遂有日英同盟，日俄決戰之事實出現。華盛頓會議時日英同盟所以消解了的原因，大約有三種理由，一、日本勢力之增大，與英發生了利害衝突，二、日美關係之惡化，成為英美親善的障碍，三、共同假想敵之俄國，在革命後已全面的由東亞退去，而第三種理由，實為同盟消解的最大原因。現在則情形大變，蘇俄再取攻勢。强化其遠東兵力，與日本以很大的威脅，於是日本乃發生北守南進論，意欲採取避免消耗國力勢而無功的與蘇俄為敵之大陸改策。

但是對這北守南進的主張，却有兩大反對論據，第一是「滿洲國的育成」問題，已成為日本的國是，現在即使與蘇俄妥協，蘇俄必將得尺進丈，事實上非放棄東北四省不可。第二南方並不是無人之境，而是英美勢力的金城湯池，如欲向南開拓出路，非以中、英、美、荷、等國的聯合兵力為假想敵不，這是國防計劃上很難實現的事。現在英美

荷蘭各國因受日本南進政策的威脅，已在各地着手强化其兵備，英美蘇三國且有提携聯合，而成立對日戰線之勢，所以這種以三大强國為假想敵的南進國策論，未免過於臆了。（子修）

紅軍演習之意義

Red Army Makes Good Impression

Harold Denny著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27, 1936

此次蘇俄全體紅軍之出動，乃秋季照例的演習，但在國際間題緊張之際，此種大規模的示威，不獨在軍事上含有重要性，即在政治上亦然。

彼等對於紅軍軍官，參謀部，以及設備等等，均作一測驗，此舉不僅彼等本身欲有所明白，且欲令友邦，得一良好之印象。故此最重要之演習邀請英，法，捷克各國之軍事代表參加 。 而各國代表為均第一流之專家。

蘇俄與法捷二國訂有互助條約，同時又希望能得到英國之好意，以與德國抗衡。因鑒於德國之極力破壞捷克，誘導法國不與俄方聯盟，又復拉攏英國，蘇俄認為紅軍有給予上述三國以良好印象之必要。事實示之於少數，必將播之於大衆，故逆料德國定能瞭然於紅軍之為何物，然彼等亦知縱紅軍有極健全之表現，亦不能制止德國對俄領土之野心。

目下演習將竟，對於外國之觀察者，可謂印象甚佳。而外人讚美之辭，絕非僅於表示客氣。蓋在私下談述中，其所表示固有甚於出諸文字者。

舉世咸知蘇俄對於龐大航空隊，坦克車隊，以及其他機器設備之建設，不遺餘力。此等機器在紅場遊行，已足予人以深刻的印象。但一般或不免對上述機器之能力，有所懷疑；於是彼等是否可以參加戰爭，紅軍人員是否可以駕駛等問題，都應作一明確之解答。

最可觀之動作，乃軍隊由空中降落於敵人背後，彼等全副武裝，在飛機出現之俄頃，即已作要進攻之準備。軍隊大部及其武器係由降落傘落下。

外國觀察者固不明瞭在眞正作戰時是否能如演習時之出神入化，然彼等相信紅軍將隨時試用此方式，而使敵軍司令困擾不知所措，且可使敵軍交通運輸失却均衡也。

據觀察者之意見，紅軍幹部組織實已優於帝俄時代之軍隊。觀察者內包括英國領袖代表華威爾(A. P. Wavell)將軍，彼於歐戰前曾目擊帝俄軍隊之情形，及歐戰時又曾在高加索邊境遇其作戰，故知之頗詳。彼認為目下蘇俄普通軍隊已堪作最好的模範。軍官年齡較一般軍隊者為幼，動作敏捷，且均能忠於所事。據外表觀察，參謀亦能盡職。軍隊及給養全能按預定時間到達。至於最高指揮如何，惟有在戰爭時可以覘之。（西夷）

歐洲的歧路

Europe Must Choose

The New Republic, Sept, 16, 1936

在歐洲非法西斯各國的政治家的面前，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即是他們的政策應當是抵抗法西斯國家的侵略呢？還是要滿足他們的要求，和他們和解呢？這兩條路，那一條最後會實現國際和平呢？如果這根本問題不能決定，各國不能根據這個決定，採取共同行動，戰爭是隨時可以爆發的。

「新共和」周報的記者，於提出這基本問題之後，並羅列最近歐洲所發生的事實，証明法西斯國家與非法西斯國家的兩大集團已經劃分開，並且日漸尖銳的對立起來。這些事實是：德國經濟部長薩赫特在東南歐諸國的活動，增加彼此的財政與經濟關係；德奧成立協定，保加利亞內閣改組，法西斯黨員入閣；希臘由親英的立憲的民主國變爲親德的軍事獨裁國；羅馬尼亞的內閣改組，因前外長蒂杜萊斯哥的被黜，突然法西斯化；匈牙利攝政霍才秘密的訪問希忒拉，舒斯尼格；德宣傳部長高貝爾訪義當局，實行反共合作；西法西斯軍人在德義，葡的援助之下，舉行叛變；德國與天主教妥協，共同對俄；各國拚命擴軍，蘇俄減低入伍年齡，德國延長軍役年限，法波同盟復活等。

各法西斯國家，在德義兩國的領導之下，利用一切機會來爭取權利。反之，非法西斯國家却從來沒有一致的一貫的政策，來對付侵略者。結果只有繼續的退讓。德國退出國聯，破壞條約，重佔萊因，英法各國毫無辦法。國聯雖宣布實施對義制裁，但並未採取强硬的行動，來制止墨索里尼的暴行。在西班牙內亂了，英法與蘇聯放棄了在國際公法下應享的援助西政府的權利。非法西斯國家之所以一再退讓，原因是他們恐怕採取强硬態度，會引起戰爭。

非法西斯各國應採取的政策只有兩途，一是假定德義諸國，一旦勢力强大，羽毛豐滿，必定要從事戰爭；這樣他們必須以共同的武力，來阻止法西斯國家的侵略；如果這樣會引起戰爭，那比將來法西斯國家準備妥當時再戰，勝利的把握必較大。二是假定德義諸國的野心是合理的，有限度的，如他們的野心得到滿足，戰爭的危機可避免。因此非法西斯國家便要求德義諸國一次提出來他們所有的要求，來考慮並且決定那些可以答應，那些不能答應；這樣可以用談判的方法來解決歐洲的糾紛。但是這種方法是最危險的。法西斯國家到處威嚇愛和平的國家，來實現他們的野心。今日歐局的困難是愛和平的國家不知道侵略國家下次的要求是什麼，他們究竟能走到那裏。在這種情形之下，隨時有戰爭發生的危險。如果希忒拉與墨索里尼眞的決定要戰，現今非法斯國家所走的路是非常不幸的；如希忒拉等沒有決定要戰，那末實有被各非法西斯國家迫使去戰的危險。（奉生）

法郎貶值之影響

Franc Cut to Match Dollar and Sterling

Edwin L. James著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1936

一般期望已久的法郎貶值，果然實現在即了。自從美元英鎊相繼跌價後，過去三年中法國所受的苦痛是很重大的。為了內政的關係，法國歷屆內閣都表示反對貶低幣值。里昂伯倫政府成立之初，也曾有過這樣的聲明。可是因為國內局勢的變遷和國外貿易的影響，現時法國政府到底不得不將法郎的金價格減低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了。

同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英美法三國所成立的國際貨幣協定。其中規定英美兩國協同維護法國的新幣制，美元英鎊和法郎間將訂定一個適當的比例，大約是一百至一百十法郎合一英鎊，即二十至二十二法郎合一美元。（原來是七十七法郎合一鎊，十五法郎合一元。）誠如美國財長所說，三國貨幣協定的訂立，足以為消除一切國際經濟困難之大助。

法國的新幣政策，對於其他採用金本位制或管理貨幣制的國家，有極重大的關係。一般相信瑞士同荷蘭兩國必將立即步法國後塵減低幣值。北歐半島諸國也將有所行動。義大利的貨幣(里拉)價格，也將跟着下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的情形。德國國庫在事實上已空無藏金，可是德國經濟部長薩赫德卻仍在國內照舊維持馬克的舊有價值，這對於德國的出口商人是很不利的。將來歐洲各國貨幣都相繼貶值後，德國的對外貿易更將大受打擊。這對於希忒拉真是一個大難題。德國人民在戰後曾飽受馬克狂跌的痛苦，一提到貨幣貶值，心理上就先起恐慌。何況貶低幣值即須提高工資，這又正和希忒拉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馳呢？

近年法國因為維持金本位的關係，對外貿易極為不利。本年前八個月入超額為六萬萬法郎，過去四年中的入超總額則達二百五十萬萬法郎。又以前外國人到法國去遊歷的很多，單就美國遊客而論，每年在法國消費的金額平均約有三萬萬美元，其他各國遊客的消費金額當亦等此。可是近年因為法郎價格太高，外國遊客大減，去年一年中法國的收入，僅合八千二百萬美元。可是法郎實行貶值後，此項收入當可望恢復原狀。

法郎減低價格後，假如國內物價也隨之作比例的上漲，其結果將有弊而無利。所以法國政府已在設法力謀防制，似乎不至發生此種險惡情況。當初美元實行貶值時，物價上漲並不如理想之甚，英鎊貶值後英國的情形亦然。以此類推，法國當非例外。

法郎貶值又可以減輕法政府的財政困難。法國國債本達三千五百萬萬法郎，現在也等於減輕百分之二十五乃至百分之三十五了。

法國一般依賴儲蓄和租金為生的國民，本來是反對貨幣貶值最激烈的。可是現在里昂伯倫卻有一個很好的工具來應付他們，這就是英美法三國協同調整世界幣制的協定。里氏提出這個口號，定可在議會中穩度難關。（丹楓）

比國宣布中立的裏因

How Belgium Stands Today

World Review, Oct. 1936

在談比國最近的政局以前，我們應該注意一件事，就是比國人一向分成兩派，一派是信仰宗教的，一派是不相信的。按照法國的情形，信教的必是保守黨，不屬於任何教會的必然是民治派，但是在比國却不然，一個信教的人儘管可以抱很進步的政治見解。在本年五月的總選以前，比國議會裏最大的政黨是天主教黨，內容包括保守的天主教派和基督民主黨。後者占天主教黨的三分之二，並且組有很完善的「基督教工會」。

但是自從五月的總選以後，天主教黨因為內部分裂，而勢力驟減，那分裂派叫做萊克斯黨 Rexist Party，它的首領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年青律師，叫台格瑞爾 Le'on Degrelle，他競選勝利，是因為他竭力主張肅清財政的貪污。台氏的行動很容易令人回想到德國納粹黨的情形，該黨現時在議會裏，雖然占有二十一席，但是它的勢力，迄今還沒有十分發達。

在非宗教的黨派中，有勢力日形縮減的自由黨以及現為衆院第一大黨的社會黨Parti Ouvrier Belge 和少數的共產黨。照別國的情形，上述各黨派的存在，已經足够使得政治呈現活躍之象了。但是在比國還變本加厲，每一黨一派裏邊，再要分成弗蘭明 Flemish和華隆 Walloon 兩派。從外人看起來，這種派別並沒有甚麼重要，但是據比國人的看法，却以為它是可以影響到內政外交的重要因素。

這種影響，在最近很為顯著。比利時最近的外交政策，在不知不覺的當中，已逐漸轉變。我們知道比利時在大戰以前本來是一個中立國家，它的國境有一八三九年條約的保障（這是有名的一束廢紙）。但是比國的中立是被德國軍的侵入破壞了，後來因為比國願意保衛她自己的疆土，於是她的國際地位發生了重大的變更。自從歐洲休戰以來，比國最大的願望便是和英國締結一個攻守同盟。但是英國為了某種的原因，却決不願意這樣辦。在本年三月七日德國進軍萊因之後，英政府同意舉行英法比三國的參謀部會議，比國對此，十分表示歡迎，認為這是英比同盟的初步。

在歐戰後不久，法比兩國間曾經締結了一個純粹防衛性的軍事條約，內容曾在日內瓦登記。華隆派因為東邊國境得到了條約的保障，很為欣慰，但是弗蘭明派却一向反對此舉，弗蘭明的不信任法國是為了兩種原因：他們怕法國影響到比國的語言問題，其次因為弗蘭明人大多數是天主教，他們認法國

爲教會最大的仇敵。因此他們不願意和法國有過分密切的接觸。弗蘭明人反對法比的軍事條約，已約有十五年之久，但是倘使不因爲最近法國本身政策的轉向，他們的反對是絕不會成功的。當法俄協定簽字的時候，有許多比國的保守派——包括佛蘭明和華隆人在內——非常驚慌。而法國人民陣線內閣組成後，比國的驚慌愈形增加。他們以爲法國不再可以依靠，而擁護弗蘭明派的人們更日形增加。法比軍事條約不再存在了，比國逐漸地採用了新的外交政策，確切的主張「絕對獨立」，她的意中，似乎在表示願意和能夠保障她的安全的國家攜手。

話雖如此，但是要說比國傾向德國，那却是斷不會的，因爲現在沒有一國疑懼德國和恐怕納粹黨的心理，可以勝過比國。在另一方面，比國人非常怕懼共產主義，所以他們對鄰近法國的南方，也認爲已感到威脅。看比國的工潮，跟隨着法國而發生，便是可注意的一事。

比利時的現政府是國民統一內閣，它包括天主教黨，自由黨和社會黨，他們全傾心的贊助比總理萬齊蘭 Van Zeeland 完全獨立的外交政策，以及保持法律和秩序的內政政策。

最近比政府曾經採取强烈辦法，阻止左右兩極端黨騷動的發生。比政府採取這種辦法無疑的和親德派的萊克斯 The Rexist 運動有關。近頃比國雖則有罷工的事件發生，但是共產主義在動儉成性的比國人當中，是很少有成功的希望的。比國就是在經濟蕭條和失業風潮最嚴重的時期，工人們的銀行儲蓄款項，也沒有甚麼變動。比國工人自己有住宅，和比國農民自己有田地的，人數很多。所以比國人民很聰明的同時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

外國報紙上，時常談到比國有分裂的運動。但是這僅關係內政方面。弗蘭明和華隆兩派對外交問題，儘管意見參差，但是一遇見影響國家大局的事件發生，它們是不難捐棄成見，而合力禦侮的。(歷樵)

美國大選的前夕

Odds on American Election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Oct. 21, 1936

美國大選，就快到了，根據一般人的推測，希望最大的，還是現任總統羅斯福。如果羅氏對於現有宣傳運動，加强他的實力，而且世界大勢，無大變動，歐洲和平，能夠維持，那末羅氏的連任，可以不成問題，至於藍敦，不過祇能予羅氏以一種威脅而已。

目前羅氏所採取的政策，是保守緘默。他所以採取這個政策的原因，是因爲他在現在的地位上，很難說話，與其說得不好，而遭反對黨據爲事實，加以攻擊，不若減少宣傳，而以以往所做的工作，成績，來做事實上的辯護。所以，民主黨說：『在過去的四

年當中，我們並不是沒有成績，試看各種事業的統計，就可以知道。國家的經濟情形，已經回到復興的路上，而漸漸有了根基。現在如果共和黨再上台，那豈不是又要使一九二九年的蕭條重現於今日？』

可是，共和黨對於民主黨的話，也有他的回答，他說：『在現在的情形之下，我們當然沒有辦法；但是，如果藍敦當選了，我們也可以做出點成績來。試看其他沒有受着「新政」(New Deal) 阻礙的國家，不是一天一天的在進行。如果這次羅斯福果眞重行當選，照他現在的政策做下去，國家財政上納危機，恐怕又要回復到一九二九的情景。』不過，羅斯福的「新政」，在美國一班人的眼光看來，却有兩種批評，那就是：(一)恐怕走到加重賦稅的一條路上去；(二)恐怕走到通貨澎漲的一條路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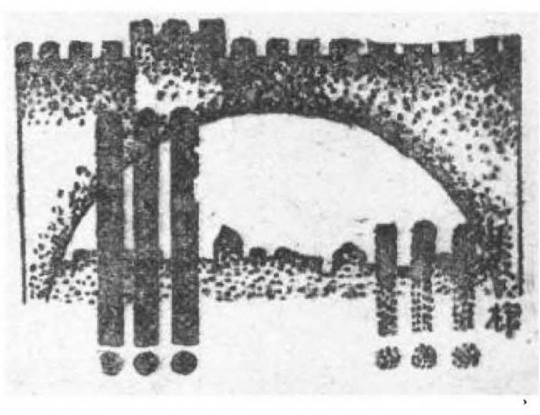
日與大選的形勢，依照地帶分起來，羅斯福是屬於南方。共產黨候選人卜勞德(Earl Browder) 說：『大部份的南方人，都是選舉民主黨，而稱讚共和黨。』在一千萬救濟工人中，羅斯福可以獲得五分之四的同情，這是一個主要的力量。同時各大城市的公共基金的保管與處理權，大半都在共和黨人的手裏，這又可以獲得一大部份的勢力。此外，各工人同盟，也大多擁護羅斯福。所以現在在紐約方面，已經開始在工人方面活動，希望能得到更多數的票子。

至於藍敦，他想把那些反對約翰劉易士(John Lewis) 目前美國工運中之最急進者的工人，拉到自己這方面來，不過這個計劃，還沒有實現。藍敦的主要勢力，是在於一般小城市及農村區域，因為這些地方，民主黨的機關組織，未臻健全，很容易設法拉攏；而且，一班農民，因為民主黨的征收繁重，也多傾向於藍敦。不過，這個運動，進行得很遲緩，所以要想藉此奪去羅斯福的機會，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現在，在大選還未定誰勝誰負的時候，我們不妨把羅藍兩人獲勝後的政策，預先在這裏揣測一下，以便做個比較：

假使是羅斯福勝呢，無疑地對於「新政」，必定竭力推行；對於農業，實行集中統制政策；為欲使收支平衡，必定要增高稅率；試行通貨澎漲，以及實行各業統制等。

假使是藍敦勝呢，因為取消通貨澎漲的可能性，所以消耗品必微有跌落；上議院的議員，將每兩年選舉一次。不過，即使藍敦能夠這樣做，因為遭上議院的反對，他的成就，恐怕也祇是微乎其微而已。(蔭恩)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廿五年十月廿一日起至廿五年十月廿七日止

中日問題，本週仍無開展；張外長與川越大使於二十一及二十六兩日兩度會談，卒以雙方意見距離太遠，未能發現接近之可能。問題焦點，端在防共問題及所謂「華北特殊化」兩點；我方以主權所在，自難遷就，日方則認此爲整個問題之中心，表示不能讓步。日駐京總領須磨，已返國抵東京，報告經過並請示今後交涉方針，日外務省當以其報告爲基礎，連日舉行會議，徵詢陸海方面態度，以製成新訓令交須磨帶交川越遵守。其內容如何，外間自難悉其全貌。據東京各報推測，荀此問題一時不易得結果，或將先就已磋商有結果之其他枝節問題，作一結論，而將此焦點問題，留待將來再談。日輿論界及各方意見，多主張交涉不應破裂，駐華外交官亦主慎重。交涉之如何開展，當俟須磨來京後方能看出，蓋我方始終堅守固有之立場，問題之能否解決，解鈴繫鈴，均在日方也。蔣委員長由京飛抵西安，將就近指導西北剿匪機宜，閻錫山已一度到陝謁晤。甘邊濟勦，雖無顯著進步，而殘股多已合圍，各剿匪主力部隊，亦已開到，想最近必有勝利消息。胡漢民國葬典禮竣事。此外尚有一可悼消息，即鄂主席楊永泰之被狙逝世，楊氏爲近年剿匪政事策動之一人，中部各方近年政務之改進，多賴其推動，實爲一精幹有爲之政務人員。

德義關係，因齊亞諾之訪德，益見接近，傳兩國已成立協定。德國業已聲明首先承認義之吞併亞比西尼亞。此實爲本週國際間最可注意之事。比國之聲明嚴守中立立場事，羅迦諾公約各國，曾照會比國，請其說明態度；比方答復，極爲含混。西班牙戰事，反政府軍一度迫近馬德里，現又略見和緩；不干涉西亂之協定，德俄葡等國仍在筆戰中。

國內

中日會談仍無開展

中日會談，因雙方討論焦點，意見距離太遠，一時無法接近，日外務省自二十四日起，日夜舉行會議，至二十七日尚未將新訓令完全決定。大約須磨於二十七日已啓行返任。關於我國方面態度，許大使曾於二十三日奉命訪晤日外相有田，詳細說明我政府不接受日本所提若干建議之理由，並請日外相重行考慮日本之態度。日外相亦誠懇申述日本之立場，次由許大使將我國必須堅持之各點，向日外相反覆明白闡述後辭出。

兩次會談均無進步

張川越之第五次會談，在三十一日下午。雖經兩小時半之辯論，但對於「華北特殊化」與「共同防共」兩大問題，仍未發現意見一致之點。

談判似已臻於雙方無再度交換意見餘地之程度。川越於會晤張外長後即召集使館重要館員會議，決定派遣須磨總領赴東京報告。聞川越擬要求於十月杪或十一月初再度謁見蔣院長。二十二日晨東京各報之輿論似見和緩，但對談判前途之重大困難，幾多一致表示殷憂。據此間一般觀察，對外交上技術，或有予以相當變更之必要也云。其第六次會談在二十六日下午四時，預料或係依照日外務省之訓令，傳達日方對調整兩國關係之新意見，又日使館秘書清水，二十六日上午十時曾至外部訪亞洲司長高宗武。

日外務省連日會議

須磨於二十四日抵東京後，日外務省即連日會議，檢討過去，并製新訓令，以便須磨帶交川越，作交涉之基礎。二十六日晨十時，仍以須磨總領事爲中心，舉行會議。東亞局長桑島，第一課長上村，第二課長佐藤等均出席。根據外務省首腦部會議之決議，討論詳細方策。下午四時外相有田召集外次堀內，東亞局長桑島，情報局長天羽，駐南京總領須磨會議，對新訓令內容加以透澈之檢討，新訓令即將由須磨攜帶赴華，將於二十七日接獲張外長及川越大使二十六日會晤之報告後，始可作最後之決議。須磨總領將於二十七日晚啓程返南京，川越大使將遵照須磨總領攜來之新訓令，訪謁張外長商議。正式日門，此間各報皆以非常慎重之態度，刊載中日談判之消息，此層頗堪注目。

日陸海相說明態度

據同盟社靜岡二十六日電：因陪觀觀艦式二十五日西下之陸相寺內，關於行政機構改革，預算問題等重要懸案，洩露極樂觀的漸進的意向，極堪注目。陸相之言曰：「關於行政機構改革，余並非主張非於議會以前設置國策綜合企劃機關不可：現政府非常熱心進行，余願信賴其措置，實現余等之希望。來年度預算目下在大藏省查定之中，陸軍之態度，不能舉以奉告，惟確信要求可以貫徹。關於中國問題，政府之根本方針，既已確定；不問中國措置如何，絕無變更；現時議論紛紜，然余確信必能解決之，且非解決不可。外務省既以非常之決意兩熱心努力解決懸案，余等可以信賴之云。」又同日神戶電，海軍省軍務局長豐田，被任爲觀艦式之事務委員長，昨日來神戶，二十五日下午六時訪問海相永野於比叡艦，說明須磨在東京報告中日交涉之現狀；同時關於對華交涉方針，交換意見。豐田辭出後，對記者謂：「今日與海相協議海軍應採今後方策，然對華外交之根本方針，仍無變更；蓋此爲四省會議決定之方針，除非有情形之急變，決不能改變者也。須磨領事預定二十八日回任，其出發前，余再會見交換意見亦未可知云。」

東京方面一般空氣

據中央社二十三日東京電：中日談判，於最近兩日，復呈緊張空氣。日政府之最後態度，既須待須磨返東京後始能決定，則引起各方爭辯之種種消息，自難置信。日本現顯握有是否能打破目前難關之關鍵，換言之，日本現正處於抑遵照其嚴重之決心，聽令其全部決裂，或維持其既定之政策，循外交途徑覓求妥協之二途中，抉擇其一。一般觀察，僉認爲日本最智慧之方法，厥爲免去不必要之決裂。據日日新聞之可靠消息，日政府之立場，大概如下：華北及防共問題，雖爲日本原定計劃之一部份，但亦可以其他方法解決之，故仍有對全般計劃重加檢討之餘地。但關於上述諸問題，日本不願受任何協定之束縛；日本決意拒絕中國所提之任何對案。關於日本對華北及防共兩問題所提之要求，日本之目的，僅在向國民政府獲得一般保證；蓋苟能如此，則現政府於實行其國策時，始不致發生阻礙也云。又據該報南京特別電訊，須磨携有重要建議二點，返東京呈請當局加以考慮；並向當局請訓。第一點，中日兩國對華北及防共兩問題，既無完全瞭解之希望，結果必使兩國意見發生深刻之裂痕，故現應對所採各項計劃之方針，重加考慮，并對日本之計畫，規定明確具體之限制。第二點，免除談判決裂一層，既認爲必要；但同時一味延宕，亦非所宜：故須於最近之將來，對目前談判，成立一暫時的結論；一切重要事件，留待將來談判。該報南京特訊又稱，日本在華官員之意見，一致認爲當前談判不應停頓云。按上述消息，此間一般均認爲極屬可靠。又日本各報，對於駐南京總領事須磨此次來東京之理由，顯然難以推測；大部份報紙之意見，皆以爲日本駐華之外交官，已主張修改日本之要求，尤以關於華北及防共兩問題爲最甚，蓋不如此，則中日間之談判，或已早告破裂也。各報又稱，日外務省職責所在，自應表現一種妥洽之精神，俾得循外交途徑，促使兩國之談判，底於成功。另有一部份報紙，則稱須磨返任之時，將携有日方致川越之新訓令，命其維持一種不安洽之態度云。東京都新聞，相

係兩國有妥洽之可能；但朝日新聞則謂日外務省當局，對於中國之「拖延」手段，頗爲忿怒，並決心予以克服云。每日新聞載稱：川越曾通知外務省，謂日方如堅持中國必須接受其全部要求，恐談判將有破裂之一日，是以有田外相，始決定表示妥洽之精神，以爲解決中日間各懸案之唯一途徑。惟海陸軍當局，對於修改日本所提之要求事，將有反對之表示云。日日新聞之論調，謂日本政府對於放棄以外交方法解決懸案及修正日本之要求兩事，必須擇一而行；據稱有田昨曾訪晤廣田，請其對于安洽政策，表示贊同。該報又稱：日海陸軍兩方面，對於此次政策，恐未必肯加贊助云。朝日新聞謂日政府向中政府提出之要求，乃整個而不能分開者，苟非中國完全接受要求各項中流露之精神，即日本未絕對不能有何讓步，日本之態度未有變更，仍將堅決拒絕接受足以限制日本將來在華行動之條件。

北平教界發表宣言

北平教育學術界名流徐炳昶，顧頡剛，錢玄同等七十餘人，十四日聯名對時局發表宣言，嗣陸續簽名贊成者，多至百五十人。實可以代表華北一般知識階段之眞正意見。宣言原文云：國民政府，行政院，軍事委員會鈞鑒，全國各報館，各通訊社，各雜誌社，各機關，各法團暨全國人民公鑒：溯自瀋陽之變，迄今五載；同人等託跡危城，含垢忍淚，不自知其運命之所屆。去秋以來，情勢更急，冀東叛變，津門倡亂，察北失陷，綏東告危，豐台撤兵，禍患連聯而至，未聞我政府抗議一辭；增援一卒，並同人等不勝引爲惶惑者也。近來對日進行交涉，我政府所受之威脅，雖尚未宣布，然據外電本諸東報所傳，謂日本又有侵害中國主權之新要求五項。姑無論所傳之虛實如何，任承其一，即足以陷我民族於萬劫不復之深淵，墮「中國之自由平等」之追求於絕路。中山先生所遺託於吾人之重任，數十年來先烈所隳軀灑血以殉者，亦將永絕成功之望。我全國人民，至於今日，深知非信仰政府不足以禦外侮，精誠團結，正在此時。深願我政府不輕棄其對國民「最後關頭」之諾言，而自失其存在之領導地位。故爲民族解放前途計，我政府固有根本拒絕此諸條款之責任，而爲國家政權安定計，我政府亦當下根本拒絕此諸條之決心。在昔紹興之世，宋勢不競，猶有順昌之捷；端平之世，宋更陵夷，復有臨西之拒，我中華民族數千年來，雖時或淪於不才不肖，從未有盡舉祖宗所貽，國命所繫，廣土衆人，甘作敵屍之棄者；此有史以來所未前聞之奇恥大辱，萬不能創見於今日，是則同人等覘民意之趨向，本良心之促迫，所敢爲我政府直言正告者也。同人等以國防前線國民之立場，在此中日交涉緊張之際，爲顯政府明瞭華北之眞正民意與樹立救亡之目標起見，特提出下列數項要求，望政府體念其愛國赤誠，堅決進行，以孚民望，而定國事，不勝企禱之至：○一、政府立即集中全國力量，在不喪國土不辱主權之原則下，對日交涉。二、中日外交，絕對公開；政府應將交涉之情形，隨時公布。三、反對日人干涉中國內政及在華有非法軍事行動與設置特務機關等情事。四、反對在中國領土內，以任何名義，成立由外力策動之特殊行政組織。五、根本反對日本在華北有任何所謂特殊地位。六、反對以外力開發華北，侵奪國家處理資源之主權。七、政府立即以武力制止走私活動。八、政府立即出兵綏東，協助原駐軍隊，剿伐藉外力以作亂之土匪。

徐炳昶，顧頡剛，錢玄同，陶希聖，梅貽寶，楊振聲，朱光潛，孟　森，姚從吾，唐　蘭，嚴既澄，黎錦熙，馮友蘭，梁思成，林徽音，洪　業，馬壽齡，林志鈞，張熙若，陳其田，容　庚，崔敬伯，錢　穆，葉公超，梁士純，張子高，張蔭麟，蔡一諤，陸侃如，郭紹虞，張佛泉，齊思和，沈從文，楊　堃，黃子卿，金岳霖，朱自清，薩本鐵，曾遠榮，李繼侗，楊武之，周先庚，熊迪之，陳　楨，容肇祖，雷潔瓊，侯樹彤，楊秀峯，盧柳文，田洪都，謝玉銘，趙承信，馮沅君，謝景升，夏　雲，劉　節，李安宅，于式玉，熊樂忱，劉敦楨，馮家昇，連士升，焦實齋，于永滋，薛文波，趙　斌，艾宜栽，常松椿，王麥揚，吳世昌，黎季南，李一非。

平津日軍又大演習

二十六日晨起，日軍在長辛店盧溝橋一帶大演習，槍聲大作，二十里內可聞。午有一部武裝日軍，遊行北平市內；平全部警察奉公安局令，自二十六日起停止休息十天。又日軍演習，北寧路奉命代備兵車，計二十五日由津開榆一列，二十六日由津開豐台二列，由豐台開通一列，二十七日由豐台開東便門二列，由津開平一列，二十八日由通開豐台二列。在津演習之步兵二聯隊，已赴津東郊小孫莊等地演習，當晚即宿于大直沽村民房。在津之騎兵二百餘名，馬百五十餘匹，二十六日晨四時二十分乘車赴豐

合，步兵三百餘名晨五時亦專車赴豐。又駐楡關之步兵四百餘名，二十六日晨專車來津，抵軍糧城時，內中三百餘名下車在該處演習。

今井談演習之性質

據日使館武官附今井發表談話，謂此次演習，係日本軍隊中之軍事教育；在此次演習終結後，受訓之日本軍人，其教育乃告一段落。演習時間，預定為本月二十六日起，連續演習三日，二十九日休息，三十日至下月一日；在駐平日軍旅團長河邊領導之下演習。二日休息，三四兩日在華北日駐屯軍司令官田代領導之下演習，定四日晨在八寶山演習並檢閱，然後即告結束。此次演習，參加人數稍多，但確數不知。至於演習期間之兵士居住問題，大部將在野外露營，並托中國官方代租民房若干，以備休息，不過須先經中國方面之同意，並須出相當代價，在演習期間，因行軍關係，或將在北平市內穿行，亦未可知云。據聞平津豐台日軍，近日迭次在盧溝橋等地演習，盧溝橋原為平西名勝之地，距廣安門二十五里，當小井．大井二村，有平寬之公路，可以直達。若自豐台前往盧溝橋，則有二途可循：一沿平漢線豐台長辛店岔道西行，行八里可達；一由豐台北行，有公路通大井村，轉入平盧公路，路雖稍遠，而平坦易行，故駐豐日軍前往盧溝橋演習，多走此路，據盧溝橋方面來人談：以往平津豐日本駐軍雖迭次赴盧演習，但實際祗盧溝橋車站為止；該地距盧溝橋尚有三里之遙，距平漢路永定河鐵橋，亦有一二里，至於此次日軍秋操，其演習地域範圍頗廣，已將長辛店包括在內，長辛店車站位於永定河西，距盧溝橋五里，因該地為平漢路之機廠及材料所在地，以其地處衝要，故盧溝橋及平漢路鐵橋之兩岸，均有二十九軍士兵把守，對行旅盤查甚嚴。按盧長兩地，均宛平縣屬，宛平縣城垣，緊接橋之東側，縣府當局因此次日軍演習規模稍大，特發出安民佈告，勸鄉民勿驚，並禁止在日軍演習期間鳴鑼擊鼓，燃放爆竹之類，以免發生誤會云。

蔣委員長飛抵西安

蔣委員長為視察西北剿匪軍事，特於二十二日由京飛西安，當召集張學良等指示機宜，甘陝各地軍事長官如湯恩伯高桂滋等紛紛至西安謁見報告，聞閻錫山最近亦將與蔣晤見。甘境剿匪軍事，形勢仍不明，殘匪似已越河竄向甘寧邊境矣。

總部報告清勦詳情

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第一處長徐方，報告自本年七月至十月之三個月間西北赤匪流竄及剿辦經過情形如次：甘寧邊區，自彭毛徐股匪乘我曲子鎮環縣三邊封鎖未完成之際，主力突向西竄連陷阜城，曲子，環縣，三邊，鹽池，章州，預旺，七營，黑城鎮等處；我何馬各軍，調集兵力，分別進剿，七月一日姜師克復阜城，斬獲頗多；七月三日，馬鴻逵部進解章州之圍，將徐海東股擊潰，斃偽師長趙子山，參謀長一，團長二，俘一百五十餘名，該部乘勝向紅城水追剿連克五寨，七月八日，馬師在楊郎鎮向進進剿，連克黑城鎮，官堡，祁家堡，余家灃一帶，將七營以南之匪完全肅清，七月十四日，馬鴻逵部先後克復同心城，王家團莊。七月二十七日，何軍長指揮馬，牟，周，白，柳各師，進取清水河西岸一帶地區，克復七營，恢復固原至中寧間之交通，完成其封鎖線。迨朱，徐，蕭，賀竄隴南，八月以來，彭，毛股匪突破封鎖線，向西南竄擾，與之會合，切斷西蘭公路，盤踞固原，海原，靜遠，會靜以北中山地區。十月十四日，馬鴻逵駐章州部隊，將竄擾乾溝之匪七八師第三團完全解決。十月十六日，何軍長所部，向七營以北進剿，解李旺堡馬師白團之圍，打通七營與李旺堡間交通，斬獲頗多。隴南方面，朱，徐，蕭，賀股匪，七月十八日竄阿壩。八月初旬竄至包坐。八月下旬，竄至隴南。偽第四軍團攻臨洮，偽第五軍團攻岷縣，均不得逞，其他各部，向東北狂竄，連陷臨潭，渭源，漳縣。蕭賀股匪於九月初旬，分犯西和，禮縣未逞，向東竄擾，九月中旬連陷成，康，徽，兩四縣，圍攻鳳縣。朱徐股匪，於九月下旬，先後陷通渭，會寧，馬營，華家嶺，界石鋪，太平店一帶，切斷西蘭公路，以與彭毛股匪會合，隴南隴東，赤匪打成一片。當時隴南隴東防守兵單，加以兩廣異動，兵力未能西調，可謂一年以來，剿匪之最嚴重時期。本部為穩定全局計，令各軍留必要之兵力，固守重要城寨，以別動部隊，在城寨以外分別游擊，予匪重創，匪部雖衆，亦不得逞。迨兩廣事平，大軍陸續入甘，蕭賀股匪竄擾徽縣，兩當，企圖竄擾西漢西蘭公路，以牽制國軍西進，朱徐股匪，相率西竄青海，因受天候地形限制，復回竄通渭，會寧，界石鋪，馬營一帶地區，與彭毛股匪會合，企圖北竄。九月二十七日，警三團增援鳳縣，遂解城圍；周師增援臨洮，匪向南竄，九月三十日，我王軍唐師朱旅克復成縣。十月五日克復徽縣，斬獲極多，蕭賀股匪，傷亡過半，向西北逃竄，與朱徐合股。十月一日，我孫軍王師章旅，收復環縣。十月初旬，魯大昌部解岷縣之圍，兆任團收復渭源，王軍陶師收復漳縣，馬步芳部收復臨潭，沈師收復兩當。十月十六日，毛軍陶師劉團攻曹家岔，斃匪三十餘，俘匪四十五，獲槍六十枝，我軍均能努力進剿，赤匪紛紛潰竄，

想西蘭公路交通，一週內當可恢復也。現在吾人對於剿軍前途極抱樂觀，茲簡單說明如下：甲，國軍在戰略上及地形上，現均爲有利形勢。現朱徐彭毛蕭賀諸匪，麕集於通渭，會寧，固原，海原，靜遠中間地區；被國軍四面包圍，已陷於內線作戰被動地位，就地形論，東有六盤山，關山，嘉陵江之險，南有渭河障碍，西北兩面，有長城，黃河，洮河天險，國軍沿險扼要佈防，至爲周密，赤匪殲滅之期當不遠，乙，民衆覺悟與軍隊切實合作，如岷縣臨洮之圍，匪以十倍兵力圍攻數月，均不得逞者，實因努力民衆組織，壯丁訓練，團隊固守城寨，俾軍隊得不時向城外襲擊，以挫匪鋒。丙，國軍志氣旺盛，努力剿匪，現在外侮日亟，國內已經統一，惟赤匪尚復竄擾西北，牽制國軍，使國軍不能盡全力以禦外侮；現各部隊官兵，均有深刻之認識，咸以此次剿匪爲最後之努力。丁，赤匪內部渙散，逃亡甚多，朱徐蕭賀由湘黃川康遠竄隴南，中經草地，死亡甚多，彭毛股匪，久踞陝北，給養告罄，雖會合於隴南隴東，因多兵蝟集，飲食均感缺乏，官兵攜械潛逃，向國軍投誠者無日無之，足徵其內部渙散，軍心不堅。

傅作義赴太原謁閻

傅作義以綏東防務重要，特于二十五日赴并向閻錫山請示，至綏東目前狀況，則尚安靜，人心亦極安定。傅部旅長會延毅，與騎兵旅長彭毓斌坐鎮綏東，防務嚴密。平地泉近來因糧價高漲，出口日增，市面繁榮，德東西之戲園，同時開張，每日晝夜演戲，觀衆至爲擁擠。一切情形安堵，絕無緊張氣象。土木台，紅格爾圖等地方，均在集寧商都中間，刻均安謐，僞匪軍以我軍防範嚴密，迄仍絕跡未到，大青溝在降聖莊興和中間，近日亦平靖。張北與興和中間之南壕塹地方，係張北屬地，僞匪刻集中於此，軍裝極爲不整，週來天氣寒冷，僞匪軍尚多着夾衣，苦困如此。集寧爲綏東各縣中心，平日爲糧食集中之地，本年各縣至集糶糧之事仍甚多，除綏東陶林，涼城，與和各縣外，商都張北等縣農民，亦皆紛紛赶來。察北人民，因匪軍騷擾，不敢存糧，故收穫之後，多迅速售出，往年秋冬之交，察北各縣至綏東糶糧者，多載炭而歸；近來綏東禁止炭煤出口，察北糧車滿載而來，空車而歸，此項限制，亦足使僞匪軍受窘。各縣境內商民，仍照常營業，因我境內駐軍密布，行旅極爲安全，故商人較往年尤爲安心，因本年貿易得利較高，而又不虞匪患，均極稱慶，是以外傳綏東如何緊張，多係片面推測之詞。平地泉食糧出口，多至天津，東方購買者較多，週來綏省境內，各處糧價高漲，影響民食頗鉅。

國外

德義關係愈趨密切

德義關係，因義外長齊亞諾之訪德，乃益趨密切，關於西班牙亂事之態度等等，均已得有一致之洽定。希忒拉於會晤齊亞諾後，即聲明德正式承認義之吞併亞比西尼亞。此實爲歐局不安中，增加嚴重之成份，殊可注意也。

齊亞諾談會談內容

義國外長齊亞諾，與德國元首希忒拉會晤之後，發表書面談話，其內容共分八節，大要如下：(一)義德兩國政府決定通力合作，以樹立建設性質的和平。(二)義德兩國政府，決定通力合作，以促成西歐公約，而保障安全，(三)關於國聯問題，義德兩國當密切合作。(四)多瑙河各項問題，義德兩國當以友好合作的精神討論之；至奧地利國問題，雙方前此所獲切實的結果，茲又重言以申之。(五)關於西班牙問題，義德兩國雖不承認蒲哥爾斯城叛軍軍政府，但該政府業在佔領區域之內，恢復秩序與公民紀律，並已獲得該處大多數居民之擁護，此與該處在叛軍佔領前之無政府狀態，大相懸殊；義德兩國現仍保持不干涉政策，甚望西國在國際團體中所當佔有之偉大地位，能迅速予以恢復，其本部各屬地之領土完整，亦能全保之。(六)義德兩國民族，決以全力擁護歐洲文明神聖的遺產，其基礎乃係家庭與民族觀念，暨承自此種觀念文物制度。(七)關於布爾希維克主義之威脅，義德兩國已決定集中其勢力，以維護歐洲文明之神聖特質，德義兩國文化互相交換之協定，不日即將擬就矣。(八)德國元首希忒拉，承認義國兼併亞比西尼亞之舉，吾人甚所感謝，雙方在亞比西尼亞境內之商務關係，業加以調整，俾雙方咸可滿意。齊亞諾最後並謂：「余此行在德國所見所聞，均甚欽佩，希忒拉元首尤足令人敬仰，余曾以本國首相墨索里尼及法西斯的義大利之名義向之致敬」云。

德承認義吞併亞國

據柏林二十四日哈瓦斯社電，今晨德元首希忒拉率外長牛賴脫在白楓台斯伽登城別墅接見義國外長齊亞諾後，即發表正式公報如下：「希忒拉元首頃向義德兩國外交部長宣佈，德國現特正式承認亞比西尼亞爲義大利帝國領土之一部分，義國外長齊亞諾伯爵當即表示義國法西斯政府對於德國此舉，無限欣悅」云。據官方人士宣稱，德政府此項決定，乃德國對亞比西尼亞爭端所採態度之自然結果，在義大利方面，並無何種交換條件。抑德國最先承認「義大利帝國」，此舉尤足證明德義兩國之友好及其相互合作之志願云。按德國政府此項決定，始終保守秘密，至最後頃刻，方

乃發表。但在政治外交界人士則並不視為驚異，至于經濟界人士。則以為義國人口過剩，故不得不努力向外擴張，此在德國自極表同情。此次承認義國佔領亞比西尼亞，實亦即德國要求殖民地之一種新根據也。

不干涉西亂之糾紛

西班牙亂事，政府軍日漸式微，馬德里恐旦夕難保；國內各地，近已紛紛向反政府軍輸誠。關於各國不干涉西亂協定事，俄德義葡等國，彼此指責，從此可見西亂背景之複雜。英國於二十五日致牒不干涉西班牙內亂調整會，對此頗多指摘，原文指責蘇俄違反不干涉協定三起，及義大利一起。該文已於昨日深夜傳發各委員，其指責蘇俄者，(一)十月十八日俄國輪船斯太希波爾維克號駛抵距馬德里東南三百二十六哩設防之卡柴奇那港，起卸拆開飛機共十八架，坦克車十五輛，炸彈等軍火三百餘箱。(二)約兩星期前有西班牙輪船康貝樞號，亦在卡柴奇那港起卸，由蘇俄製造之大砲若干與迫擊砲若干尊，及來福槍等軍火。(三)十月十九日有俄國輪船邱塲奇夫號在阿利康特港起卸俄國製造軍用載重汽車八十五輛，裝配之輪胎，亦俄國出品。其指責義國者，為十月一日有義國飛機三架飛降巴里利克羣島中之巴爾瑪港，在是日左右，有某義國船一艘在該港起卸軍械與子彈若干箱。同時駐英俄大使邁斯基氏受不干涉委員會之其他委員有力之壓迫已申請蘇俄政府對於該國星期五日所提出宣布實際上退出委員會不干涉協定之公函，續加釋明。聞委員會提出特殊問題，而願蘇俄明白答覆者，即「蘇聯今後是否仍自以為與協定其他參加國受該協定同樣條件之拘束。」委員會主席潑萊茅資勳爵昨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主席時宣稱，渠殊不解蘇俄所呈公函之意義。駐英義大使格蘭第氏繼起發言，謂蘇俄不待委員會依照會議手續而議決一切，竟自決定他國已違反不干涉協定，而言之鑿鑿。格氏不允討論俄國指責義國之各點，謂渠當首先明瞭邁斯基氏之出席，是否仍代表受協定拘束之政府，抑僅為一觀察員，若俄國僅為一觀察員，則未便容其列席，於是駐英德代辦畢士麥氏與駐英法大使柯爾班氏均促請釋明俄國之公函，邁斯基氏於小組委員會開始考慮不干涉協定應增加實力之際，復提出蘇俄所主由英法海軍艦隊控制葡萄牙港口之建議。但會衆表示意見，謂蘇俄之建議，碍難實行，潑萊茅資勳爵旨非正式提議派遣委員團赴西班牙各港調查一切，衆對此點，未有決議。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五年十月廿一日起
至廿五年十月廿七日止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張川越第五次會談雙方意見仍遠
△須磨離京
△國府命令任李思浩為冀察政委會委員
△紹王逝世
△孫科王寵惠等離滬赴粵祭胡
△德義兩外長開始談話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蔣委員長由京飛抵西安
△須磨返國請示
△西反政府軍佔領馬德里南要隘
△法急進社會黨大會開幕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許大使訪日外相有田
△惠通公司開創立會
△韓復榘離京北返
△徐永昌飛返太原
△粵漢路又撞車死三十餘人
△孫科等抵港
△通渭收復
△京鄭分別舉行國民軍紀念會
△飛剪號由菲抵港
△義外長謁希忒拉
△日閣議決定政制改革方針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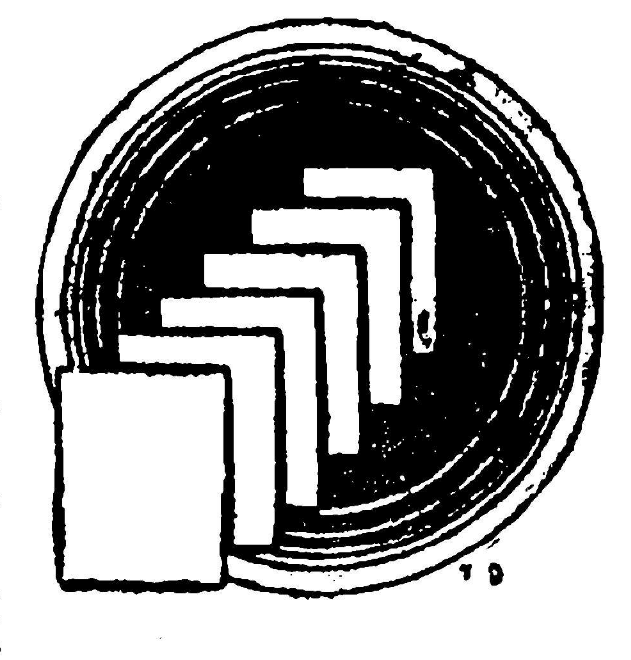
△蔣委員長赴華山遊覽
△須磨抵東京
△駐俄大使蔣廷黻出國赴任
△傅作義赴并
△國勞衛生會議閉幕
△德正式宣佈承認義吞併阿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楊永泰被狙逝世
△胡漢民國葬禮成
△宋哲元令撤銷冀察稽查處
△齊亞諾離德返義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張川越第六次會談
△平津日駐軍開演大演習
△會甯收復
△須磨偕新訓令離日來華
△陳誠由并飛西安謁蔣
△中央派劉鎮華等赴漢祭楊永泰
△李思浩抵滬
△甘匪渡黃河北竄



論評選輯

阿拉善與額濟納

近來中日交涉，以『華北特殊地位』及『中日共同防共』兩問題爲最難解決，已成中外周知之事實。本月十九及二十一兩日張外長與川越大使連續會談，概無結果，癥結亦在於此。現在交涉又有暫陷停頓之象，蓋中國政府處境至難，最後立場，不容不顧，日本如堅持成見，恐結局仍將以不歡終也。惟此際有應注意者，日本向來對於中國，一面進行外交談判，一面製造『既成事實』，有時且以事實迫而爲外交之承認，有時又以外交掩而爲事實之進展，要之各方並進，無孔不入。故夫應付之計，固須在外交上保持壁壘，尤須在事實上盡力防維。本此觀點，爰特提出阿拉善與額濟納問題，喚起國人之認識。

方前歲塘沽協定簽字以後，識者即認爲今後問題，轉入察綏兩省。果也，察北旋被巧取，綏東勢將豪奪，而近月情形，更復深入西蒙，阿額兩旗，警報頻傳，此即意欲造成共同防共（實即共同防俄）之『既成事實』，不問外交如何，要皆積極進行者也。國人邇來漸知綏遠關係之重要矣，實則阿額兩旗之重要，決不在綏遠之下，蓋將以是爲橫斷中國西北對外交通，實現所謂『大陸封鎖』的大政策之基點，國人烏可不嚴重視之乎？

按阿拉善與額濟納兩旗，向爲前清移牧於甘肅邊外地方者，素隸甘肅總督管轄，既不屬於外蒙古四盟，亦不歸內蒙六盟統率。民國成立後，寧夏設護軍使署，阿旗則就近受其指導，肅州設鎮守使署，額旗亦就近受其指導，然遇承襲等大事，則仍須轉請甘肅省政府核示。民國十七年國府劃分甘肅省寧夏道屬九縣地方暨阿額二旗境土，建立寧夏新省。十八年吉鴻昌任甘肅時代，曾呈請就阿額兩旗分設二設治局爲他日改縣張本，計於阿旗置賀蘭設治局，駐山後定遠營，於額旗置居延設治局，駐二里子河畔，雖經部議報可，因循迄未設置。惟阿旗因有蒙鹽生產，曾因稅收而有寧夏省府與阿旗達王府爲磴口設縣之爭執，經中央派唐柯三氏前往調解，今春勉告解決，精神上依然不甚融和。阿旗逼近寧夏與甘肅河西，交通較便，其政治中心之定遠營，東隔賀山而界寧夏，有汽車路可通，半日即能到達，騎行亦祇須兩日，西南經四日可達甘肅武威北之民勤，正北爲庫倫大道，可與蘇俄交通，東北通磴口，間道可達百靈廟，西北通額濟納。由此可見該地之重要。額旗處額濟納河下游，東西百數十里，水草肥美，宜於游牧，其地北通外蒙科布多及庫倫大道，南溯河可通甘肅酒泉嘉峪關，東通綏遠二千餘里，西可去新疆之哈密，東南經一千七八百里戈壁可至阿旗定遠營，如循汽車路則由百靈廟至額旗之二里子河不過七日再進至哈密，期亦如之，至甘肅之酒泉，則僅三日途程耳。由此可見額旗對於新，甘，青，綏，及外蒙，實居扼要地位。阿旗因漢化甚久，達王尤明白識大體，額旗則因從前交通偏僻，地多沙漠，不爲外間注意，而以接近外蒙之故，且外蒙赤化，舊日王公豪富，不勝新黨壓迫，近年紛移額旗居住，以致種族雜複，而土著之土爾扈特人，早年曾受回亂蹂躪，蒙回情感甚惡，對於甘省一部回軍，頗有隔閡。該旗蒙王名圖布僧巴也爾，庸闇無知識，夙嘗信任部下滿族名蘇劍嘯者，近以事爲酒泉所駐回軍逮捕，以是懷抱怨望。日人近月在阿額兩旗，甚爲活動，特務機關先後成立，飛機停留，亦建場所，其目標實在西北全部，而包圍外蒙，準備對俄，又無待論。阿旗實力微

減，關難抵抗，額旗情形複雜，易受煽惑，尤爲可慮。目前據報載，青海蒙王中亦有甘受利誘者，前途更復危險。吾人因是主張，一面謀外交應付，一面亟應在內部自行設法，勸導扶持，消弭隱患，其大體辦法如下：

一、盡力外交談判，阻止特務機關之設置與飛機之自由通行。

二、令綏遠，寧夏，甘肅等省府協助阿額兩旗辦理外交，必要時中央派有力人員駐旗協贊。

三、嚴密防制外國軍火運入西蒙。

四、中央派員宣慰額旗圖王，釋放蘇劍嘯，以順蒙情。

此外更應對於甘，青，寧，等省財政上的協濟，使得減輕地方負擔，解除蒙民苦痛，則庶乎內外並顧也。

和平主義的新姿態

陶孟和

（錄十月二十三日津滬大公報）

大體說來，人類是愛好和平的。所謂和平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人不侵我，一方面是我不侵人。關於前一種可以說人同此心，沒有人願意讓旁人剝奪自己的生命，摧殘自己的產業的。就是關於後一種，我敢說任何國家裏的大部分的人民，也是同具此心。假使全世界的人類，特別是各國的政府當局，對於和平的兩方面都同樣的愛好，既不願人家侵害自己，自己也不肯侵害旁人，世界和平便無問題，國際之間熙熙融融，人民都可以安安穩穩的過日子了。

不幸的很，世上常有一部分只承認片面的和平的人，就是他們不許人家侵害自己。同時却時時要求可以侵害他人的權利。國際世界上也有這樣的國家。這些國家在行使它們的這個權利的時候，常舉出種種的理由。什麼人口過剩呢，原料不足呢，生命線呢，特殊地位呢，無誠意呢，無往而非理由。這是我們近幾年來，從多少要人以至無數的非要人所習聞的。實在說：世上的事沒有不可以找到理由的。任何行爲都可以用一種或多種似乎是合理的理由來擁護它。侵害問題的核心，不在有否理由，更不在理由的成立與否，乃在武力的壓迫。相信可以自由的侵害他人的國家是武力的表現。有了武力便可以自由處置，採取任何手段，無往而不是了。

眞正的和平主義者，即彼此不相侵犯者，在武力主義猖獗之世界裏，便遇見了生死的關頭。無論和平主義者如何愛好和平，時勢已經不允許他再保持和平了。和平主義者在這個情形之下，將如何呢。

在過去，和平主義者對於武力或暴力的答復是消極的抵抗。「逆來順受」，「人家摑你的左頰，你把右頰也給他」，可以代表這一派的政策。老子，耶穌，杜爾斯泰，甘地便是這一派的理論家或實行者。消極抵抗者的理論以爲力是不可恃的。武力可以制伏人於一時，但不能制伏人於永久，最終必告失敗。武力在表面上是一種力，但在實質上便等於無力，因爲世上的事不必待武力推進的。强力之來勢不可當，但能應之以虛，答之以弱，其力必無所用而自歸消滅，（我國拳術即應用此理）。最終，武力自身實在是一個危險，因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消極抵抗之說在理論上不能說沒有幾分眞理，就是在歷史上也不能說沒有幾分成績。遠之如基督教之化服歐洲的文明人與野蠻人，近之如甘地之活動之可以使印度獲得雖然極些微的地位，都是可見的証據，但現在我們所遇見的武力，與前代的大不相同，與盎格魯薩遜人的也不同。那一個殖民地可以讓如甘地那樣的人生存，那一個殖民地可以如斐律濱，和平的得到獨立。現在的武力，是用種種方法，自砲彈以至白面金丹，滅人種族。它的目的是害死你的連你的後代的一切的生命，而佔據你的全產業。在這樣情況之下，消極抵抗是不適用的。如果一般民族，遇着現代無人道的科學的毀滅民族的技術，而自甘屈服，便是自取死亡，永無翻身之一日。求生是人類根本的本能。沒有民族肯喪失自己的生命。積極的抵抗也許歸於滅亡，但它與消極的抵抗不同，同時還有可以生存的一個希望。所以現代的民族沒有一個「逆來順受」的了，也沒有永遠受人批頰的了。

近代的和平主義者認識消極抵抗的危險，於是窮本溯源，設法防止野心的武力主義者的搗亂。歐洲大戰前後一般和平主義者所凝心構思的便是這個問題。他們所計畫的，就中有些已有多少成就的，類如完整國際法規，健全國際法庭，創設國際聯盟，限制軍備，乃至提倡和平的，非戰的教育與觀念。現在看來，這一派的信仰也是錯誤了。他們的努力也成了泡影了。這五六年來的國際事件告訴我們，如果武力主義者決心要發揮他們的野心，窮兵黷武者決心要炫耀他們的惟一的法寶，這些法律的，保證和平的機構完全不中用的，因爲他們根本不認識它的意義，不能理會它的。

消極抵抗，完整國際和平機構，建設和平心理，在今日既已失去效用，和平主義者便不得不另謀新的方策。這個新的方策便是整頓自己的軍備，預備對於武力主義者做積極的抵抗。爾以力來，我必以力往。爲保持自己民族的生存起見，遇見只認識暴力，自恃暴力的來臨，只能以力答復，做一番決死戰。爲保持一切愛好和平的民族的生存起見，這些民族更不得不聯合起來，對於暴力做一致的抵抗。這樣的組織纔可以保證所謂集體的安全。這就是和平主義的新姿態。今日在美國，英國，法國，雖然和平主義者，也莫不熱誠贊助軍備的擴張。英國的輿論並且主張所擴充的軍備應足以履行對於其他國家條約上的義務。蘇俄自以世界革命爲職志的特洛斯基派失勢以後，雖然致力和平，但同時却擴充軍備，不遺餘力。由這些可以看出和平主義的風向那方吹了。

因此。便成了一個矛盾的現象。和平主義者既然要以力對付力，便不自覺的也成了武力主義者了。但這只是表面上的矛盾。因爲兩種主義在根本上是絕對不相同的。武力主義的目的就是力，它的一切的行爲都是力的表現。除掉了力；它沒有理想，沒有生命，沒有存在的意義。和平主義只用力做它的一種手段。它非至萬不得已時，不訴諸武力，它保持武力以備對抗暴力的威脅，它有它的高尚的理想，它有和平的生命，它的存在的意義遠超乎武力之上。它還負有更遠大的使命，就是設法剷除暴力，製成一個和平的世界。它不特要保護自己的民族，輔助同主義的民族，不受暴力的凌辱，壓迫，毀滅，它還須準備着拯救那些本來愛好和平而不幸生息在暴力統治之下的人們。因爲暴力對於本族的凌辱，壓迫與毀滅，與對於他族，無大差異。等到將來暴力剷除淨盡，纔可以回到歐戰以後之境地，再設計國際的機構。

今日的世界顯然是和平與暴力相對峙的一幕，雙方面都在磨刀霍霍，準備着大決鬭之一日了。向來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應該覺悟的，就是和平要有代價，也許是極鉅大的代價，我們要得到和平，必須準備着做積極抵抗下的犧牲。在現代戰爭裏，戰鬭員與非戰鬭員的區別，已經不復存在。我們的每個人，爲自己的和平，爲世界的和平，都應該按着自己的能力，做和平的戰士。

（錄十月二十五日津滬大公報星期論文）

工商業與實施所得稅問題

財政部通令全國於十月一日起開始徵收所得稅，其開徵之對象，先以第二類薪給報酬所得爲範圍。至於第三類證券存欵所得，與第一類營利事業所得，已定明年元旦起開徵。各方對於所得稅問題，論列甚多，吾人茲就工商界之立場，與所得各方之輿論，一述管見，頗與主持稅務者與工商界人士一商榷之。

所得稅爲一種優良之直接稅：所得稅之徵收，不獨合於斯密亞丹所倡之『平等正確便利經濟』四大賦稅原則，更與華格納所說賦稅須平等普及，具有發達力之性質，亦相脗合。顧在施行於我國工商界，其背景與各國比較爲困難者：第一，中國工商界尚無畫一之會計制度，工商業中於會計方法之運用，過覺稚幼。第二，工商界對於新稅缺乏相當之認識，而於所得稅之眞相，平日尤乏研究之基本工夫。第三，從事工商業者，於國家觀念缺乏相當之素養，容易發生漏稅與資金逃避之虞。第四，年來工商界籠罩於不景氣狀態之下，負擔既重，營業復江河日下，經濟狀況，太覺枯窘。因此種種故着手之初，倍覺困難。而外人在我國境內所作營業，及從事各項公私職務者，所得恒視國人爲高，能否悉行就範，利息所得，中外銀行之存戶，能否一體照行，凡此皆有待於政府與各方種種之努力，以謀推行之無阻。就吾人之所見，所得稅條例，有待於商榷改正者，有如下列所述：(一)服務工商業者，所得之報酬，遠不及公務人員之多，而家庭負擔，同感繁重，在外國有家庭負擔減稅免稅之規定，如與家屬同居者得減若干，有子女者得遞減若干，我國尚無此規定，此其一。(二)我國工商界向於薪給以外，有年終分紅之制，年來工商業罷敝已達極點，紅利之分，已無希望，服務工商業者，僅恃戔戔之薪給，維持家計，已感困難，現定最低勤勞所得，尚覺不勝負擔，此其二。(三)於第二類課及營利事業所得以外，公司股息所得，轉予免課，衡諸公允原則，似有未當之處，此其三。(四)第二條免稅範圍，法定儲蓄金僅列公務員與勞工兩項，而同一以勤勞所得等於勞工之商店店員工廠僱員，獨抱向隅，此其四。(五)存欵利息，不採比例法，缺乏伸縮性，且使貧富之負擔不分，與公平之旨，亦未脗合，此其五。(六)滬上各業呈請修改所得稅暫行條例之第二點，謂「股

票利息，不應再徵所得稅，第一類甲項凡公司行號行棧工廠或個人資本在二千元以上營利之所得，已規定分級徵稅，股東爲公司之組成分子，公司營利所得，繳納之稅，實際即徵之於股東。今第三類又規定股票所得利息，另行徵稅，實屬重複。且個人或合夥開設之商號行棧工廠而不發股票者，則依法決不能再向其個人或合夥之股東另行徵稅。」同一營業，個人資本或合夥開設者，祗徵稅一次，而依法註冊之公司，除就其公司徵收營利所得外，復分向股東徵收股票利息所得，殊有獎勵合夥之旨。且國人積習，大都喜存欵銀行，以博不勞而獲之利潤，其投資於實力者，頗占少數，今依所得稅條例之規定，存欵銀行者，徵稅一次，投資實業公司者，公司營利所得既已徵稅，股票利息，復行徵稅，以利息存諸銀行，又復徵稅，前後徵稅三次，以存欵銀行者與投資實業者相形之下，今後誰願投資實業？此其六。

財政政策與社會經濟原則容有未能符合之處，惟工商界之種種困難，在政府方面，顧念實業爲國家之命脈，苟有可以體恤之處，自應儘量爲之設法，以解除其困難。同時工商界體諒政府財政之拮据，從艱難困苦中不妨勉予應付，須知所得稅在中國爲初行時代，容多闕漏地方，亦祗有彼此提攜，逐步改良而已。爲工商界本身計，更應切實研究所得稅之內容；旨在不違法，又在不爲法所誤。換言之，不希圖逃稅，亦不必於應納之稅額以外，復受不合理之損失。故目前應行注意之點，厥爲會計方法之改良。我國都市之工商界，近頃於簿記制度已多改良，漸臻完善，惟於會計方法未盡合軌，苟會計不正確，則所得額亦隨之不正確，過高則納稅多而受意外之損失，過低則納稅少而受逃稅之科罰，此應研究者一。昔時公司商號往往資本極微，而營業甚巨，年終結算所得甚豐，結果往往對於折舊攤提，存貨作價，漫無標準。此後以收稅關係，自須規定年限，分次攤提。而於呆帳損失，以及應收未收應付未付等項，均應於決算時切實整理，不致有虛報多報之弊。苟以資本少而盈利厚，於納稅上過分受虧，不如擴大資本，重爲增資之登記，較爲正當而合算，此應研究者二。此後在實施上有待討論之問題甚多，甚望商會與工商業同業公會援照銀錢兩業公會之辦法，徵求會員貢獻意見，推定人才分別整理，提供政府之采納，尤爲今日當務之急也。

（錄十月二十一日津滬大公報）

中國的青年心理

目前中日外交之形勢，閃鑠不定，前途如何，尚難逆睹。然有一點可以判斷，即無論如何中國政府不能訂立斷送國家立場之文字是也。查現在之中日交涉，雖問題多端，其癥結實在北方問題，實際的危機亦在北方。此爲中日全局上之一個弱點，大有無論何處打雷，都到北方落雨之勢。然吾人默察大勢，深覺北方雖危，而實不危，蓋中國人尤其北方的中國人不棄北方，政府何敢棄之？中國人之必保衛北方，誓死不讓其分離，其機兆尤普遍反映於中國青年之心理。吾人嘗謂中日兩國之關係，不在目前之一時現象，而應着眼於此兩大民族之久遠前途。日本之政治家及軍人，向只繫心於中國之政治表象，而少注意於中國之青年心理。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只見日本實力者與中國之歷史殘骸結不解緣，而於代表新生中國之青年反漠不相識，此日本對中國問題所以常陷於煩惱也。吾人敢正告日本人士曰：諸君於究心中日關係之時，尤應一察中國之青年心理。

即以一般視爲危險地域之北方論。在此處的青年，只痛心國難之日深，思以其力量貢獻與國家，絕不感覺個人身邊之危險。今年暑假北平各大學投考學生之多，超過以往之紀錄，其籍貫尤以南方學生爲多，此爲甚可注意之現象。彼等要求知識，同時懷有深厚强固之國家感情。彼等對北方不放心，思以其力量保持這一塊土，甚至以身殉之。本月十二日北平教育文化界對中日外交發表之聯名宣言，政府恐惹誤會，未許報紙披露，其主張則完全代表中國國民尤其中國青年之意見。一般青年，過去在愛國行動上，誠不免有幼稚的表現，近來顯然已有新的轉變。吾人最近在一刊物上讀到北平學生團體一文件，於過去之幼稚錯誤表示懺悔，於今後之讀書及救國有廣大之覺悟。誠摯哀懇，讀之滋感，茲節錄一段如下：

……救亡所包括的部門很多，我們要吸收所有各種不同立場和不同興趣的同學，讓他們各自訓練各種性之所近的救亡技能，各自從事各種不同的救亡工作，而最後匯成一支偉大的救亡巨流。我們已經深切領悟到許多師長和前輩們的話是對的，我們不應輕易拋棄一切課業，很短視地强要求大家只做着奔走呼號很狹義的救亡工作才算滿足。這並不是我們忘記了當前的危機，在中日形勢益形緊張的現在，反而高唱埋頭準備的老調，主張死讀書；而是覺悟到救亡事業是一個長期的堅苦鬥爭，需要眞實的力量，眞實的準備。熱血的奔騰不是救亡事業的全部，熱情澎湃更需要堅忍的意志和堅强的能力，因此我們需要沉着地及時好好學習生活和救亡的知識，好好求學，以增强自己的戰鬥能力。

中國青年此種沉着勇毅之態度及熱烈悲奮之心情，乃數年來重大國難之一種收穫。此種青年心理，實際即是一般國民之心理。政府在此種心理的督促之下，對外當然不能再爲過分之退讓。政府果違國民心理，對外作重大的喪權行爲，吾人取斷言其必自行失去其存在。此爲目前中國之大勢，政府必已深察，故尤值得友邦人士之注意也。

（錄十月二十六日津滬大公報）



國風社選

從歸宗晨出觀玉簾泉（泉在歸宗寺東北五里）　伯臧

振策。辭。歸。宗。東向。迎。朝。曦。行行。徑。逾。邃。跨澗。略。彴。攲。傴僂。穿。石。罅。礙足。籐。蔓。滋。悠然。坐。潭。上。仰看。玉。簾。垂。倒挂。五。十。丈。氣。勢。凌。虬。螭。噴沫。似。濺。珠。一一。承。盤。匜。注潭。復。躍。起。如。駿。不。受。羈。倚泉。絕。壁。開。屹若。屏。障。施。巨。石。狀。異。獸。對。峙。各。奮。鬐。其下。巉。以。深。其上。曠。而。夷。高。樹。媚。初。陽。幻作。珊。瑚。枝。日光。所。激。射。泉影。翻。詭。奇。散爲。五。色。霞。餐此。娛。心。脾。我疑。蘇。長。公。月旦。二。勝。詩。茲泉。不。見。稱。得毋。玄。珠。遺。豈閟。榛。莽。間。遯世。無。人。知。咄哉。名。勝。區。顯晦。亦。有。時。

丙子閏春洛聲招飲新農園爲展禊之會余滯舊都未與主人代拈不字　什公

管侯。好。園。林。逢辰。集。簪。紱。嘉招。赴。未。能。索句。意。雖。拂。老持。綺。語。戒。筆鈍。逾。口。吃。危。巢。嘵。同。處。不祥。誰。與。祓。矧當。厄。閏。年。訛言。苦。煩。鬱。倦眼。看。山。川。底是。忘。憂。物。景光。不。可。駐。百卉。春。風。熨。江南。鱖。魚。肥。懷歸。吾。豈。不。

靜坐　疑盦

靜來。竹。石。都。能。語。春過。鶯。花。亦。自。閒。旬日。稻。長。香。到。葉。些須。雲。起。氣。沈。山。偶知。住。世。能。全。拙。不爲。哀。時。但。養。孱。聽慣。溪。聲。情。未。著。滔滔。從。汝。去。無。還

兆豐公園夜坐有寄　秋岳

缺月。盈。梳。柳。漏。金。日歸。忍。此。夜。涼。深。受燈。草。地。翻。故。紺。破寂。蟲。天。出。異。音。經世。放。懷。俱。有。累。思賢。去。國。兩。難。任。三年。祗。席。誰。能。會。却遣。人。間。議。陸。沈。

題史文甫五十自壽詩册　公渚

神鋒。老。去。尚。嫖。姚。盾墨。文。章。志。未。消。豈必。董。公。稱。健。者。

不。應。湛。輩。屈。元。僚。半。生。行。脚。餘。詩。帖。一。室。收。身。對。酒。瓢。
怡。悵。湖。移。舊。時。月。十。年。同。此。憶。吹。簫。往與君同宿仁先湖莊舊月移

奉懷纕蘅貴陽　子威

略。長。應。變。治。循。良。布。政。優。優。鎮。一。方。舉。國。臥。薪。憂。北。顧。
驕。王。飆。梃。謅。南。强。地。通。馳。道。連。湘。徼。天。許。文。星。駐。夜。郎。
手。挈。邊。州。齊。嚮。化。使。君。膽。識。自。堂。堂。
多。君。朝。暮。拔。其。尤。宏。獎。人。文。第。一。流。蠻。布。弓。衣。傳。雋。句。
桐。花。犵。鳥。入。邊。籌。賦。才。昔。已。推。袁。久。使。節。今。眞。借。冠。留。
楚。粵。山。川。資。鎖。鑰。側。身。南。望。獨。登。樓。

青溪社集餞冒鶴亭以秦淮詠古分題得白練裙
即以題疚齋雜劇　仲雲

舞。裙。歌。板。總。前。因。幾。輩。飄。零。怨。瀾。茵。畫。扇。傳。奇。宮。調。冷。
冒鶴亭著疚齋雜劇嗣響桃花扇而頑艷感喟過之 留。仙。擘。皺。夢。痕。新。愁。腸。瑠。札。
才。人。筆。王伯穀集中多有與馬湘蘭筆札 妬。眼。鶯。花。舊。院。春。鄭應尼醜詆出於妬
恨見蝸亭雜記王漁洋秦淮雜事詩所謂石橋巷口諸年少是也 錦。樹。琴。河。更。蕭。瑟。玉。
京。羽。帔。有。孤。鶯。

題山腴出峽避兵圖　石遺

三。峽。推。奇。險。胡。然。出。避。兵。彌。天。來。草。寇。何。處。有。花。卿。敢
謅。鄭。君。里。甯。爲。杜。老。行。連。江。入。吳。去。思。蜀。豈。無。情。

調石遺疑不果行也　堯生

八。十。老。人。天。一。涯。臙。脂。門。巷。壽。仙。家。東。風。吹。得。詩。心。活。
定。守。山。塘。七。里。花。

將之黃山陸丹林屬題觀瀑圖　釋堪

三。疊。琴。心。三。疊。泉。香。鑪。幽。夢。散。如。烟。行。當。振。袂。蓮。花。頂。
坐。接。飛。龍。落。九。天。

天台山雨後觀石梁瀑　默君

銀。濤。百。丈。瀉。無。端。噴。雪。飛。雷。佛。膽。寒。一。夜。空。山。吟。夢。濕。
天。教。雨。後。恣。奇。觀。

午睡起强作郊游　仲恂

露。葩。烟。篠。欲。留。春。憔。悴。禪。牀。獨。夢。人。幾。段。啼。鶯。西。郭。外。
青。年。依。舊。客。愁。新。

石州慢　秋晚涉園見籬畔殘花掩抑可憐愴然賦之　蟄雲

一。徑。秋。陰。扶。起。瘦。紅。幽。緒。如。葉。惺。忪。綺。怨。羅。愁。問。訊。晚。
霜。應。怯。殘。妝。洗。未。最。憐。負。盡。濃。春。撩。人。猶。弄。燕。支。雪。南
雁。幾。時。回。又。花。前。傷。別。　癡。絕。舊。香。無。據。新。恨。無。端。枉
教。凄。切。不。信。衰。遲。芳。佩。丁。寧。重。結。斜。陽。更。遠。等。閒。倚。徧。
荒。籬。餘。寒。拚。共。西。園。蝶。擁。髻。夢。中。逢。話。年。時。烟。月。



凌霄一士隨筆

李鴻章歷辦外交，曾大蒙淸議之糾責，媚外之誚，衆口一詞，甚至擬以秦檜．斥以私通外國，燒城鑠金，莫能自解。迨庚子之役受大創，鴻章議和盡瘁而死，物論始回焉。鴻章外交政策與手段，固有可議，要非有心媚外，且對外人詞色之矜傲，尤其態度所特具。甲午之役，徑廷芳以議和隨員赴日，日首相伊藤博文，爲述十年前奉使至天津訂約時鴻章態度之尊嚴，有追憶令人心悸之語。（見王耀煜「中日戰輯」卷四○）梁啓超「李鴻章」第十二章，述其軼事有云：『李鴻章接人常帶傲慢輕侮之色，……與外人交涉，尤輕侮之，其意殆視之如一市儈，謂彼輩皆以利來，我亦持籌握算，惟利是視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鴻章所無也。』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

……文忠卑視外人之思想，始終未嘗少變，甲午以後，且益厲焉。其對外人，終不以文明國人待之。此老倔强之風力，今安得復覩此人哉？其使俄也，道出日本，當易海舶，日人已於岸上爲供張行館，以上賓之禮待之。文忠銜馬關議約之恨，誓終身不復履日地。從人敦勸萬端，終不許，竟宿舟中。新船至，當乘小舟以登，詢知爲日本舟，遂不肯行。船主無如何，爲于兩舟間架飛梁，始履之以至彼船。其晚年直總署也，總署故事，凡外國使至，必以酒果款之，雖一日數至，而酒果仍如初，

即此項已歲糜數千金。公至署，諸使來謁，署中依例以酒果進。公直揮而去之，曰：『照例，外賓始至，乃欵以酒果，再至則無之也。』諸使皆色變，然竟不能爭。法使施阿蘭狡甚，雖恭忠親王亦苦之。公與相見，方談公事，驟然詢曰：『爾今年年幾何矣？』外人最惡人詢問年齡，然懾於公威望，不能不答。公掀髯笑曰：『然則是與吾弟幾孫同年耳。吾上年路出巴黎，曾與爾祖劇談數日，爾知之乎？』施竟踧踖而去，自是氣燄少殺矣。丁酉歲暮，俄使忽以書來求見，公即援筆批牘尾曰：『准於明日候晤。』時南海張樵野侍郎在座，視之愕然曰：『明日歲除矣，師尚有暇晷會晤外人乎？俄使亦無大事，不過攪局耳。不如謝却之。』公慨然曰：『君輩眷屬皆在此，兒女姬妾，團欒情話，守歲迎新，惟老夫蕭然一身，枯坐無俚，不如招三數洋人，與之嬉笑怒罵，此亦消遣之一法耳。明日君輩可無庸來署，老夫一人當之可矣。』其侘傺如此。

斯皆其對外態度見於記載，可供參考者。（鴻章使俄，由上海乘法國郵船前往，並無過日本換船事；或事在由美洲回國途中歟。又，「法使……懾於公威望」，不無語病。）又甓園居士（劉焜）「庚子西狩叢談」卷四下述鴻章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云：

予生平未見文忠，然無意中却有一面，至今印像猶在腦際。前清同文館即設在總署，予一日偶從館中偕兩教習同過總署訪友，經一客廳後廊，聞人聲囂囂，從窗際窺之，見座中有三洋人，華官六七輩，尚有司官繙譯，皆翎頂輝煌，氣象肅穆，正議一重大交涉；首坐一洋人，方滔滔汩汩，大放厥詞，似向我方詰難者，忽起忽坐，矯首頓足，餘兩人更軒眉努目以助其勢，態度極爲凌厲；說畢由繙譯傳述。華官危坐祗聽，面面相覷；支吾許久，始由首座者答一語，聲細如蠅，殆不可聞。繙譯未畢，末座洋人復蹶然起立，詞語稍簡，而神氣尤悍

戾，頻頻以手攫拏，如欲推翻几案者。迨繙譯述過，華官又彼此腭顧多時，纔發一言，首座者即截斷指駁，其勢益洶洶，首末兩座，更端往復，似不容華官有置喙餘地，惟中坐 洋人，意態稍爲沉靜，然偶發一言，則上下座皆注目凝視，若具有發縱能力，而華官之覆答，始終乃只有一二語，而頳顏汗，局促殆不可爲地。

予當日見此情狀，血管幾欲沸裂。此時忽聞傳呼聲，俄一人至廳事門外，報王爺到；旋聞足音雜沓，王爺服團龍褂，隨從官弁十數，皆行裝冠帶，一擁而入，氣勢殊烜赫。予念此公一來，當可稍張吾軍。既至廊下，則從者悉分列兩旁，昂然而入，華官皆肅立致敬，顧三洋人竟視若無覩，雖勉强起立，意殊不相屬，口中仍念念有詞。王爺先趨至三客座前，一一握手，俯首幾至膝上，而洋人傲岸如故。王爺尚未就座，即已厲色向之喋聒；王爺含笑以聽，意態殊極恭順。

予至此已不能復耐，即扯二人共去，覓所識友人，告以所見。吾友曰：『中堂在座否？』予曰：『吾不識誰爲中堂。』曰：『李中堂也。中堂在此，當不至是。』予乃約其同至故處。友逐一指認，告姓名，曰：『中堂尚未至也；然今日必來，盍再覘之。』予亟盼中堂到；俄頃復聞呼報，予以爲中堂至矣，乃另爲一人。仍趨與洋人敬謹握手，即逡巡就坐。予乃大失望。

正於此際，續聞呼報，一從者挾衣包，先岔息趨入，置於門外旁几。吾友曰：『此必中堂。』既而中堂果入門，左右從者只二人，纔入廳數步，即止不前。此時三洋人之態度，不知何故，立時收斂，一一趨就身畔，鞠躬握手，甚謹飭。中堂若爲不經意者，舉手一揮，似請其還坐，隨即放言高論，口講指畫。兩從人爲其卸珠鬆扣，逐件解脫，似從裏面換一夾衣，又從容逐件穿上。公一面更衣，一面數說，時復以手作勢，若爲比喻狀，從人引袖良久，公猶不即伸臂，神態殊嚴重，而三洋人仰面注視，如聆訓示，竟噤不贊一詞，喧主奪賓，頓

時兩方聲勢爲之一變。公又長身玉立宛然成鶴立鷄羣之象。再觀列坐諸公，則皆開顏喜笑，重負都釋。予亦不覺爲之大快，如酷暑內熱，突投一服清涼散，胸間鬱火，立刻消降。旋以促飯引去。始終不知所議何事，所言何詞；但念外交界中必須有如此資望，方稱得起「折衝」二字。自公以外，袞袞羣賢，止可謂之伎馬而已。

吾友因爲言：『中堂一到即更衣，我已見過兩次，或者是外交一種作用，亦未可知。』同人皆大笑之，謂如此則公眞吃飯穿衣，渾身皆經濟矣。語雖近諧，而推想亦不無理致。漢高踞洗而見酈生，亦先有以懾其氣也。庚子難作時，予聞公被召入都，即向人慶慰，謂決有斡旋之望，當舉此事爲証；果如所料。予於文忠，亦庶幾可謂之窺見一斑者矣。

寫得甚爲絢爛，容有渲染太過之處，要亦可資參閱。（王爺蓋指慶王奕匡。引漢高事，嫌比擬失倫。）吳汝綸「李文忠公神道碑」有云：『其交遠人，談笑漫罵，陰陽闔開；按見風采，知爲蓋代英偉人也。』惜與劉氏所寫略同。

悼魯迅翁兩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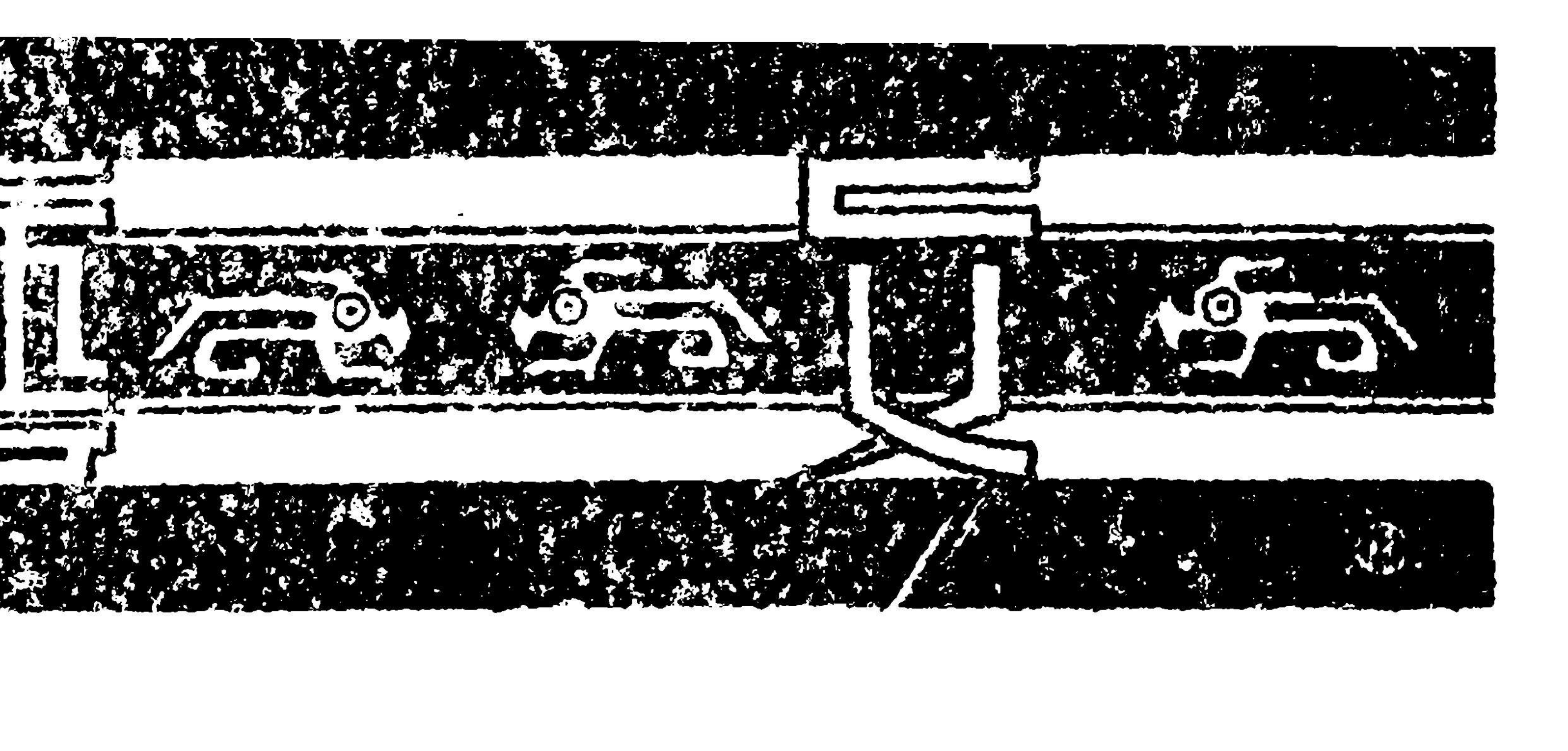
周棄子

謗從惡抱議危詞。一士崢嶸世所知。造述等身推大匠。顚連攘臂鬬羣兒。命因才厄眞成負。病與憂兼遂不支。那可淸秋聞此耗。滿城風雨欲來時。（先生歿於重陽前四日）

獨守堅貞事已難。若論際遇亦辛酸。逕尋寥廓逃繒繳。猶耐高寒惜羽翰。臧否豈皆無得失。罪功不免有褒彈。持平兩字狂兼狷。爲定千秋與蓋棺。

附記　寫這兩首詩的動機，除却「志哀」與「紀念」以外，還有一點應該說明：我想魯迅先生死後，關於論述他的生平的文字，不管是毀是譽，恐怕都不容易「持平」。所以將自己的感想說一說，就成爲這樣的作品。我不知道舊詩的體裁，是否適合於這樣的一個題目。但，我所能的又僅止於此。魯迅先生地下有知，也許要笑爲「結習」吧？所謂感逝哀亡，原也就不過是這麼一回事！

一九三六，十，二十；棄子附記



混混兒

王傳聞

中國的名流學者在反駁一切科學的爭論時，有一個慣用的神通的擋箭牌：「中國的國情不同。」如今中國漢奸之多，打破了世界史上的記錄；公開出賣民族生命，大發官運財運，自己竟不以爲恥，還有一套說的洋洋得意的理論，好似賣國也有它的歷史上的學理上的根據，而別人也不加以恥笑。我不明白這是什麽緣故，只好遵聖賢之路，歸之於：「中國的國情不同。」

然而我又不能聽了那句名言，就立刻心平氣和了，因此精神上感到莫明其妙的壓迫，時常發生窒息似的痛苦。難道我們民族的血液裏竟富於那種可恥的素質嗎？

同我A君從鄉下回來，給我述說了一段他表兄由混混兒轉當漢奸小卒的經過，很有趣，于是記錄了下來。他說的足够周密詳細了，用不着再加渲染。我是照原來語氣抄錄下來的。

關於標題還得註釋幾句。「混混兒」讀時第二個「混」字應該跟「兒」字拚起來，才符合北方人的念法。混混兒即是流氓地痞，當警察制度未建立起來之前，在娼寮賭場中有特殊作用。他們是維持秩序者，可是他們自己間又互相爭覇。覇權的轉移是誰不怕死，誰在忍受任何極殘酷的毒刑時，不露出絲毫的痛苦表情。用語習慣上與流氓地痞不同之處，是混混兒更加職業化。

一

大表兄一死，二表兄二禿子就成了我姨的心上的兒了。

他不如我大表兄孝順，性情也極端暴燥。自從外學大木匠，十多年才回過一趟家。從來沒有給他母親捎過

錢，寄過信，就是那一次回到家來，不是跟這個長輩吵嘴，便跟那個親戚打架；臨走時連向母親告別一聲都不肯，便先踪先影了。這一去又五六年了，不但沒有往家捎訊，同鄉間也極少提到；即是偶而談起來，沒有不搖頭的，彷彿他不但叫人嫌惡，並且還非常可遠而不可接近般的。姨母叫我把他找回來，然而我往何處找他去呢？並且找回來，於她有什末好處呢？攷慮的結果，我是勸她不必把他找回來。

她用力眨了眨眼，搖了搖頭。眼四周起了鬆弛的皺摺，頂上那幾根灰白的頭髮，隨着擺動也搖了搖纖弱的身腰。她的瞳光雖因年衰而暗淡了，表現熱與力的光芒早已消失了，然而這時忽然對於我的意見不相信似的眼珠一轉動，叫我立刻感覺出還有一種堅強的固執和信仰，仍舊深深地佔据着她。于是苦痛的唇皮一起痙攣，皺紋摺起，嘴一撇反駁我了：

「薄敵是她，瞎禿是兒。好歹有個親兒，比落門絕戶也强呀？……再一說木宅變動，人老變性，他就混仗到老，可惡到老，不會改變好了嗎？」

這那一股母親對兒子的偏愛勁和胡塗勁，眞是難以說破。並且對於我的不信任她的兒子，她很顯然的表露出失望和痛苦來了。我同情她，我受了她那種偉大的母性愛的感動，幾幾乎要流淚了。然而爲着她的前途幸福計，我仍舊不能不管這樁事，于是又勸道：

「把他叫回來，不一定如你一個人混的安閒吧？」

「他脾氣不好，不正幹，娘還有不知道兒的？」她的衰老的腔調中，仍然帶着青年人的氣餒。「可是他回家來，假若脾氣也變好了，那不就好了嗎？……如今我混得也不很安閒呀。村裏不三不四的人，老是偷來偷去的，欺負你大嫂了。……」說到這里，她的語聲突然放低了些。「她也像守不住的樣子。……唉，眞是，家里沒有男子頂門戶過日子，誰不來欺負？二禿子回來了，好歹沒有人再敢欺負了。……」

她的母性的執拗，我無論如何也駁不倒。再駁，我想，只有使她苦惱了，于是當面答應了她的囑託。到時候照辦不照辦，大權還不在我手裏？可是我到天津往各同鄉親友處一打聽，才知道早不幹大木匠了；當了幾年兵，現下跑到三不管那種下等社會中當起混混兒來了。可是我打聽出他的下落來，並不是那般順利的。不知道他們是以爲說了實話，怕我臉紅呢，還是說了於自己的臉皮也不光榮，最初老是吞吞吐吐，不高興提的樣子。后來我追問再三，說出了實情呢，他們却又表現出一種幸災樂禍的微笑，到底在表示：「這是你的表哥呀！」還是在表示：「你看，不正幹就有這種結局呀！」我可分辨不出來了。不過，我那時實在有點覺得丟人，所以對姨母的囑託，更不願進行了。

有一天我逛三不管，但並沒有居心去找他。三不管，望文生義，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華洋雜居，極其喧囂的地方。這里照例也有警察局，可是混混兒們同樣有左右地面秩序的勢力。坤書，大鼓，小戲，變戲法的，賣藝的，說相聲的，賣野藥的，相面的，算卦的，小買賣，擺食攤的，……以及暗娼，野鷄，賭局，一切下等社會層的娛樂，嗜好，无不齊集於此。「二哥，走，咱到三不管溜溜，聽個小戲，吃個小館。走，二哥！」他們就這樣欵待自己的親友。在路上遇見人問，他們也要用異乎平常的響亮的腔調回應一聲：「三不管！」隨着又有一個欣然的微笑。到了那里，對於他們實在是極其便當的，除了娛樂玩耍，煩悶的時候，還可以找參

謀本部——算算卦，相相面，或者摇個八卦。只若去一趟，總能夠滿意而歸的。即使不帶錢，或者不欵待朋友，自己溜溜也極有趣。在人羣裏蹓來蹓去，總要有衣裝妖艷，臉上白粉老厚，兩頰和嘴唇紅的像猴屁股，泥身噴香的那種醒目的標識，觸到你的眼簾。這是天然賜給下層社會或者窮光旦的恩物，你不應該不去享受一下，——並且你千萬不可辜負了她們的盛意：打扮那般妖艷爲什末呢？你不妨釘梢一遭，等碰到更可人的閨秀，或者興致盡了，你再轉舵。有什末關係？這樣溜來溜去，你總不至於得不償失的；湊巧還許蹓女人的手一下，叫你阿Q似的麻滑半天。除了這種享樂，你還可以隨便聽說書的，看賣藝的，……只要牠沒有房間，沒圍棚圈着，任那一樣，都好。沒有帶一個銅子，不要緊。站在人羣后邊，翹着脚尖看，聽，那怕什末？可是等他一作揖，你可得提快溜之大吉呀；他罵，你沒有聽見，或者還可以用阿Q式的寶劍回敬一下：「那是孫子罵老子的！」于是你大可飄飄然一轉臉又聽別的一場了。這樣你不但一文不破費，盡量享受，你還有少聽要錢時耍貧嘴之便。並且你更得放心的坦然的去看去聽去笑，失了神沒關係，小綹扒手對于你是無用武之地的。

我可缺乏那種機警。正聽得高興的時候，忽然主角一作揖，罵雜也出口了，再走也來不及了。甚而至于我剛從人羣肩臂頭上往裏一探，正好遇見人家作揖。作揖之後，緊跟着就是罵雜。我只聽了罵，可是常常紅着臉也得給人家撇個，才敢扭身走開。

這一天我最後聽了一段說相聲的，就漫無目的的瞎蹓躂起來了。

有一個胡同來來往往的人數不但多，而且個個臉都有一種異乎尋常的神秘表情：或者微微笑着，或者垂頭喪氣的，或者燥紅着臉，而耐煩什末似的匆匆走出來，却也有手撲着銀錢作響，慢慢向裏邊去時，還得意忘形的笑着，互相談論什末。「一處不到，一處迷。」——我在外邊站着畧微遲疑了一會，便一鼓勇氣進去了。

這里院子很寬敞，房屋却極矮極髒。院里擠滿了長打扮短打扮的各色各樣的下層社會的人物。他們緊緊地圍着一張方桌，也不胡嚷亂吵，個個却都急紅了臉，背着熱汗，憋得青筋爆老高，兩眼睜睜的注視在那張方桌而上。

進門以前聽到擲骰的吆喝聲，我便猜到這是賭局了。到裏邊我打算略一轉彎，即出來。臨開腿時突然聽見語聲很熟的這樣一套吆喝聲：

「啊呀，……獨肘兩吊。啊呀……期六百。啊呀，……又一個獨肘兩吊。啊呀，……白上一個六吊。……快下錢呀！……抬手啊！……幺輸，三上重，來一不如四。抬手抬手，開呀！……」

「哼，這吆喝聲太耳熟了！」我楞了一楞，立刻往臭汗觸鼻的人叢中擠。擠進裏邊時，看見立在方桌旁喊叫的那位照碼的：濃眉，大黑眼珠，塌鼻樑，翻鼻孔，兩頰陷進去，滿臉毒黑瘤瘤，——而兒確實很熟，好像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常見似的。然而想了會，驟然又不敢確定出是誰來。過一會，那照碼的一抬頭看見我一打怔，用着不尋常的若有所思的眼神釘了我一下。以後我們倆互相打量的眼神交接過好幾次，都因照碼的事不得稍持久的注視。淸了一局，寶盒重新擺出，大家正在聚精會神的猜紅門時，我也看着大夥那種各色各樣的表情，而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凝聚。突然有人拉了我一把。我失神似的一抖擻，回頭看時，方才還在照碼吆喝的那傢伙，正盯着我微笑着說：

「朋友，出來，我有幾句話跟你講。」

大夥都以為我是小綹或故意擾亂賭局者，而用着譏笑的或幸災樂禍的笑臉，朝我轉來。我茫然擠出人羣，心中確實也有些窘。

「咱們很面熟。」他鄭重其事的說。「可是，我一時怎樣也想不起你是誰來。咱在那裏熟？」

「唔……」我窘住了，不知所云。「我也是那樣。你先忙去，你忙去。……」

「不要緊，那個，有人替我。再一說，出門在外遇見朋友，喜事，那能不招待呢！」

我再仔細一打量他，同時忽然又想起同鄉說過的我表兄二禿子在三不管這里當混混兒，我可就認出他一多半了。越看越像我表哥，湊巧又有人在我們身旁經過時，同他打了個招呼：「張二哥，今滾來」？于是我便敢確定他是我的二表哥了。

「若不是鄉親們說過你在這里，我決不會想到是你！」我說了。「你不是二禿子表哥嗎？」

「唔，……你就是大林兄弟？……」鬱結在他眉目間的疑容，像濃雲驟然一飄散而放出一道陽光般的，他豁然笑了。「你發變的可太多了！你若不先說出來，我怎樣也不敢認為是你。哼，說這話，一轉眼差不多有六七年沒見面了吧？」

「至少，至少。大哥死了，你知道了嗎？」

「不知道！」他一驚一打怔，隨即變作沈思，後來搖搖頭說道：「他在這里的時候，老怕我向他借錢，老躲着我不見」。忽然變成生氣的樣子，高聲嚷。「我這窮兄弟也不是死皮賴臉的人，有能耐自己掙，沒能力挨餓！……」

「那人太拘謹太小氣了，若不就活不長嗎？哎，死了的，什末也別提了。可是他一死，我姨可怪想念你了。她近來在家挺淒涼的。」

「想我作什末？我又不能給她掙錢！……」

他雖然這樣負氣的說了，然而有一層淡淡的哀痛——它雖然淡淡，可並非不痛切，却真真出自心的深處，然而在它未完全表現出來之前，即被抑制下去了的，——在他的臉上掠過。他急忙用問我目前生活情形的話打岔，我也沒有繼續說那家裏的事。

談着，他領我到了他的住處。喝着茶，信口開河地胡扯。大至家鄉間的年頭，在外謀生的艱難，小而至於某某親屬的生死存亡，无不順嘴流出，未說清這件，忽然又拉扯到那件上去了。

在談話之中，我覺得表兄並不像各位親友口中所說的那般可怕，那般不可接近。他的談吐爽快直白，態度豪邁不拘，——至少這一點，頂合我的脾味的。然而我從親友言談中對他有了偏見，所以對他說的話，就不免時時打折扣，或者在他向我表示親近的時候，我便暗暗往壞處猜疑：「或許要用花言巧語拐騙我一下吧？」但是他始終不開口朝我借錢，也不問我的詳細地址，反倒一個勁兒吹他的朋友多，他怎樣仗義輸財。並且從他住的這間屋裏陳設和他現下的衣著上看來，也不像是個混倒了霉，吃了早飯，沒有晚飯的。他穿的是禮服呢的長臉方口鞋，青假湖綢捆腿的褲子，淺藍色布大褂，藏青緞子碎花馬褂。袖口和領子油光光的。這套打扮和衣著，在有教養的人羣裏，當然似乎不怎樣體面，可是在他那一社會層裏不能

不有一種迥然超衆的丰采了。但同時卻又叫你不至於認爲他不是這一羣中之人而眼生。他跟他們有同一的風度，態和，卻又有跟他們相異的差別，叫人一望而知他跟他們是一夥，然而比他們要高出一頭來。

他住的這一間北房，很寬敞。屋內擺設極其完全：茶几，方桌，條案，凳子，臉盆，盆架，當板，衣架，衣廚，座鐘，掛鏡，對聯，中堂，橫批；茶壺，茶盌，茶盤，茶碟，烟缸，烟架，……無不應有盡有。而且那種齊備和佈置方法，叫人看來並不像是使用上的必需，而是陳列上排場上的必要。主人也常環顧周圍而帶着詢問：「你瞧我的排場如何？」的神氣來瞧我。我也被動地環顧四周報之以「唔，排場！」的眼神。主人對於這種回敬是感到滿足的，且流露出頗以此自豪的表情。

墻上掛着四五個鑲鏡框的照片。我一凝視到那上面，他更露出慰快的神情來了。「你看我有這些朋友！」這是他常常自詡的口吻，同時又是向別人示威或者矯情的結尾。他微笑着看我凝眸的神氣，我猜想到如果我一扭頭看他，他一定情不自禁地笑出來。然而我有些臉皮薄，腦筋已經想到一邊去了，眼還釘在那里。我是被動的在應酬人情呢！

「你瞧我什末朋友沒有？」他卻情不自禁地說出來了。「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沒有朋友還行？」

他立起來走近照片，我也機械地跟隨他過去。照片上那些人物，雖然有的胖有的瘦，有的年老，有的比較年輕，卻好像模仿着上流社會的習尚似的，都穿着長袍短褂，卻透出十足的俗氣；同時，從他們的臉上的表情看來，一律是走江湖的人物，沒有錯。

以上那番觀察，態度未免太偏於審美了。可是若從實用上看來，也不是沒有什末獲得的。我一表兄不是窮困得沒有一點着落，這大可放心。

然而我的成見，逼使我又往別的壞處上猜疑了：既无恆業，又无恆產，他凭什末這樣像回事的生活呢？……于是我向屋內各處又打看了一番，略遲疑一會，便開口說道：

「看你這樣子，還混得不錯。可是我不知道你都是仗着甚末掙錢？」

「給賭局瞭高，照碼，給戲院子賣票，那樣事幹幹不掙些錢？……除了幹這個，我還給三個姑娘扛扠。……」

聽了那番話，因爲深入腦海中的潛意似的身分觀念，使我如同受了恥辱般的感到不安，但是他眉飛色舞的說得很有勁，很坦白，一點不以爲可恥，反倒有些頗以此自豪於人的神氣。我雖然也極力使態度從容，卻不由自主地用了惋惜的腔調說道：

「聽說你學大木匠學得很好，爲什末不幹那個，倒來幹這個呢？這玩意多不名譽！」

「你們沒有賣過力氣，你們就不知道指望賣力氣掙錢，那多末艱難呀！……」他好像看出我對於他的那種混混兒生活有些卑夷了，因而在他縐縐眉頭，向我解釋時，臉上露出有苦說不出來的爲難的表情。「當大木匠的師兄弟們也都說：『幹那個多丟人呀！』可是我向他們：『你們哼斥一天，累得混身流臭汗，可能掙幾毛錢呢？你瞧我，隨便一抓搔，三塊兩塊的不費勁！』……」

「掙錢多也許。」我搶上說。「不過，讓老鄉親提起來，不大好聽。」

「行行出狀元。到那地方吃那地方，空手抓錢，這就是能耐！……好聽管什末用？挨餓了，他們管飯吃嗎？那一年我當大木匠蓋房，從樓上摔

下來，有幾個月沒活做，窮得要命。我那個鄉親，那個肯見？哼！……」

「狗咬破的，人敬闊的，人都勢力眼的很！」我陪答了一句。

「你這幾句話，我倒很贊成。人們眼皮子薄的厲害！……老鄉親們瞧不起咱，哼，說咱這行道不好，那是因爲我沒有發財！行道不好？哼，這年頭不論那個了！你看這房子東邊那一片洋樓，那傢伙可闊起來了多少年呢？早先他也是幹這個的，扛扠呀，開賭呀，……哼，借着姑娘巴結上了大官，一走紅運抖起來了。現今人家把兒子送到大學堂裏念書還不算完，又送到外國去。回來以後還不立刻是一品文官？就是在家里，逢什末喜事，給送功德扁的不知道有多少！其實，他那行道好？借着衙門的勢力賣白面！……哼，這年頭論那個？錢能通神；沒有錢，說什末也不靈！哼，這年頭，只若你有錢，別發愁沒有人捧你敬你！……」

我對於他這番話，潛意識地起着惡感，却又說不出一句可以反駁的道理來。所以只好微笑着不言語。他見我並不厭煩他的論調，于是又滔滔不斷的說下去了：

「再一說，我們出外是來掙錢的。不論你是幹甚末，只若掙了錢，那就是你的能耐！你一有錢，別人對你的臉色就變！……老鄉親們說我不好，可是我並沒有拐過他們，騙過他們呀！倒是常有窮老鄉回不去家，過不了年，來我這里拿個三塊兩塊的事。——多了沒有，咱也用不着說謊，吹牛。……」

他對於自己的生活情形，說得那般爽快坦白，比起所謂上流人的拘拘謹謹，掩掩藏藏，明明做着極醜惡的事而口頭上却說得冠冕堂皇的那種虛僞態度，令人可愛可敬的多了。但是由於先入爲主的世俗觀念，我老是不自覺地認爲他的混混兒生活，太不高雅，於是打斷了他的話流，插上嘴說道：

「你說的那番道理，確實不錯。不過，我老覺得你們那行是苛苦窮人喝窮人的血的，不大好。比方開賭吧，來玩錢的都是人窮；他們掙錢不容易，還許一家子指望着過日子。那末你用賭局騙了他們的錢去，這不是太損了嗎？」

「損？這年頭，若想發財，沒有不損的？」他雙眉伸縮着向我微笑，好像嘲笑我年幼無知不通人情世故般的。「像我早先那樣低着頭子給人家死幹活，那個不損，可是你有什麼落頭？力氣白使了，錢叫人家賺去了，『不吃窮人不富，』這話一點也不錯。行行都是一理。你看冒大黑烟的那個工廠，一年賺好幾百萬，還不是賺得窮人的錢？還不是吃窮人？……受苦的不掙錢，掙錢的不受苦，就這年頭！……」

他這種論調，當時非常的叫我不高興，下意識的罵他：「究竟是混混兒，流氓地痞！」那時，我的腦筋還叫舊教育舊禮敎的流毒所麻醉着，所以對於他便不理智地——好似出自先天地——起着反感，老認爲他故意損傷社會制度的尊嚴，而有些忿怒。於是趕忙應酬幾句，便要告別走了。

「不能不能，你一定要吃頓飯聽聽戲才能走。」他很着急的神氣，攔着我。

「不了，不了，我回去還有事。」

「你若這樣走了，等於給我臉上抹灰，那眞是對不起我！」他的臉漲紅。「你表哥窮那是眞的，不過這點應酬還能……。」

「應酬」「交朋友」也許就是他們的生意經，道德律。所以我越推辭，只

有趣叫他着急。我一看他不是虛僞的謙讓，只好打消辭意了。又胡謅了一會，我們便往飯館子里去。在路上，時他向我吹噓，說這一片地方沒有不知道他的；在飯館子里吃飯，多了不行，賒個十頓八頓的　，一句話。他又說吃過飯聽小戲，進門不用買票。戲院子把門的都是「我的朋友」。同時聲明聽過戲立即送我回去，叫條子打牌的事，因爲我年幼，决不許我幹。

但是走到一個胡同，他突然停住步往裏望去。那胡同裏，有一個打扮得極妖艷的年輕女子，同一個年約四十多歲，打扮得也極妖艷却令人惡心的婦人向外走來。

「走，咱打封一下姑娘，先弄頓酒錢。」說時，便往胡同裏匆匆走去

「幹末呀，二哥？」

「你就來吧！」

他走近那花姑娘，鄭重其事的說道：

「回去，回去，給我陪會朋友再走。」

「得了您二爺，好容易有個叫條子的嗎？……」這老鴇狡黠的淫蕩的假笑着，向他央求。她梳着帶鈎的小髻，禿稀的頭髮上還使着油，橫別着零簪，扠着紅花綠葉。即抹上了厚厚的白粉，她那滿臉橫肉，刁奸狡詐的皺紋也顯明的透露出來了。她雖然這般令人見而生畏，仍然企圖利用女人迷惑男子的法寶：瞟瞟眼，扭扭腰。幼稚的青年男子見了若不惡心透頂，也得混身肉麻，起鷄皮疙疸：「好一個活妖精！」她那破竹筒子似的嗓調，還故意拉長後音，即使你扭頭不看她，也會叫你的耳膜撕拉般的刺痛。可是我表兄對付這種人熟練了，既不入迷，也不起反感，扳着臉莊重的問道：

「怎末，這點面子都不肯給嗎？我的朋友老遠來到了，哼！」

這一會我頓然覺得他確實可怕，確實不可靠了。剛說不領我進窰子，怎末話音還沒落地，就要領我去呢？于是我很焦急的偷拉拉他的衣襟，暗示給他：我可絕對不贊同那個。

「二爺您饒了這回吧，陪您玩的日子還多着呢！」她又用眼一鈎他。那花姑娘也笑着央求他。他却毫不爲動，更加鎮靜起臉神來，字字沈重的問道：

「不賞臉嗎？朋友老遠來了！」

這句話好似他們的道德律一般。他說時用着一種逼人的權威的聲調，彷彿在表示你再「不賞臉」，暴風雨般的震怒可就要發作了。老鴇雖沒有驚懼，却立刻屈服了。

「二爺，您眞威！」她冷笑笑，垂下眼皮，滿臉妖氣立即變成冷酷的

痛恨的表情，掏出一元大洋遞給他。「您到別處陪陪朋友好了。這一回可對不住您呀！」

他也不顧她的什末表情，接過那塊大洋來，微微笑了。

這樣他才放她們走。

「你就給那姑娘扛扠？」走着我沉思了會，問。

「不是。我若是給她扛扠，就不能打刦她了。碰見別人來刦，還得想法打發走呢。走，咱再找兩個，就够玩樂一天的了。」

「不好不好。」我趕快反對。「那些妓女們掙錢眞不容易，苛苦人家多不好哇！」

「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子，就是這年頭！其實，這錢出在老鴇子身上，於姑娘不相干。」

我沉默了。他的話確有理，却使我吃驚。過一會，我問：

「這碍那末容易弄錢，別人沒有搶幹的嗎？」

「哼，你以爲我這個光棍容易當的嗎？這條道，我打了好幾年才算打出來。你瞧，我的腿上，我的胸膛上臉上，那處沒有傷口？咱爲這事，也眞拚過命呀！就是現今，也斷不了跟人家動刀子呀！……」

後來在吃飯時，他便向我述說他和其它混混兒以及巡警明爭暗鬪的光榮歷史，經過多少波折才弄到這種混混兒的特權。他那樣興高采烈的講着，可是我心中只在這樣暗想：像他那般放蕩成性的人，最好是別叫他回家鄉去吧，我姨家那幾畝地，可够他揮霍幾天的呢？他能掙，他能花，就隨他在外邊胡糟吧。我姨雖然用着她那糊塗心腸，思念她的兒子，總不至于比起叫他回去把家產糟塌完了而挨餓，還難過吧？……況且他嫂子不大守分了，他又那樣荒唐，假若他回到家里跟她弄出許多難聽的醜事來，對于家門，對于親戚們的名聲，都不好哇！所以我沒有勸他回家過莊稼日子去。

吃過飯，我們聽戲。進門果然不買票，座位還是很好的前排池子。眞像他向我吹噓過的一樣，到處都有人捧敬，到處有招呼「二爺」的。

分別以後的很多日子，他那種豪放的言談和舉動，還緊迴在我的腦海裏。可是，認爲他究竟是罪惡的人，究竟是應該遠避而一接近便要失掉體面的世俗觀念的流毒，却時時打消了我再找他的衝動。不久，在所謂上等社會層的虛僞應酬，內奸外滑的因循苟安的生活中，把表兄那樣明目張胆，對於自己的所行所爲，對於社會制度的根本特徵，毫不肯掩飾，信口說出來的人，我便漸漸地忘掉了。

（未完）

奇聞二則

伍石夫

診病

由於胃病，從師範學校徒步走進城裏去診視。在一家城里唯一著名的醫院門前停住脚，挂了號，整整等了兩點鐘還沒輪到我。於是，我問：

『喂！怎末後來的都走了，還沒有叫我？』

『等着！』號房學紳士的口語回答我。的確，別人都在咬着苦澀的臉嘴，在不耐煩的伸着腰，捥伏，呻吟，有的還在打酣。

時間，像扶着拐杖走來的老人一樣，使我心慌，但終於輪到我了。我站在醫生面前，把透過細銀絲眼鏡——鏡片上反映着各色藥品的陳設——直從我頭頂望到脚邊，然後紳士式地昂起了頭：

『什末職業？』

『在學里作事。』

『那邊當聽差嗎？』我知道他對我的打量了。

『管賬的。』

『唔，胃病？肚子痛，吐酸水，對吧？』他剛一問到我的病名，便用着對下人的聲調，反問起我來，把頭偏着，好像一切他都更先知道似的。然後一字一板的向我解釋起來：『依我看，這是貧血，營養不足，工作過度，所以消化不良，你每天很忙吧？』

『每天只記點賬，沒什麼事。』

『這病要多休息，』他却並不聽完我的話，便連續的說起來：『多吃點容易消化的東西，像雞子牛奶之類，不要吃了飯就撲在櫃台上記賬，聽着沒有？我開點藥給你，飯後吃。』

一會，把藥取來，問價是六毛。——一個紙包，上邊還用漿糊封着口，怕藥氣走了似的。我奇怪的想：

『究竟什麼東西？管它的，撕開看看吧。』

可是裏邊的藥，把我驚愕住了：

『先生，這不是叫……叫什麼小蘇打片兒嗎？』我做着聽差的口氣問，一面數着，不多不少，一共十二顆。

『嚇。』他奇怪的回望着我，耳上掛着聽筒，手在一個病人的胸膛上不停的敲着。

『這東西我可吃得夠多啦！每頓吃到四顆都沒用。先生，這要值五分

錢一片嗎？我在外邊一毛錢可買到三四十顆。』

『噢，使勁的行行深呼吸，嗳，醫院裏規定的呀！』他忙含糊的回答我，臉孔突的紅了起來，指頭更急促的在病人胸膛上發響。

『先生，讓我還是到藥房去買吧。請把六毛錢退我，謝謝你，先生。』

他憤憤地盯了兩眼，嘴唇移動了幾下，我帶着嘲弄和挑戰的眼光凝視着他。終於他不作聲的偏過頭，把六毛錢票一飛，向我懷里擲來。

我抱着悒鬱疲倦的身子和心情走回去。同事C才告訴我這是常事。說醫院裏有他一個好朋友在當醫生，他可以寫封介紹信，這回包可以認眞的來爲我診療，而且不費錢。最後他還意義深長的用着談哲理似的口調說：

『什麼事都需要關係才成，醫院裏還不是一樣？』

我雖然不佩服他的哲理，但我可相信他話的眞實。當我拿着介紹信直撲去會他朋友時，又走過前回醫生的面前，那時校裏一個學生正在看病。彷彿同醫生有些認識似的，醫生用着嘲笑的辱蔑的口氣，向着我背影大聲的說：

『那傢伙又來哪！』

『怎末的？』學生好像聽着他的語調，奇怪了起來。

『那是你們學校的？……』

『是呀，我們的教員。』

『是教員嗎？教員嗎？他怎說是……？唉，眞太……』我聽着他惶急失措的語調，我不禁感到胃子發熱起來。那時，我已走進被介紹的那位醫生屋子里，聲音便同着那門一起被關閉了。

果然這次診治的手續，做得端詳而確切。當檢驗時，前回那醫生也來幫忙了：

『先生，我看最好各部都檢查一下。』他已經知道我的來歷了。是那末謙恭地躬着腰，體貼入微的熱心診視。

這次不但藥錢不收，而且一直送我出門外。我有些難爲情起來。一路想：

『待遇雖是變了，但沒給小費，下次怕另是一番臉色罷？』

果然，二次臨診時，我便看出他們的冷淡和厭煩。雖然外表他們還是那末『先生，先生』的，但眼里我却看出了另外一句話：

『這傢伙不識趣。』

臨取藥時，那位助手好像還怕我不再給錢似的，嘴唇一抿，用着煩厭的聲調，粗魯的說：

『拿去。』藥便從很遠距離里拋了過來。

我笑了一下，慢慢從懷里掏出一元大洋，拍的拋在桌上：

『勞你的駕，這一小點不成敬意。』

『哦……！』他的嘴張大開來，冷冰冰的臉色，突然變得柔和而親切了，好像從雲層里透出了春天的朝陽似的，憤憤的眼光裏，笑了，他忙用雙手推着錢票：

『不要客氣，先生，請不要客氣。』

在那連着一串笑的『嚇嚇』聲下，錢便迅速的裝進了衣帶裏。我走時，也『嚇嚇』的笑了。

旅伴

在火車車廂里靠近窗口坐下，接着便有幾口大皮箱向我身旁堆來。一個大肚子商人肉發顫的緊挨着對邊坐下。

沉濁的老鼠眼睛，嵌在肉里，上下打量我好幾下，我也回射了他一眼，便大家把臉掉向窗外，站上流湧着喧騷的人羣。

『到那兒去？』他突然回過頭，不經意的問。

『西安。』

『幹麼事？』他又從脚下望到頭頂。

『學校裏作事。』

他點了點頭，又發問：

『侍候先生們嗎？』

『唔……』我含糊答應他。

他取出一隻烟捲，燃着，把右腿向上蹺起，悠然的搖點起來。神情顯得特別自尊。

這時火車吹着嗓子呼喊了，兇的抖擻了一下，便蠕動的邁着步子，沿途奏着愉快的鐵歌，城堞和遠山，帶着怨怨的樣子，向後爬過去。

他突如其來的問我一聲：

『從前到過北方嗎？』

『沒有。』

『北方可不比南方呀！』於是他帶着威嚇的口氣，從警察說到老百姓的打架，從不同的風土說到吃食上來。最後，他又莊嚴的拖着教訓的口吻，說道：

『青年人初到北方，可要規矩些呀！不是玩兒的！』

『是！』我覺得這傢伙很有趣，很想研究他一下。

看着我這樣規矩，聽話，他可樂了。忘掉了剛才的不快意，似乎覺出我對他是有用處的。

『你認識字嗎？』

『不多。』

『多了也沒用處的，普通只要能寫掛就行。』他很滿意的接着說：『最要緊的還是在能吃苦，聽話，守本分。隨你到那里，不愁沒有飯吃的。現在許多學生子，讀了幾十年書，回去還不是在家里當大少爺，不及學徒中用。』

他兩手一分，凸起的肚子不住在胸前搖擺。又忙把頭迎向我面前：

『我忘記問你，那兒人？』

『四川。』

『對啦！我聽你口腔就斷定是嘴。從前我曾在那邊開過金貨鋪，規模很大，好好的幹吧！將來我回四川，一定找你當賬房，給我管賬。』

車，噴着傷了風的鼻子，疲倦的喘着氣，一爬進車站，便伏着走不動了。人們密密的像螞蟻般在一條僵硬了的蛇身上上下亂爬。

大肚子商人在鼾聲中，喃着高吭的鼻音說：

『城里路不好認，你最好在車裏等着，遲點我給你帶點吃食回來。』

『嗯。』一夜沒睡好，我正疲倦得要命。

『你把東西給我看好，不要離開。』

我不作聲，把頭靠着他箱子，便橫臥下去。

不知幾時，他回來了。在模糊的夢中，從窗口粗暴地把我叫醒：

『起來。』

他的手裏，脅下，抱滿了各色什物。糖結，禮品，本地特產，一件件由我幫他接過來，獨沒有帶回我的食物。

他望望我眼色，似乎覺察到了：

『噢，東西太多，實在拿不下。車站上有的是。你最好出去走走，睡多了會生病的。』

火車知道快要休息了似的，帶着輕怪的呼聲，徹底的直向斜陽的暮靄中奔去。秋涼的風，吹去車中的鬱悶，換入了滿山紅霞。

商人激動地把大肚子緊抵着窗門，頭，頸，伸了出去，一望見遙遠星一般閃爍的燈火，便用着打官腔的嗓子，嚷了起來：

『到吶！這兒我整歎過五年。同我一道今天你可佔便宜啦！』下車後，便把一切雜的行囊都交給我：

『把水壺背上。』我望望水壺，眞有點不願意，但終於忍住，背上了。

我便跟走在他後邊。

穿過一條長長的大街，他又買了好些東西給我馱上。我的手脚酸軟得不能支持。幸好走到一家小飯舖門前，他便叫停下。選上街口邊一張小桌子。當我把東西一件件放下時，他已高坐上席，將兩脚分開的踏在桌下橫木上，肚子挺了起來。用手死死的指着右側邊：

『坐那裏。』

他便一點不徵求我同意的叫選好了酒菜。

街市的晚風，和着沙塵，從桌面吹捲過去。他迎着風顯得特別有豪興。當茶房把酒壺放我面前，我恭敬的給他斟上時，他接過去一口喝了。

『你也來兩杯？』

『我不會。』

他的眉毛都笑開了，臉上起着肉的旋渦：

『不會？你太老實啦！好的，年輕人最好不要喝酒。』他一面說着，酒杯又自動地伸了過來。

他的食量很好，一共吃了九毛多錢，當我摸錢要付賬時，他肥厚的手，一下攔住我：

『那有你開錢的道理！』

踏着朦朧的曉霧到車站時，他伸出肥手來：

『買票啦！把錢拿出來。在這里看着，我去替你買。』

我照他要的數目把錢交給他。

車上在另一個人口裏，我才知道票價並沒有這末貴。我忍不住地問：

『怎末啦？我們的票怎末比他多出一塊錢哪？』

他不自然的乾咳了兩下，眼神迴避過我，侷促的說：

『他吹牛！賣票員弄錯了也說不一定。』

我知道飯錢他扣回去了。

夜裏，茶號的來了。他仍然像昨晚似的，搶先的用着主人的派頭說：

『他是我同路的伙計。有我担保，沒錯。』

我止樂得像昨晚一樣，閉着眼安心的睡去，可一隻手觸着我了：

『不成！把箱子打開。』

我便無法推卻的下了床。

箱子裏一大堆書都翻了出來，商人可意外的吃驚了。口像喘息的垂死的魚一般張大着，眼睛似乎花了似的，艱辛地躬下腰，把我厚厚的法文學典抓起翻了一翻，然後又謹愼的不作聲輕輕放下。茶號的一下尋出了我的學校聘書，反過臉來問：

『你是去教書的嗎？』

『嗳。』

茶號的重重盯了商人一眼，商人驚慌的忙退縮了兩步，似乎手脚無處安置似的，頓顯出困惑與害怯。當茶號的去後，他像鼠一般的伸出頭，瞇着細眼問我：

『你是去教書的嗎？』

第二天，他頓顯得拘束和畏怯起來，不再昂着頭走路，連說話的聲音也小了，我看他幾次想企圖離開我，但我仍然跟着他走。

『先生，你走前頭。』他把大肚子閃在一旁讓開路。

『一樣。』

他於是緊貼在路旁邊走，中間留出很寬的道。氣喘喘的抱着一大包東西。這回，水壺已經挂在他自己的背上了。

『我替你拿點東西好吧？』

『不，我能拿，先生。』

車廂里，他把箱子緊堆在他身邊，這回給我留出很寬的位置。我問他一句話，或談一件事，他便笑一下，謙恭地點下頭。

臨到換車了，人們像潮湧般忙亂着。他挺着大肚皮，在擁擠中着急起來。最後怯生生地用着乞憐的眼光望着我：

『先生，勞你駕，請替我看一下，我去找搬運夫。』

『唔……唔……好！……』我笑了。

在城市裡（十八）

張天翼

第十二章

一有什麼大事情——唐啓昆總是去找唐季樵商量。

『何老六的意思到底怎麼樣嗄？』

他聲音放得很低，手扳沒聲息地拍拍大腿，臉跟臉靠得很近——等着回答。看來要是沒有個十爺，他的一切事情就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十爺搖了搖頭：

『不成。』

說了又把眼睛釘着他旁邊的螂頭，顯得很不放心的樣子：好像怕一個不留神就會有誰把這孩子搶走。他仔仔細細跟二少爺談起螂頭的病來，一面不住地歎着氣，他竟把這位侄兒當做一個醫生——彷彿這回專門是診病來的。

他時不時溫和地叫着螂頭：

『螂頭，你把舌頭伸出來給二哥哥看看。』

於是這孩子儘量張大了嘴，吐出那條尖尖的舌子，裝鬼臉似地霎了霎眼。隨後他忍不住笑的樣子撇過臉去，注意到了地板上的一隻蛐蛐。等到大人們又談起他們的大事——他就偷偷地伸出了左脚去擋那隻蟲子的去路。他鞋子上沾滿着泥漿，叫地上印上了幾個泥印。

二少爺放心地透了一口氣：

『嗯。螂頭今兒個好多了。』

『不過鼻子還是塞着……嘖，唉！眞急死人，眞急死人！』十老爺一站起來就往門口走，一下子可又打了回頭。他兩手反在屁股後面，手指着急地亂動着。『我一想起來就寒心！你看小科子！——也是一點個小毛病，後來竟——竟——要是照拂得好好的怎麼會壞事的嗄！……』

十太太打廚房裏走出來，到上房裏拿着個一包什麼東西又穿過廊子去。她身材很高。老是那麼一付乾得發黃的臉子。眉毛痛苦地皺着，那雙凹

遠去的腳聲可在門檻兒，彷彿有一肚子怨氣結在那里的樣子。

那位侄少爺十分勉強的叫了她一聲，嗓子放得很低。他提防着什麼似地瞧着她走了過去，又用着提醒別人的眼色看看他叔叔。

『沒得良心的傢伙！』十老爺嘟嘟地嘟嚷着。

『呃，呃，』唐啓昆說。『何必呢，何必呢。……十娘不小心倒是眞的。她不歡喜孩子。……』這里他忽然着急起來，顯然有個很難想透的問題鑽出來了。『她到底——到底——唉， 她到底給他吃了什麼東西， 給梆頭？』

十娘大概常常在吃上面花了許多錢：鈔票一到她手裏就蹲不住。日子越過越困難。可是他點起了一支烟，苦着臉勸十爺別消極。

『身體總是要緊的。我看你氣色不大好……』

『是嘎。』

『你可頭昏啊？』二少爺趕緊吐了一口烟問。

那個想了一想。右手貼着額頭，又摸摸太陽穴。他覺得腦袋的確有點重甸甸的。

『嗯，昏哩，』唐季樵失望地倒了藤靠椅上。他歎着氣，傷心地瞧着梆頭。

唉，眞是毫無意思！要是他死了——這些孩子怎麼過呢？

可是二少爺仍舊用那個老姿勢抽着烟。他那付不動神色的派頭——叫人都信他的辦法沒有錯兒。

『烟倒是收斂的，』他說。『十爺你怎幹不抽抽看呢——一天抽個一兩回，熬點個好膏子。烟館子裏沒得好東西，天天跑去也不方便。在家裏那就——唔，這個東西不能斷，天天吃點個才有效。』

他打量着十爺那張瘦臉，那付有點駝的身坯，他鼻邊勾起了兩條皺紋——看來他是心裏有什麼就愛的事，可又不好說出來。他祇是往好的方面談：他一個同學自從抽上了那個，氣痛病就沒影子了，還發了胖。卜老先生那個癆病呢，也是的。於是他起勁地把臉轉向着十爺，耐心耐意敘述着卜老先生醫好癆病的經過。十爺雖然也知道這些事，可是未必像他這麼詳細。

十爺怕把事情看得太樂觀，過後就會叫自己失望。他輕輕問：

『老卜不是吃童便吃好的麼？』

『噯！』二少爺叫。『我是曉得的，我！——我差不多親眼望見的。童不童便不相干，他是多年痼疾。我是明白的：他全靠這個，這個——』

他拿大拇指門在嘴邊，小指翹着動了幾動。

『唉，原是的，』他閉了會兒嘴，又搖搖頭自言自語着。『什麼事都要你自己煩神，不滋補滋補怎麼得了嘎！反正大家都不得過。你還比我好點了哩。我是——我眞着急。娘老了，大嫂守了這麼多年寡，我總要叫她過得舒服點個。家裏頭的開銷，——唉，我不能夠刻苦她們。……呃，眞

的，何老六那個，——怎麼不成呢？』

『他說他不想買田。』

『不想買田？』——他盯着十爺的臉，好像怕這位長輩跟何老六有什麼鬼算盤。

十爺可看着榔頭，時不時用手摸摸他的額頭，接着摸摸自己的。他自己皮膚有點發熱。十娘大概在廚房裏斬肉，工工工的連地板都震得發抖，他就覺那得把菜刀似乎一下下斫着他的腦袋的樣子。

『斬得這樣響做什麼！』他耐不住地叫起來。『簡直不得讓我安神！……我死了就好了！……』

他左手貼到了胸脯上：他心頭也悶悶的很難受。看看窗子——外面的雨正織成一片玻璃絲似的簾子，把世界上什麼東西都擋住了。

不過他仍舊打起精神跟唐啓昆計議了一些正經事。他們猜測着那個何老六到底是什麼用意。那位姪少爺可欠一欠身子去拿煙，趁勢把臉湊近，嗓子低得聽不見：

『小聲點個，小聲點個！要是十娘聽見了，……』

猶疑地瞅了榔頭一眼，他這才慢吞吞告訴十爺：何雲蓀分明有錢，打算在鄉下置些田產的。要不然——他到這塊來做什麼呢？

那個吃了一驚：什麼，這麼個老朋友也對他撒謊！

『不會吧，他？』

可是唐啓昆一連幾天都跟他談這件事。這位姪二少爺總是一兩點鐘光景來，用了同樣的手勢，同樣的語句，叫十爺相信這筆買賣還可以進行。

『他說不買田，不買田——不過是曉得我困難，要卡住我就是了。』

『怎麼呢？』

『他要煞田價，』二少爺把下巴斬鐵截釘地一點。

唐季樵楞了一會兒。隨後氣忿忿地站起來，踏着很重的步子踱着。他看看他姪兒那張求救似的可憐巴巴的臉子，又想到何雲蓀那張一團喜氣的圓臉——竟想不到這傢伙這麼厲害。

『混蛋嘛！』他猛地停住了步子。『他到底是何居心呢，他！人家那個樣子急法了，他倒來卡住人家！……我跟他算賬去！……我——我——嗯，眞沒看出他來！該死該死！我還當他老朋友看……』

他衝到門口——又突然退了小半步。他叫：

『打車子！打車子！』

當姪兒的好容易才勸住了他。二少爺捺着他坐下來，一面切切實實告訴他——一個人做事總不能動肝火。十爺的身體原不大好，要是爲子姪的買賣氣出了毛病——那眞！唉！

在叔叔旁邊不放心地看了一兩分鐘，他輕輕地問：

『現在頭昏啊？』

『唔，頭昏，』那個拿兩手去捧腦袋。『噴，唉，昏得很哩。』

『我叫你不要動氣的嘛。』

這大侄少爺請十老爺去到連九癟子的烟館裏——二少爺把這叫做『補充氣』。他自己也陪着躺在榻上，親手替十爺燒烟。

『我實在要到省城裏去，這塊事情又攪不好。』

唐啓昆對着自己的脚尖出神。嘴角上閃了閃微笑，嘘了一口氣，又說：

『省城也是有那些個個頭事，非親自去一趟不可。』

『東洋車公司的事啊？』——十爺一直把黃包車叫做東洋車。

那個討厭這個名詞似地皺了皺眉，『唔』了一聲，又拿簽子在盒子裏挑弄起來。可是他半路裏忽然停止了動作：

『呃，華幼亭那塊可有法子想嗄？——借錢的話。』

瞧見十爺苦了苦臉，他就趕緊改了口：

『我跟你再商量罷，再商量罷。……你現在頭昏可好點個啦。』

叔太爺大模大樣地抽着烟，腮巴子一凹一凹的，很舒服的樣子。

彷彿這裏的舒服勁兒有一定的分量：十爺多了一分，他唐啓昆就少了一分。他在肚子裏叫：

『該死！』

臉莫明其妙地一幌，好像挨了一下嘴巴子似的。皮肉的確也有點發起熱來。

怎麼回事嗄？——眞是奇怪，他近幾年來竟老是在別人跟前陪小心，連對這位十爺也總是低聲下氣，這付小人該死的樣子簡直成了那個的——

這裏他頓了一頓。要把他自己來跟丁壽松打比，未免來得太過火了些。他手指在大腿上敲幾敲，裝出付想不出的樣子，跟他以前當印花分局時候——談起什麼人來的派頭一樣，對自己吞吐着：

『那個丁——』

他五臟什麼的往下一沉，這感覺正像他做過的那些噩夢——猛然從一個老高老高的地方摔下來，全身發一陣緊。於是他念頭一下子觸到了那些不吉祥事情上去：他醒着既然有了那種夢裏的感覺，那他準會有一天從高處一失足——吱嚓！

那就什麼都完了蛋。完得精光。……

可是——他怎麼老要往這上面想呢？他拿起一支紙烟來抽着，用力地起了身，挺了挺肚子。他看不起地瞅了十爺一眼，在對面炕上躺了下來。他想到他這位叔叔一定會抽上這個玩意，心頭的疙瘩也就平了點兒。他想起一般親戚本家說到十爺的時候是怎麼一付臉嘴——

『唉，他什麼事都不懂。……老實說，他有點獃。』（未完）

原文献残缺